



續秘刺客

偵探小說

# 續集秘密客目錄

上集

## ●封面繪畫設計……………江鈞

### 第一章 雷雨之夜形成了一個恐怖世界

●數十件案子在同時產生了出來 ●總長家裏廚房被炸倒霉的要算灶若老爺

### 第二章 足智多謀的楊霜華想得好巧妙的計策

●倒霉的石膏像頭上吃着一槍 ●唐根源被刺出賣了一只眼珠

### 第三章 鐵胆團首領解赴南京不想中途被劫

●血戰之下死了不少勇敢健兒陳屏風受傷 ●忠誠的侯警長慘死於汽車裏哭壞了張標

### 第四章 破廟裏鐵胆團作爲臨時機關

●一切案件由各人嘴裏表出 ●離奇命案翠姑娘死得太慘

### 第五章 醜人多作怪老妖精也和人家開起玩笑來

●翁格林順手擄羊抓來了兩個殺人兇犯 ●一段經過事實其中實在奧妙無窮

第六章 一件離奇命案遂告結束好心成了惡意

● 出現了怪面人二十多萬鑽石不翼而飛 ● 可怕的報告宋老太爺被人殺死

第七章 莽張飛專喜闖禍弄得探長走頭無路

● 兄妹成姦是一段誤會一時之樂送去兩顆腦袋 ● 兇手帶了人頭自首好人當作壞人

第八章 破皮鞋是可以證明誰是凶手

● 媚來眼去顯係姦情桂寶做了一次紅娘 ● 河裏撈起無頭屍倒是一段笑話

第九章 勇敢的張標水戰怪面人

● 黑夜探險滕文釗大戰黑衣人 ● 奸厲害的機關衛營長命不該絕

第十章 火燒鐵胆團機關陳屏風死得好慘

● 宋老太爺說他不死的經過 ● 文秘書被綁事出離奇

偵探小說  
續集  
秘密客  
上集

(李昌鑑著)

第一章 雷雨之夜形成了一個恐怖世界

▲數十件案子在同時產生了出來

▲總長家裏廚房被炸倒雷的要算杜君老爺

不是說光明又很高興地出現了嗎？哈！這是叫人多麼興奮而多麼愉快的事！但願它永遠光明，永遠不要有黑暗，因為我們在黑暗世界裏已飽嘗到最苦而最酸澀的生活。多情的天，總算是可憐我們，放出了光明，偉大的人們最歡迎它的陽光，普遍的照在大地上，發出一種金黃色，永遠讓人們作透氣的機會，不錯！大家來舒暢舒暢鬱悶已久的心胸，哈！好愉快啊！生命的前途，以後用不着再去瞎摸；因為有光明照在前頭，人生樂園，清楚地讓我們看見，如果你能愛惜青春，幸運兒定會誕生，讓你享受從未有過的快樂。唉！光明是不會永久的，一霎間，又會讓黑暗佔勝了，可怕！可怕！委實可怕！你們睜大了眼睛，仰起了頸子，看一看那偉大天空，不是起了黑雲嗎？整個兒天空裏，已罩下了黑氣，強有力的光，嚇得躲向西山背後去，當時就刮起一陣狂風，吹起街道上塵上，騷得要命的灰，玩弄式的直往人家眼睛裏鑽，吃不起苦的人，終於被它要哭啦！呼呼，嘩，吹得十分有勁的風，不停地怒吼着，那情形彷彿是誰惹上

了它的大顯其威風，把街道上廣告牌都吹倒了！路燈吹落下來，差一點兒打着小販的頭，說起來，今天真有點兒怪，不但刮大風，而且還轟隆隆，轟隆隆響起雷來，接着就是傾盆大雨，日期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廢曆年三十，無論窮富人家，在這天都得忙着過年，突然來這一陣狂風大雨，真有點兒叫人掃興……外交總長沈聯英爲了夫人蔣上珠不守婦道，做那鐵胆團的首領，想起來，心裏是十分煩悶，躺在俠英軒裏一張沙發上，不停地長吁短嘆，恨不得到警署裏去，將蔣上珠由監獄裏提出，自己親手執行她的死刑，也好出一出心頭悶氣，真煩惱，想得他腦筋發了脹，眼珠儘量放大，那眼神完全射放在對面牆上，牆上掛着一張蔣上珠放大相片，願自己的眼神變成一把火，燒去那魔鬼也似的相片，轟隆隆……轟隆隆……好響亮的雷聲又在發作，把房子都震得有些搖動，沈聯英不耐煩地自語道：「唉，照這樣看起來，今年又是我們老百姓倒霉的年頭兒。」在這時有一個女人回答道：「不錯，天是最會算計人的。」沈聯英因爲想得有些發了糊塗，突然背後有女人答話，自然是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仔細一看，呢原來是二夫人楊霜華，這是可愛的，是一個好女人，想到現在還能活命，全靠這位夫人暗中保護，真值得欽佩，於是忙推下笑臉，站起身，拉着霜華手笑道：「呢親愛的，我的好太太一點兒也不錯，你是我大恩公，我要是沒有你，唔，我的天啦，我這老骨頭早就被那賤人拆散了，這時候想起來，我這心

還有些發抖呢！」楊霜華真美麗動人的秋波，微微一笑，很隨便說了一句：「不見得。」聯英高興道：「太太你……你坐下吧。」霜華點頭道：「是。」就在聯英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下。聯英凝視了一會，正式道：「所以人心要壞，天都糊塗起來了。」霜華笑道：「天是不會糊塗的。」聯英不服似的說：「不糊塗？今天是什麼日子？該響着雷嗎？」霜華滿不在乎的說：「這有什麼奇怪？今天響雷，這不過是告訴你們，今年有災難來呢！」聯英問道：「什麼災難？」霜華道：「哈！這我怎麼知道，天機不可洩漏，到那災難產生時候，你自然會知道的。」聯英不悅道：「嘿！你這話，等於沒有說。」霜華道：「我的總長！誰有這力量，管得了天上的事？我說你還是把自己夫人的事來管一管吧！」聯英聽到這句話，有些興奮，有些憤怒，切齒道：「我好恨啊！將上珠這賤人，她害得我夠苦啦！」霜華不悅道：「這也是你造成的。」聯英道：「怎麼是我造成的？」霜華坦然道：「當然囉！誰叫你怕老婆的？」聯英玩皮的說：「我的夫人，我也很怕你啊！」霜華把臉沉下道：「得啦！你從沒有向我跪過……」聯英發急道：「你……你說，我是向誰跪過的？」霜華搖手道：「算了！算了！這些過去舊賬，還算它幹什麼……」聯英焦急道：「不！你得說。」走到霜華面前，拉着霜華右手，着力的搖了幾搖，煩燥地說：「親愛的！別讓我心裏發悶，還是老實對我說了吧！」霜華訕笑道：「其實用不着我說，你自己看一看你那大腿上，跪的成績大概還有消滅呢！」聯

英搖手道：「得啦得啦，我怕聽這些話……」很不樂意的踱起方步來。霜華道：「那你爲什麼在我面前還要抵賴？」聯英忿恨道：「所以她要坐監，因爲她太糟蹋我……這也是她的報應。」霜華站起問道：「總長你打算怎麼辦？」聯英怒道：「沒有什麼話說，把她槍斃了，不就完了嗎？」霜華搖頭道：「不對！不對！事實是不會讓你這樣簡單的。」聯英忿道：「像這樣害羣之馬，多留在世界上一天，也就多害一天的人。」霜華道：「她現在享受牢獄生活，失去了自由，再也無從去害人。」聯英道：「她還有許多黨羽，我們沒有捉到……這真有點兒麻煩。」霜華說：「這到不要緊，早晚總逃不出我手掌之中……」聯英搖手道：「不行！不行！你這秘密客已搗穿了，以後是再不能戴了面具去騙人。」霜華道：「我不做秘密客了。」聯英急問道：「那末，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捉他們？」霜華道：「祇要會用腦筋，辦法有的是……」聯英高興道：「對了，你能用腦筋好辦法，一定有的是……」霜華道：「到也不一定是。一個人是隨環境而轉變，說不定將來我會失去勇氣。」聯英驚問道：「爲什麼？」霜華道：「蔣上校她是一個狠心的女人，見我同你要好，她就如恨，採用毒辣的手段，將我父親殺死，目的無非是叫我心裏傷心，唉，真的，我父親也死得太慘了，爲了替父報仇，所以不顧一切，我就扮了奧倫波，加入她們鐵胆團，好不容易用盡心血，才把她們捉住，像這樣傷害天良的人，法律也決不會讓她存在的，她死了我的父

仇是報了，我的勇氣也就完了。」聯英點頭道：「不錯……一滴唧唧……電話鈴在寫字檯上叫響起  
來，楊霜華忙去執聽筒問道：「喂！你那裏呢？呵！好罷！」對聯英說：「總長是侯警長打給你的電話。」沈  
聯英忙接過聽筒問道：「喂！侯警長嗎？是的，我是總長什麼？蔣上珠在監獄裏鬧脾氣嗎？混蛋！混蛋  
！這一個賤貨，死在眼前，她還是不肯屈服，這樣……快想一個對付辦法，趁早將她解決了，免得再有變  
化。喂！喂！好罷！那你馬上到這兒來，好再會。」楊霜華對總長很鄭重的說：「總長這一次你再不能軟化  
了。」聯英決然道：「當然，她要我的命，我怎麼能夠再軟化？」霜華點頭道：「哈！這就對了。」聯英忽然  
大笑道：「哈！今天我太痛快啦！」霜華道：「總長！你又想起什麼啦？」聯英道：「想不到你就是秘密客  
哈！這……真太有趣了！」樂意得有些忘了自己，拉着霜華手笑道：「哈！我的親愛的大太太，你說我應該  
怎麼樣的謝你？」霜華嬉嬉一笑，撇開總長手，多情的說：「我們是夫妻，運用得着客氣嗎？丈夫有了危  
險，做妻子應當奮不顧身，竭力想法援救。」聯英聽到這甜甜蜜蜜的話，心裏癢癢的，那感覺熱忱，打肺腑  
裏湧了上來，微笑道：「呃！一樣一個夫人，這就分出高低了。」霜華道：「總而言之，你的耳朵根太軟了，  
」聯英道：「不錯，我承認這話是對的，其實這就是我最大的吃虧。」霜華道：「我向你說的話，你總是  
不聽，蔣上珠說一句話，你就惟命是從，結果你聽得好嗎？可以說一切事業，你都失敗在她的手裏。」聯



英不位地點頭道：「不錯不錯說得有理。」霜華道：「你憑良心說一句，那一點你是對得起我的？自從嫁了你，名目上好聽，是一位總長夫人，而實際上，老實說，還比不上窮人家的夫婦來得安逸。」聯英道：「是的，是的，蔣上珠太仇恨你了。」霜華搖手道：「我決不怪她……」聯英問道：「那你怪誰？」霜華痛快的說：「那我當然要怪你吶！」聯英詫異道：「啊！我的天啦！你怎麼怪起我來吶？」霜華道：「怎麼不怪你？既然你是一個沒有勇氣怕老婆的，那你何必還要來娶我，多此一舉，你自己受痛苦，別人也跟着你受苦。」聯英道：「其實我也不是怕她。」霜華不服道：「你還說不怕她？」聯英道：「你要明白，我是一個總長地位，要是家庭鬧成一個天翻地覆，被人家說起來，沈聯英不能治家，那兒能去治國吶？」霜華道：「這也是你的理由。」女僕何媽進來報道：「老爺警長來了。」聯英欣然道：「請他進來。」何媽忙應道：「是。」走了出去，不多一會兒，果然把侯警長請到裏面……霜華對聯英道：「我想走開一步。」聯英詫異道：「這是什麼意思？」霜華道：「沒有什麼意思。」聯英道：「無論如何，你是不能走開的，因為你是我的保護人，我能少得了你嗎？」霜華道：「從前你沒有我不一樣也做了許多有益於社會的事。」聯英道：「可是總是失敗。」警長侯光照站在一邊聽他們說話，似乎很有興趣，笑了一笑道：「真是一對好夫妻。」沈聯英把手一揚道：「請坐請坐。」霜華對何媽道：「快去倒茶。」何媽應道：

「是一忙去預備。」聯英坐下道：「真對不起警長。」侯警長忙陪笑道：「不敢不敢。」聯英道：「這樣狂風大雨，要警長勞駕委實心裏不安。」警長道：「這是應盡的職務，呢總長上珠鬧得很厲害，我以爲關在監獄裏，也不是一個辦法。」聯英道：「警長，你打算怎麼辦？」警長道：「這問題太重大，我不敢做主。」霜華插嘴道：「對於鐵胆團的組織，南京鄧督辦是知道的，他老人家方面，也得做一個報告上去。」警長點頭道：「不錯，不錯。」霜華道：「我現在到有一個補救辦法。」侯警長高興道：「這是再好也沒有，二夫人想出來的辦法，一定是非常美滿的。」霜華正要說出這辦法的時候，寫字檯上電話鈴「噹」響了起來，沈聯英拿起聽筒問道：「喂！你那兒什麼？」對侯警長道：「警長，是你的電話。」警長長呢了一聲，忙接過聽筒問道：「喂！誰？根源嗎？什麼事？噯，呢這……那末，你多派些弟兄們去調查，好吧！你不要離開，千萬要注意，蔣上珠，她是了不得的一個，要犯給他走了，這是吃罪不起的，噯！好罷，再命。」聯英急問道：「是什麼事？」警長憂問道：「唉！真可惡，你想該死不該死？成都路寶昌珠寶店被搶，損失有六萬多，同時辣寒飛路七號，就是馮有桃家裏，突然闖進四個強盜，搶去現款二萬多，馮有桃是一錢如命的，損失這一筆鉅款，哭鬧到警署裏，要和根源拚命。」聯英道：「唉！窮苦的人也太多了，在這年底結束的時候，沒有辦法活下去，祇有冒險做一次犯罪的事。」霜華冷笑道：「馮有桃這種人，應該

多抱她些錢。」電話鈴噹又響起來了，侯警長忙站起道：「讓我來聽。」執聽筒問道：「喂我……我是警長，不錯，呢，根源嗎？快說是什麼報告？噫，噫，哎呀，該死，該死，那末，你快派人去調查好罷。」霜華問道：「又發生了什麼案子嗎？」侯警長道：「是的，文師路大火，據說是有人故意放的火，還有利得勝路二百十五號那宅空洋房裏發現了一個女屍首。」聯英駭然道：「警長這……這都是需要做的。」警長應道：「是啊，這真要命，在今天晚上什麼事都產生了。唉，你想麻煩不麻煩呢？二夫人，你剛才不是說有辦法嗎？」霜華煩燥地說：「要命……弄得我心也亂了。」不知趣的電話鈴它到又響了起來，聯英對侯警長道：「這一定是你的電話。」侯警長把頭點了一點，拿起聽筒問道：「喂，你那兒什麼？警長，我是的，你是誰根源嗎？什麼？又有案子發生啦？該死，該死，你……你說罷，噫，噫，好傢伙，這……這……這實在太可怕啦，一定是的，可惡，可惡，沒有別的辦法，趕緊派人去調查好，我馬上就回來。」楊霜華急問道：「又是什麼事？」侯警長忿恨道：「唉，真該死，今天事情也太多了。」聯英道：「快……快說，又發生了什麼事情？」警長道：「根源打電話來說，是檳榔路五十四號出了一樁非常離奇的命案……。」聯英道：「被害的是男是女？」警長道：「據說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死得很淒慘，大概九點鐘時候，鄰人聽到有槍聲，等到巡查到屋子裏，而老人已經死了，屋子裏除了死人躺在地板上，是找不出第二個人

雲燈是亮着。」霜華急問道：「還有別的問題嗎？」電話又響了，侯警長慘然道：「這大概就是別的問題了。」沈聽筒問道：「喂，喂，誰呀……不錯，我是侯警長，什麼啊？賁蔭路分署被炸嗎？噫，噫，噫，了不得，了不得，強盜實在猖獗，啊，什麼還有……快，快……你快說，噫，噫，了不得，了不得，這……這實在是重要問題，那末快……快去調查……噯，該死，該死……」這些重要問題，急得警長真有些發暈，連聽筒也忘記掛上不住的，在俠英軒裏打轉，手足打掌，連聲不停的說：「完了，完了。」沈聯英跟在警長後面，急急的說：「你該讓我們知道，又是什麼問題發生？」警長喘氣道：「把我們分署都炸了。」霜華道：「還有啊？」警長拭去額上的汗，慘然道：「說起來，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鎮守使的四姨太太被人綁了去，四姨太太是龔大人最心愛的人，現在被綁，他那心裏怎麼不發急呢？」楊霜華發恨道：「今天這許多案子，一定都是鐵胆團所幹的，你想，老乾娘被我們監禁，她手下黨羽當然要想些方法，造成一個恐怖社會，說不定還要把他們首領救去。」聯英發急道：「如果將上球被他們救去，我命休矣。」侯警長道：「我想他們是沒有這樣大的胆量。」霜華道：「現在祇有一個辦法，趕緊打電報到南京，向鄭督辦請示，對於老乾娘應怎樣處置，同時請衛道雲、陳屏風、滕文釗等來到上海，幫同緝捕鐵胆團的黨羽，警長你覺得這辦法行不行？」侯警長奮然道：「不錯，這是好辦法，我馬上就去做。」侯警長披上雨衣，

拿了兩帽，說了一聲再會，興沖沖往外就走。這時……窗外雨聲，仍不斷地有力打着，叫得令人可怕的風聲，呼呼噴噴，怪響亮地噪着，那意思不吹倒幾間房子，有此不肯罷休。楊霜華走到窗邊，呆站了一會，忽然興奮道：『這事我是不能不管。』說着往外就走。沈聯英見她往外走，有些着慌，忙拉住道：『我的太太！這時候你打算到那兒去？』霜華道：『我想去和鐵胆團較量較量。』聯英發急道：『不能不能！你的地位很危險，他們會要你的命。』霜華冷笑道：『我一樣也可以要他們的命。』聯英道：『沒有這樣容易，他們現在如同瘋狗一般，什麼都幹出來了，你在家裏，我都有些害怕，因為他們太仇恨你，如果你冒冒失失出去，那不是自投羅網嗎？』霜華胆壯的說：『不會！不會！我的大名是可以嚇破他們的心胆。』聯英冷笑道：『你還想做秘密客嗎？』霜華微笑道：『這還用說嗎？我就是靠秘密客三個字而成功了一切。』聯英道：『現在你這秘密客，是不會再秘密了，大家都知道你是總長二夫人楊霜華……』楊霜華顯示一種驕傲神氣，得意的說：『要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想想，也覺得很慚愧，這樣一個偉大有組織的鐵胆團，結果是被一個弱小女子而破壞了，這不是很有趣的事嗎？』砰……嘩唧唧……突然發出一片响声，房子也震動啦。楊霜華、沈聯英嚇得面如土色，氣也不敢一透，只見女僕何媽，氣喘喘奔來報道：『老……老爺不……不好了！』聯英急問道：『是什麼事？快說！』何媽道：『不……不知……』

是誰丟了炸……炸彈。『聯英驚道：『有人丟炸彈嗎？』霜華對何媽說：『你……快說，炸壞了什麼？』何媽喘了一口氣，呆瞪瞪的說：『是……是炸壞了廚房把……把灶老爺也炸死了。』聯英嘆道：『該死！該死！這時候還來這一句笑話。』霜華忙問道：『有人受傷嗎？』何媽道：『有。』聯英急道：『你快說，是誰？』何媽道：『燒飯的阿炳……』霜華道：『傷得可要緊嗎？』何媽慘然道：『要緊是不要緊，不過炸壞了一條腿……』聯英忿忿道：『這還不要緊嗎？』何媽道：『把廚房炸了，這是要緊的，因為我們吃飯可成了問題。』聯英怒道：『胡說。』霜華對何媽道：『你快去把阿炳趕快送醫院。』何媽應道：『是。』忙去叫其他傭人幫忙……電話鈴噹啣啣響了。霜華道：『總長這一定是侯警長打給你的。』沈聯英點頭道：『不錯。』拿起聽筒問：『喂！你那兒什麼？要秘密客聽電話。』霜華興奮道：『呢！是我的電話……』由總長手裏接過聽筒問：『喂！你那兒什麼？我……你不必問我，有什麼話你說……什麼？小心一點兒！哈！你以為秘密客會怕你嗎？沒有關係，我在家等著，好有顏色儘管來，老實說，素來不肯屈服的。』沈聯英在旁邊發急道：『太太！你就少要嘴硬，還是軟化一點兒好。』楊霜華把電話掛斷，狠狠的說：『胆小還能做事嗎？』聯英跛着步子，焦急道：『是……是鐵胆團打來的嗎？』霜華點頭道：『是的。』嘿！這些小王八蛋，胆子不小，居然敢來教訓我。』聯英發急道：『喂！喂！我的太太！你……你眼光看起來，

我們在這兒要緊嗎？」霜華道：「照這情形，大禍就在眼前。」聯英顫聲道：「那……那……那你快想補救辦法。」霜華不耐煩的說：「不要鬧，不要鬧，讓我來想……」說也奇怪，有了急難事情，那腦筋會發笨，思想彷彿被什麼阻礙着，顯示不出一點兒聰明。

## 第二章 足智多謀的楊霜華想得好巧妙的計策

▲倒霉的石骨像頭上吃着一槍

▲唐根源被刺出賣了一只眼珠

所以做人要戴假面具，因為戴了假面具，事情是比較容易進行。楊霜華二夫人從前是戴了黑面罩，神出鬼沒地做着秘密客，什麼事都很順利的。現在把黑面罩揭去，做無論什麼事，不是感覺有些不便嗎？情形是十分恐怖之下，總長沈聯英，在屋子裏打轉，唉聲嘆氣，老是乾着急。這時，俠英軒裏滿佈着愁雲，空氣是異常混濁，外面的雨，打在窗子上，顯出一點一點的花紋，風是仍有力地怒吼着，呼呼噓噓……委實叫人有些怕它，轟隆隆……轟隆隆……很响亮地雷聲把胆小人心房也要嚇得炸裂了。砰……澎……拍拍……這是響亮的爆竹聲，能夠快快活活過新年，應當要謝天謝地，熱狂的……還有鑼鼓聲喧……呀！好有趣的年三十晚，人家興高彩烈地迎着春的光臨，而堂堂一位總長，等於王小二過年，如何能將這殘年度了過去？可憐他不住地發急道：『照這情形，我們是沒有活命希望啦！』霜華向聯英瞪了一眼，怨恨道：『我的老爺！你別說這種使人掃興的話吧！』聯英哭喪着臉說：『委實是真的，鐵胆團已經來警告我們了，說不定大禍就要降臨啦！』霜華訕笑道：『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有我在這兒，



你還怕我對付不了嗎？』砰……澎……窗子上的玻璃被槍子兒打碎了！碎玻璃片嘩唧唧；紛紛落在地板上，發出一種尖而脆的響聲，說時遲，那時快，沈聯英嚇得忙把身子伏在地上，嘴裏喘氣道：『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有人開槍，這……是送我們的命了！』楊霜華低聲道：『不要響，不要響！』沈聯英嚇得渾身不住地抖擻，心是跳得透不過氣來，而足智多謀的楊霜華，很鎮靜地，有秩序地進行對付方針，只見她蹲着身子，慢慢走着，也不知她是什麼用意，把衣架搬放在窗邊，將聯英大衣……呢帽……安放衣架上，要是在窗外很遠地方看見，一定會疑心是有一個人站在窗口，寫字樓旁邊有一只三條腿紅木架子，架子上放着石膏像，霜華夫人急忙到隔壁房裏拿了自己衣裳，帽子，迅速地給那石膏像穿戴起來，石膏像也放在窗邊，這到底是什麼玩藝兒？沈聯英是一個腦筋簡單的，當然是弄不明白，再看霜華，仍就蹲着身子，一手拉着衣架，一手拉着放石膏像的架子，這時她已將石膏像用繩子綁在紅木架上，使不至於跌落，所以她一面搖動衣架，一面搖動石膏像架子，玩弄式地不住搖動，沈聯英看得呆了，心想：『這是什麼意思？真太有趣了！』砰……砰……安靜的空氣裏，突然起着猛烈槍聲，玻璃窗頓時打壞了好幾塊，石膏像是中了二三鎗，霜華手快，將石膏像架子一推，轟隆咚……那石膏像打在地板上，發出極響的聲音，嚇得沈聯英魂也不在，身上這時就是人家謝年放的爆竹聲，他也當作是槍聲呀！

可怕呀！可怕呀！今天一定是逃不過這難關啦！砰……澎……那衣架上的帽子被槍子兒打飛了！楊霜華用力氣將衣架一推，轟隆咚……那衣架睡倒下去，聯英嚇得驚叫道：『呀！要我的命啦！』霜華忙吹氣道：『噓！不能有聲音……』聯英迅速地爬到霜華身邊，低聲道：『我的太太有什麼救星嗎？』霜華道：『你放心！有我保護，強人再有本領是沒有辦法會要你的命。』不識相的電話鈴，噹啷又響了，嚇得沈聯英狂叫道：『呀！這是在叫魂鈴呀！』霜華嘆道：『總長！我希望你少要開口，最好你還是定定神，因為你已失去了知覺。』說時，她蹲着步子走到寫字檯旁邊，執起聽筒問道：『喂！是誰？是侯警長嗎？什麼？陳屏風、滕文釗、衛道雲都到上海啦？這……哈！這好極了！最好請他們到這兒來，嚶嚶不能……剛才匪人已向我們開槍，說不定他們還在門口，喂！喂！警長！如果你們到這兒來，最好多派些保護人，免得有危險，對！對！好罷！回頭見……』聯英等霜華掛好電話，欣喜道：『哈！怎麼這樣湊巧！滕探長到上海來了！』霜華道：『他們是到上海來過年的。』聯英道：『探長一來，這事就好辦了。』霜華點頭道：『這當然。』哈！這真是有力量的興奮劑，胆小總長，現在到也胆壯起來，腦筋裏感覺，祇要滕探長一到，什麼問題那不費吹灰之力容易解決了，不多一會兒，侯警長、滕文釗、陳屏風、衛道雲等都已來到總長公館裏，保護他們來的有三十八名警察，二十四名探員……現在使英軒裏，有十三名警察，九名探員，左右保護，

其餘的都在外面巡查，有趣的總長坐在地板上，嚇得不敢站起來。霜華對聯英道：『總長快起來吧！』沈聯英慢慢爬着，剛把身子站起，忽然想起強盜開槍，驚慌地忙又伏下，嘴裏顫聲道：『哎呀！石膏像都打倒啦！』大家見總長這樣滑稽情形，無不笑了起來。滕文釗至總長面前笑道：『總長你這是做什麼？』沈聯英指窗外發顫道：『剛……：剛才有人開槍，打……：打碎了玻璃，倒了石膏像，打……：打倒了衣架如……：果我站……：起來，說不定頭上也會被鎗子兒打一個窟窿呢！』侯警長道：『總長現在你可以站起來，外面有許多人保護我們，強盜是決不敢再向我們開槍了！』霜華點頭道：『對那幾個小嘍囉，我早已斷定也不會做出什麼更驚人的事情。』滕文釗欣然與霜華握手道：『欽佩！欽佩！實在欽佩到極點，想不到二夫人就是秘密客。』霜華笑道：『探長你全都知道了嗎？』文釗點頭道：『是的。侯警長已對我說得很詳細。』這時陳屏風做出一種最有趣的舉動，躲在滕文釗背後，紅着臉，好像很拘束似的，弄得手足無措，你想他怎麼不難為情？當初他和鐵胆圍作對，屢次發生危險，要不是秘密客救他，今天也許不在人世了。在以前滕文釗時常同他開玩笑的說：『老陳我真不懂，秘密客同你是什麼緣份？爲什麼他總是這樣願意幫助你？』雖然這是滕文釗說的玩話，而現在細想起來，委實太難爲情了，秘密客……：是一個女人這……：怎麼可以說是有緣份？難道不怕總長吃醋嗎？這時滕文釗無意地將

陳屏風向前一拉笑道：『你們是沒有見過，也該讓我同你們介紹介紹。』霜華笑道：『哈！陳先生我是常見的，就不過我沒有露出本來面目……他不認識我。』文釗欣然道：『呢！是呢！二夫人是寫過信給他，打過電話給他，同時還救過他的性命。』霜華愉快的說：『呢！陳先生我是素來欽佩的，真是一位勇敢青年。』陳屏風迎前一步向霜華行禮道：『二夫人我做夢不會想到原來你是我的大恩人。』霜華搖手道：『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大家請坐。』說時，到衛道雲面前微笑道：『衛先生你是一位富於才幹的青年，都是能為社會謀福利的。』衛道雲快慰道：『那裏……那裏……我以為世界上再沒有人比楊女士更偉大啦！』霜華笑道：『偉大什麼是一個祇會吃飯的大飯桶。』侯警長哈哈大笑道：『你們真會客氣。』沈聯英慢慢的爬坐到椅子上，定了一定神，這才發話道：『我們還是來討論討論正經事吧。』滕文釗點頭道：『好罷！那末我們坐下來……』站在滕文釗旁邊，有一個粗大漢子，提高了嗓子說：『探……長！你……別………忘了還………有一個我………』文釗問道：『你怎麼樣？』那粗大漢到是一個怪有趣的人，身體胖得足有三百多磅，說起話來，牛叫一般，嗓子那舌頭好像短了一塊，一句話格格格格總要格上許多時候，而且還要急出一身汗，滕文釗不明白他的用意，老胖真有些發急，瞪着眼，惡狠狠說道：『喂！這……這你還不明白嗎？』文釗道：『你自己說吧！』粗大漢更着急的說：『真……真……真……真……』

連……連我……的意思探……長都會不……明白……」文釗道：「你不說出來，我怎麼能夠知道？」

「大漢爽然道：『好罷，我……說……我……說……』」文釗不耐煩的說：『老張，你老喜歡不經濟時問。』大漢發急道：『我……什……麼……不……經濟時……問。』文釗道：『一句話到了你嘴裏，總是浪費許多寶貴光陰。』大漢道：『你……你別同我打……打擾，快……聽我……』文釗道：『乾脆你就說罷。』大漢鄭重其事，咽了一口吐沫，笑瞇瞇指霜華說：『這……這位總長夫……人，真……真是一位了……不得的女中丈夫，哈佩服佩服。那……個不知那……個不曉秘……秘密是……一位大……大英雄，大……俠士，這……樣一位萬……人崇拜的女……英雄，你……探長爲什麼不……不同我介紹？』文釗恍然道：『唔，原來你怪我不同你介紹嗎？』大漢握有充分理由的說：『當……當然囉……霜華笑問道：『這位是誰？從來沒有見過。』文釗指大漢道：『他就是鄂督辦新委任給我的副探長，名叫張標……那粗大漢子欣然道：『哈不……錯，不錯，我就叫張標，霜華夫人，以……以後我……我們可以認識了。』霜華點頭道：『是的，張先生倒是一個直爽人。』張標把才于，一幌動，回在肥肉裏的眼珠，笑得擠成一條線，高興道：『我……我就是一個大……傻瓜。』文釗用手在他大腿上一捶道：『老張，你弄就發老毛病。』張標不服似的，倔強道：『這……有什麼關係？』文釗道：『人家會笑你』

……『張標對霜華做了一個鬼臉，肩膀一掀道：「哈！二夫人你……你不會笑我吧？」霜華微笑道：「不會不會。」張標高興得手舞足蹈，嬉開了大嘴，向文釗道：「怎麼樣我……我知道二……夫人是……不會笑我的。」大胖子真有趣，不但說話叫人發笑，就是大而且肥的身子，還有鬼頭鬼腦的面部表情，沒有一處不是使人感覺有趣，楊霜華坐定之後，急忙去吩咐傭人預備茶水，那幾個胆小如鼠的傭人，因為剛聽到有人向屋子裏放槍，嚇得他們面面相覷，躲在樓底下，話也不大敢說。現在見來了許多警察探員，胆子自然又壯了起來，值得介紹的，同探長一起來的，還有一位非常美麗小姐，大約二十三歲光景，願長身段，鵝蛋臉，不必形容，總之她可以當稱為時代美人，霜華等傭人送完茶，遂向探長笑道：「這位小姐是誰？」文釗悟道：「哦！我到忘了，噫！我怎麼不同你們介紹。」欣然地指那時代美人說：「這位就是警務總長衛先生的書記文月華小姐。」霜華高興道：「呃！倒是一位漂亮小姐。」文月華忙笑道：「不敢當，請夫人不必這樣誇獎，實在不敢當得很，呵！二夫人，我覺得世界上再不會有像你這樣美麗的人，更沒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幹，就是……」霜華忙道：「好了！好了！已經夠了，再要捧下去，我可要坐不住了！」月華道：「委實是真的，到不是過份捧你。」文釗道：「你們都不要客氣，楊女士是文武全才，文女士也是文武全才……」霜華喜道：「什麼？文小姐也會武嗎？」文釗點頭道：「好極了！」月

華向霜華道：『你別去聽他……』文釗吸了兩口雪茄，得意的說：『文小姐在南京時候，每天早上在操場上與我們這位……』指屏風：『陳屏風老弟，練什麼金鷄獨立啦！單刀破花槍啦！空手奪單刀啦！呢！玩藝兒多吶！』陳屏風作趣的說：『哈！如果商店裏缺少廣告員，請我們這位老大哥去，一定會把一樣不好的東西，而錦上添花的說得天花亂墜，變成了最有價值的貨物。』霜華道：『我很希望知道警務總長衛先生，怎麼會得到這樣一位好人才？』文釗道：『說起來，話是很長的，這樣我就說一個大概吧！』霜華笑道：『很好！』張標插嘴道：『越……簡單越……好，因為這……事我全知道。』侯警長不悅道：『你知道，我們可不知道。』張標癡笑道：『探……長說了出來，你們就……知道了。』衛道雲笑向張標道：『老張你不說話，人家是不會把你當啞巴的。』張標有些不服的說：『怎……麼我……我……我說得不……不對嗎？』屏風厭憎的向張標道：『你就讓探長說下去吧！』張標把臉一沉，惱怒道：『好好多吃飯少開口……』說着，他把嘴一翹，傻頭傻腦的利用那鼠眼，看看這個，再偷看那個……文釗消閒的抽着雪茄，笑道：『這位文小姐就是江參謀長高足，江參謀長是鄭督辦面前紅人，他老人家常在我面前說，衛道雲是一個英傑少年，精明強幹，前途大有希望，于是就將他心愛的門生介紹給衛先生，也好使衛先生得到一個有力量的幫手。』張標將大拇指一翹，跳起來向大眾說：『文……』

小姐不……但是衛先生的幫手，並且還……是我……們的幫手。」文月華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這是你們說得我太好了！」霜華忙與月華握手道：「文小姐，我很願意同你交一個朋友，肯接受嗎？」月華笑道：「這還有個不肯接受嗎？你是一位巾幗英雄，女中丈夫，能和你交一個朋友，那真是太榮幸了，我是不學無能，以後還要請你多多指教。」霜華笑道：「哈！你這太增加我的驕傲了！」聯英等她們客氣了一會，不耐煩地站起道：「諸位！在這緊張關頭，爲寶貴時間起見，廢話停止，眼前，我們先要决定的，就是拿什麼方法對付鐵胆團？」衛道雲道：「不錯！我以爲總長的話是對的。」張標是一個不安份的，坐不穩，站不定，毛手毛腳，東張張，西看看，見地上有打壞的石膏像，拾起來笑道：「喂！這……這是什麼玩藝兒？」霜華道：「這是對付鐵胆團的玩藝兒。」陳屏風不明白地笑道：「怎麼是對付鐵胆團玩藝兒？」文月華道：「請楊女士說得明白一點……」霜華點頭道：「好罷！」張標向大家搖手道：「大……大家不要響……」滕文釗在張標腿上搥了一下，意思是叫你不要開口不要開口，你偏多話，張標吃着痛，哎呀一聲，突口喊出，衛道雲向張標怒道：「你這算什麼？」張標哭喪着臉，遲疑道：「是……」要說出來的時候，只見滕文釗瞪着眼睛，嚇得他把話又縮了回去，囁嚅……噤下一口痰，頭一縮，躲到侯光照背後，再也不肯插嘴了。沈聯英向霜華道：「你快說啊！」霜華道：「其實這種情形，大家都很



知道，鐵胆團首領老乾娘，這次被我們捉住，她本人當然失去了自由。沒有什麼發展，可是她手下黨徒，人數很多，為報復起見，說不定會到這兒來行刺我……」張標忍不住跳出來說：「二……夫人刺着了沒有？」文劍怒道：「你這傻瓜，叫你不要開口，不要開口，為什麼又多話？」張標喘氣道：「不……我心裏着……急。」文劍道：「這一點兒你還不明白嗎？如果二夫人被刺，這時候她能同我們說話嗎？」張標恍然道：「呃，不錯。」霜華繼續說道：「在一小時前，有一個炸彈是扔在我們廚房裏，這當然是鐵胆團所幹的，同時有人向我們這兒開槍……」指玻璃窗：「你們瞧，不是打碎了幾塊玻璃嗎？我也知道，他們是希望打死我，還有我們總長。」張標又要想說話，被侯警長看見，忙用手遮住他的嘴，大家見了，無不暗暗好笑。霜華仍繼續說：「我要使他們滿意起見，就利用衣架代表我們總長，石膏像就算代表我，這兩樣東西放在窗口，隨時擺動，果然他們向石膏像開槍了，衣架也被他們打倒了，這樣一來，他們以為我與總長都中槍倒下了，一定他們很慶幸，以為達到了目的……」這一番話，聽得大家佩服得五體投地，尤其是張標，欣喜得眉飛色舞，拍拍的拍手道：「好好，哈哈……真……真想得好巧妙的法子。」文劍點頭道：「那當然，秘密客想出來的法子，還會錯嗎？」侯警長握緊了拳頭，十分怨恨道：「可惡的鐵胆團，他今天造成了許多不幸的事，不是搶，就是放火，不是放火，就是殺人，把上海立時就造成了一

個最恐怖社會，依我意思，將老乾娘馬上處以死刑，什麼事都可以完……」衛道雲道：「警長，你的意思是對的，可是事實是不允許你這樣做。」滕文釗附和道：「要將老乾娘處以死刑，我們是沒有這樣權力……」沈聯英向文釗懇切地說：「探長，請你想一個對付辦法吧。」文釗道：「老乾娘是一個非常有關係的強盜首領，無論如何，我們是沒有權力辦他的罪，最好辦法，今天晚上就把她送到南京去，督辦願意怎樣，就由他老人家去支配，我們可用不着負這重大責任。」張標跳起來，拍手道：「對啦，探……長的話，真……真是最合我……的心意。」突然電話鈴響，叫響起來，楊霜華執聽筒問道：「喂，你那兒呢？警署嗎？誰要警長聽電話，在這兒，你等一等。」向侯警長道：「警長，是你的電話……」侯警長接過聽筒問道：「喂！是誰什麼啊？……有這樣事嗎？真……真的嗎？哎呀！該死！該死！我……我就來！」將電話掛斷，向眾人慘然道：「唉！不幸的事，又產生了，這……這真該死，可惡的強盜，他的心腸也太狠啦！」文釗急問道：「警長，快告訴我們，又是發生什麼重大問題？」警長頓足道：「嗨！真要命，唐根源被刺……」衛道雲大驚道：「呀！死了沒有？」警長頹喪道：「已經死了。」張標把眼睛儘量睜大，咬緊牙關，忿怒道：「萬……惡的賊子，太……無人道，警長，凶手……可曾捉……住？」侯警長把頭搖了一搖，那眼眶裏已含有熱淚，滕文釗奮然道：「這事太嚴重了，我們需要趕緊解決，大家到警署去罷。」

「陳屏風同情道：『對說走就走，也許一小時以後，還有更驚人事件發生。』張標第一個起勁，搖幌着胖身體，往外就走，嘴裏不停地說着：『走走！』這情形，把個沈聯英慌了手脚，向衆人發急道：『你們都走了我……我怎麼辦？』霜華坦然道：『總長，你也太沒有勇氣了，他們走了，我們有的是腿，一樣也可以走，跟警長到警署去，有探長，陳先生衛先生做我們的保護，這難道還不穩當嗎？』聯英顫聲道：『如果那些小毛賊有胆量，跟我們搗蛋……』霜華道：『那真是他們自討無趣。』滕文釗向聯英道：『總長放一點兒勇氣出來，有秘密客在你身旁，還怕什麼吶？』張標欣然道：『對還……有我這大……塊頭保鏢……』霜華笑道：『唔，不錯，還有我們這位張副探長……』張標把舌頭一伸，肥頭一縮，顯示一種非常得意神氣，哈哈拉開嘴，笑得不停聲，滕文釗向張標怒喝道：『這是什麼時候，你還這樣快活？』張標嚇得立時收了笑容，沉下臉，眼珠子也不轉動的呆站着，那下頰底下的肥肉，動顫得十分有趣，衛道雲說：『我們可以走了！』滕文釗道：『好罷，走！』侯警長向警士們說：『你們好好的保護着總長，還有總長夫人……』警士們同聲應了個是，認真地勤於職守，在衆人四週保護，說起唐根源，也真可憐，擔任偵緝部部長，並沒有多大時候，居然把條命送了，這也是他流年不通，在今年，他奉了警長命令，囑爲不要離開署中，好好監視着監中要犯，因爲這要犯，是比衆不同，逃走了，是必定更要造成最可怕

的事件，無論如何，這決不能大意，更不能貪懶，監獄門口，他不時的去查看，片刻間，案子是鬧出了許多，不是搶案，就是命案，弄得唐根源頭昏腦脹，剛在警長室裏略有喘息，砰……突然起了槍聲，不知從那兒飛來一顆子彈，巧得很，正打在唐根源眼部，可憐，把他眼珠是打掉了，性命也同時毀滅了，一個很肯忠於職守的偵緝部部长，就此不再復見於人世了，須臾，滕文釗、侯警長、陳屏風、衛道雲、張標、文月華、楊霜華、沈聯英等，已興沖沖趕到警長室裏，只見唐根源躺在寫字檯旁邊，臉上血肉模糊，左眼成了一個很深的洞，由洞裏往外冒血，實在可慘，唐根源張大了嘴，清楚地一排灰色門牙，那兩片嘴唇，已成了焦黑色，形狀是可怕到極點，滕文釗看了一會，慘然道：『唉！死得太慘啦！可是也真佩服，匪人槍法，會有這樣的標準。』楊霜華道：『鐵胆圍裏的人才，的確都有特種驚人本領，從前三先生，是最拿得穩的好槍法，這次行刺總長的是潘寄春，槍法也很好，還有洪筱庭、夏金桃、周克華，都是最有把握的好槍法。』張標忽然狂叫道：『啊！有……新……發現！』屏風急問道：『什麼新發現？』張標吃驚地手指玻璃窗，顫聲道：『你……你們瞧那玻璃窗，不……是少了一塊玻璃嗎？』衛道雲見這不關重要的發現，很生氣的說：『你這冒失鬼，這樣不重要的發現，偏是你會這樣大驚小怪，少去一塊玻璃，我們進來時候，已經看見了！』張標有些不服自語道：『你……看見我……我們探長他……還沒有看見呢！』滕文釗

道：『對不起！我早看見了！』張標很失望地說：『那……末你……你爲什麼不早說呢？』滕文釗走到窗邊，想看一看外面情形，於是開窗，窗還沒有完全拉開，而強有力的風，已把雨點吹送了進來，打了文釗一臉，張標發急道：『探……長你……小心，小心有鎗子兒飛到你的頭上。』文釗闔上窗向張標笑道：『對了！所以這窗上少了一塊玻璃，是沒有什麼奇怪。』指窗外說：『外面是一個空場，沒有人的，匪人有驚人的鎗法，他站在空場上，向這屋子裏發鎗，打碎玻璃，打死唐部長，情形是必然的。』張標奮然道：『這……到……』侯警長向張標道：『好了！好了！你不必再用力了！』張標呆了想了一會，忽然驚駭道：『唔！』文釗道：『又是什麼？』張標有把握的說：『我……已知道殺……唐部長的兇手。』沈聯英忙問道：『你快說，兇手叫什麼名字？』張標把頭一搖道：『這我可不知道。』聯英道：『那你知道什麼？』張標道：『我祇知道殺唐部長的兇手，一定是鐵胆團裏的人……』陳屏風憤然道：『嗤！這還用你說嗎？』侯警長踱着方步說：『這案子，也用不着加以研究，事實是可以證明，兇手一定的鐵胆團裏的會員，今天他們演下這許多案子，當然是有種新的組織。』痛恨地來回打着轉，拳頭打了一會手掌，奮然長嘆道：『嗨！真該死……』對警士們說：『你們這些飯桶，真不會辦事，匪人向這屋子裏開鎗，你們都沒有辦法把他們抓住。』說着，在寫字檯上捺了一下電鈴，不多一會兒，王隊長、李排長急急奔到

警長而前問道：「警長有什麼吩咐？」侯警長拍案道：「你們都是死人！吃飯不管事，發生了這種重大問題，你們都在那兒？」王隊長道：「我……我們在各處巡查。」警長怒道：「巡查別跟我做夢吧！」李排長道：「唐部長對我們說監獄裏那幾個囚犯是非常要緊，叫我們要格外留意，所以……我們所負的使命是不能讓老乾娘被人救去。」滕文劍插嘴道：「李排長的話確也不錯，事情已經這樣，也別去怪他們。現在看守監獄到是一件緊要工作，叫他們認真去辦事罷。」侯警長向王隊長道：「站在這兒幹什麼？還不與我快出去……」王隊長李排長應了一聲，退出服務了。沈聯英在唐根源尸體旁邊轉了一會，忽然道：「唉，唐部長死得太慘啦！」楊霜華道：「我的意思，將唐部長先送驗屍所，這兒我們可以想對付辦法。」衛道雲附和道：「對對。」夫人的意思，我很贊同。」張標手忙腳亂的跳來跳去，喘氣道：「我……我來打……打電話呢，是打……打到驗屍所。」屏風忙將張標一推道：「安靜一點兒吧，說話是要打折扣，還是我來……」撥了一會電話號碼，須臾問道：「喂，是驗屍所嗎？我們這兒是警署，是的，喂，我告訴你，這兒唐部長被刺，馬上放一部汽車來，對了，快一點兒。」侯警長道：「唐部長被刺，也該使他家屬知道。」文劍道：「不妥當，大局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還是不讓他們知道的好。」月華點頭道：「這是對的。」對於解送老乾娘的事，又經過一番研究，驗屍所裏汽車也開來了，幾個扛夫，冒着

雨。到屋子裏收屍當那唐根源被扛夫抬出去時候，大家眼瞳裏都湧顯着熱淚，一個老誠而對人印象不壞的人，這樣慘死有心肝的，不會不心痛的。唉！可憐，唐根源是一個有作爲的人才，萬惡的槍彈，終於毀滅了他。一生幸運，不必廢話，繼續寫下去更恐怖的事，又在開展了，死神已大批的光臨，一幕悲劇，第三章裏宣佈，請注意。

### 第三章 鐵胆團首領解赴南京不想中途被劫

▲血戰之下死了不少勇敢健兒陳屏風受傷 ▲忠誠的侯警長慘死於汽車裏哭壞了張標

老乾娘讓她在監獄裏照眼前這局面委實太危險了因爲她是禍首不想一個補救辦法一定還有更不幸的事產生假如將她槍斃覺得事情太嚴重也許鄭督辦不贊同這樣做所以很爲難的經過許久討論結果還是根據滕探長辦法送她到南京去由鄭督辦決定而辦理之好說幹就幹今天晚上還有最後一次開到南京去的火車由滕文釗陳屏風衛道雲張標等負責護送認爲這是好妥善的辦法須臾滕文釗欣然道：『讓我送老乾娘到南京去辦了罪然後再到上海幫同警長緝捕鐵胆團黨羽……』侯警長快慰道：『好極了一切總要請探長費心……』滕文釗向霜華笑道：『二夫人以後你還做秘密客嗎？』霜華搖頭道：『不這秘密已揭穿了再做也覺得沒有意思……』道雲道：『二夫人的意思確也不錯但那以前偉大的精神要是毀滅了到是很可惜的。』霜華道：『那也祇好看情形做事。』滕文釗道：『希望二夫人還是做我們的幫手。』霜華笑道：『恐怕會使你們失望的吧。』陳屏風道：『如果二夫人肯努力我想是不會讓我們失望的。』侯警長慘然道：『二夫人你看我們唐部長死



得這錢麼慘也不好意思不出力。」林樞冒冒失失的說：「唐……先生的死……還是因爲二……  
夫人……」  
「華說異道：『張先生的話說得我真有些下陸。』張標道：『二人要不將老……乾娘  
捉住今……今天也不會生運……許多案子同時……唐……唐部長也不會被刺。』  
「不錯我認爲你的理由是對的。」張標還要說下去而滕文釗已搖手道：『得啦得啦老張你就少要  
開口因爲你再要說下去是太不經濟時間了。還有一小時那最後開到南京去的火車就要向上海告  
別了老張你快去預備三部大汽車……』張標答應一聲是馬上就去準備滕文釗向侯警長道：『警  
長你趕緊派二十名警察十名探員都要挑選身強力壯而能辦事的人。』侯警長點頭道：『是照辦。  
滕文釗在袋裏取出手槍很小心的滿裝了子彈欣慰的向屏風道雲說：『我想時候不早了可以出外  
了。』道雲同情的說：『好罷。』滕文釗對大衆說：『我們可以到監獄裏去捉人……』屏風道：『那三  
十幾個常徒也解到南京去嗎。』文釗搖頭道：『那不必多此一舉我的意思把老乾娘送到南京他們  
失去了首領就是鬧也不會鬧出什麼大玩藝兒。』侯警長道：『探長的話是對的鐵胆團有好幾百個  
會員現在我們不過捉到他們三十多個會員還有許多會員散佈在各處這到是我們最大的障礙。  
滕文釗道：『不錯這次我們把老乾娘送到南京去一路上真要格外防備。』屏風道：『對真不能有一

點兒大意。」侯警長很認真地揀選精明強幹的警察，還有探員，都集總在監獄門口，須臾，文到與衆人擁到一號監房裏，大家目光全都注視在老乾娘身上，只見她把頭低着，一種忿怒神氣，好像等待着決鬥。滕文到至老乾娘面前笑道：「老乾娘，久違了，想不到你還是一位總長夫人，哈，有趣，有趣。」一身兼三職也虧你忙得過來，真是佩服之至。」老乾娘大怒道：「滕探長，不要以為自己勝利了，就這樣取笑人家。」屏風冷笑道：「不要怪人家取笑你，你應該怪你自己太能幹了。」老乾娘訕笑道：「萬想不到，今天還可以見到你們這三位活寶。」道雲忙笑道：「我也在內嗎？呢！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會讓你想到的。」老乾娘道：「不要驕傲，你們應該要謝謝我……」屏風道：「為什麼要謝你？」老乾娘說：「你們怎麼會有這樣的地位？」衛道雲說：「難道是你的力量嗎？」老乾娘欣慰道：「當然，你們能有今日地位，不全靠我三十萬元的運動費嗎？」滕文到冷笑道：「不會謝你的，你這種舉動，是有作用的，覺得太下流……」侯警長道：「時候不早了，有話同她到南京去說……」屏風附和道：「對了！我們可以出發了。」衛道雲說：「我們在火車上也可痛痛快快地談一談。」文到點頭道：「不錯。」向老乾娘笑道：「還老乾娘，你的罪名太大，我們沒有權力處置你，把你送到南京去，由鄭督辦親自審理，哈，有趣，請你到南京去過年。」老乾娘吃驚道：「到南京去？」屏風欣然道：「對了！不讓你死在上海。」侯警長對

警士們發令：「來把這重要女犯送上汽車……」衆警士們同聲應道是……老乾娘被衆警士們推出監獄的時候，楊霜華迎上前，冷笑道：「姊姊，我很抱歉……」老乾娘一見霜華，怒火直迸，惡狠狠的罵道：「小賤人，你還有臉來見我！」霜華冷笑道：「我沒有做強盜，我沒有偷漢子，幹麼不能見你？」老乾娘大怒道：「賤貨，你現在勝利了，好！我認識你，破壞我的，就是你，送我命的，也就是你，我生不能咬你的肉，死了也得勾你的魂。」沈聯英在霜華背後看得，火星直冒，萬難容忍，走上前對準老乾娘臉上就刷了一記耳光，這真是破天荒。沈聯英是有名的怕老婆，見了老乾娘，將上珠心會，如頭說話，都不敢發出高聲，現在老乾娘是犯了國法，稍待數天，就要執以死刑，一個犯了死罪的囚徒，打她記把耳光，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當初老乾娘的威風，現在她的頹喪，這自然是此一時彼一時，俗語說得好：虎落平陽被犬欺。沈聯英打了老乾娘，不算，還要怒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賤人，自己做出下賤的事情，你還要罵霜華，她是一個英雄，人人所崇拜的，秘密客要不是她救我，我這條老命早就斷送在你的手裏，賤貨，你自己想想，那一樁事情是對得起我的？」老乾娘高聲道：「我無所謂，對不起你，你有今日，總長地位，要不是我拿出錢來，將你栽培成功，一輩子你也不過是一個窮小子。」滕文劍對警士們發令道：「帶走。」衆警士們圍住了老乾娘，咸或地連推帶啗，一走走，一警署門口已準備了二部大汽車，大財才張

標忙得滿頭大汗，指揮一切。老乾碰到了這時，也就無法再鼓出勇氣，身不由主的被侯警長推上汽車。第一部汽車裏坐的是滕文劍、陳屏風、二個探員、四名警察。在汽車兩邊踏腳鐵板上站四名警察作爲保護。第二部汽車裏，老乾娘、侯警長、衛道雲，還有許多警士們。第三部汽車裏，張棟、探員、警察。這樣慎重的解送一個女犯，當然可以安心。焉無一夫。沈聯英站立警署門口，呆呆的看者三部汽車風馳雷掣向火車站進發了。霜華將聯英一推道：「總長，在這兒做什麼，還不進去。小心被鐵胆團黨人暗算……」沈聯英駭然道：「唔，不錯。」回轉身放開快步往警署裏就走。文月華跟在後面，心裏暗好笑。這樣一個胆小鬼，怎麼能可以做大事。吶，楊霜華心裏是十分愉快。把一個冤家送到南京去。這樣大的罪名，當然是沒有活命的希望。就是鐵胆團，失去了一個有才幹的首領，以後就別希望再活躍。永遠這殺人的機關，就無形而可消滅……有趣而含有神秘的年三十。如果是天晴，人們是多麼興奮。敬天地，請年酒。打起新年鑼鼓，到城隍廟裏去燒香，湊熱鬧。一切都是高興的。今天真叫人太掃興了。不僅是下雨，而且還猛烈的吹起大風。這樣風雨之夜，與其被風雨吹打而使身體上感受不舒服，到還是在家裏打個小麻將，擲個狀元紅，推副小牌九，自然是有趣多了。吃公事飯的人，聞着沒有事做，果然是樂意。一有緊急公事，也沒有什麼過年。新年裏一樣的委日夜不停地苦幹。滕文劍、衛道雲、陳屏風，這次特地到上海來。

過年的想不到出了重要案子鐵膽團首領老乾娘被捕，因為事情太嚴重，不得不立刻將她送往南京。去年是過不成辦公事要緊，三部大汽車向火車站進發，老乾娘在汽車裏一聲不響，呆呆的坐着，手脚發了冰冷，那急得已沒有血色的臉上，漸漸現出有潮濕的淚痕，一定的。這次到南京去，決不會再有生存老乾娘想起過去的生活，再想到現在生活無論如何是忍不住要流淚了，不容易見到的諸位自認識老乾娘以來，這次還是她破例第一次表示，汽車已開到旱橋路，那地方很少於住宅一帶都是堆貨的貨棧，路燈在很遠的距離才可以見到，當這風雨之下，就是有路燈光線也不會明亮的，忽然起了一陣陣……響亮的槍聲，有十幾部汽車從時巷裏開了出來，形勢頗凶，彷彿是戰鬥機，不管是探長的汽車，警長的汽車，撞上去，再說警察探員見苗頭不對，砰……也就開起槍來，張標大聲叫道：「不……不……不……好了我……我們和……強盜拚呀！」說着手鎗瞄準匪人，砰……就亂放，滕文劍對屏風說：「快下車，這是來救老乾娘的……」陳屏風聽到這猛烈的槍聲，嚇得慌了手脚，跟着滕文劍下汽車，急急的蹲着身子，躲藏在汽車旁邊，砰……向匪人開鎗……這時候，只聽得一片響亮的槍聲，開烘烘的人聲，嘈雜。同時還有發出最慘的哎呀叫聲，惡戰了二十多分鐘，槍聲漸漸地少了，滕文劍耳朵裏聽到背後有人叫了一聲哎呀……滕文劍心裏頓時跳了一跳，忙回轉身一看，原來陳屏風已中了一彈，倒躺在水塘

裏，在這時，遠遠奔來一個黑衣人，滕文到忙舉起槍來，對準那黑衣人砰就放了一槍，可是沒有打着，要想開第二槍，哎呀壞了，子彈已打完了，黑衣人已澎的還起槍來，滕文到善於應變，當那黑衣人砰……一槍打過來的時候，滕文到大叫一聲：「哎呀……好像吃着一槍似的倒了下去。」黑衣人奔到滕文到面前，想再開一槍，而文到已快的跳起身來，猛烈地一拳將黑衣人打倒，黑衣人當在倒下去的時候，砰……就開了一槍，滕文到忙把身子一蹲，還好沒有打着，黑衣人再要想開槍，滕文到已手快腳快的槍裏，黑衣人的手槍，這到是棋逢敵手，兩個扭在一團，一時不分高下，另外又來了一個黑衣人，用電光燈向滕文到照了一照，滕文到心裏慌得一慌，到有些不能抵抗，黑衣人見來了幫手，精神格外抖擻，推開滕文到，順手就發一槍，說時遲，那時快，黑衣人開槍的時候，突然在地上跳起一個人，將黑衣人手裏的槍就搶去了，這人是誰，原來陳屏風吃着一槍，痛得已暈了過去，等到甦醒，見黑衣人與滕文到決鬥，他要想爬起來幫忙，實在因為腿部痛得一時動顫不得，後來見黑衣人向滕文到開槍，這就大吃一驚，性命交關的時候，也顧不得腿上受傷了，跳起身，大吼一聲，將黑衣人手槍就搶了過去，另外黑衣人，已看清楚，嘩……向陳屏風就發了幾槍，陳屏風因為腿部痛甚，站不住就倒了下去，黑衣人要搶回手鎗，當然撲到陳屏風身上去了，滕文到掙扎精神，上前一步，舉起腳來，對準黑衣人臀部猛踢一下，黑衣人叫

了一聲好傢伙，另外一個黑衣人已經至，伏在水塘裏，向那另一黑衣人砰砰連放了二鎗，只見那裏衣人應鎗而倒，滕文劍拳打脚踢的終於把這黑衣人打得爬不動了，陳屏風顫聲道：「探長！滕文劍走到屏風旁邊，蹲下身子問道：『你覺得怎麼樣？』屏風道：『你不必顧我，快去保護警長罷，最要緊，快乾娘不能讓他們救去……』」文劍急問道：「你傷在那兒？」屏風雙手捧着右腿說：「是……傷在這腿上。」文劍道：「還在流血嗎？」屏風淒然道：「還流……」滕文劍將西裝襯衫拉出用力撕了一塊，匆促地同陳屏風包紮好了受傷部份，屏風道：「今天是我们很大的失敗。」文劍道：「不要灰心，失敗就是成功之母。」這時鎗聲是停止了，風雨聲之下，突然響起一陣噹噹鈴聲，很奇怪，這是什麼玩藝兒，砰砰……又響了一會鎗聲，許多匪人都紛紛的上了他們坐來的汽車，一會兒都開走了，因為他們人多，滕文劍也無法與他們較量，且去會一會警長再說，還沒有走到第二部汽車的時候，只見銜頭雲奔過來叫道：「是探長嗎？」文劍應道：「是的。」道雲說：「老乾娘已被他們搶去了。」文劍大聲道：「真的嗎？」道雲說：「剛才真太危險了，差一點兒我會被他們打死……」文劍道：「屏風已經受傷了。」道雲問：「要緊嗎？」文劍道：「還不要緊……」道雲自語道：「但願我們都不要受最大痛苦……」在這時聽到警士們高聲嚷道：「強盜都走了，哎呀這兒不是死去我們弟兄嗎？」文劍向道雲說：

「你有看見警長嗎？」道雲搖頭說：「沒有！匪人汽車撞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妙，等到汽車一停，我就由車子裏逃出來，躲在暗處裏與匪人決鬥，現在警長不知在那兒……」文劍道：「那你怎麼知道老乾娘已被他們搶去？」道雲說：「我看他們把老乾娘跪在背上走的，我要趕上去搶回老乾娘，事實那兒能夠，他們人多，所以差一點兒，我吃着槍彈。」滕文劍着急道：「不知警長怎麼樣？」道雲說：「我們去看看。」雨是下得這樣大，大家的身上都濕透了，小飯衫都彷彿河裏撈起來的，警察們又紛紛的噪嚷起來，只聽得：「不好了，不好了，警長已死在汽車裏了。」這一句話聽得滕文劍、道雲心都冷了，戰抖可怕的膽，急忙奔過去，果然候警長中槍而命，絕十分可慘，他頭上中了二槍，打頭上流出來的血，已把他的臉染紅了，滿嘴的牙齒打飛得一個不留，身上中了三槍，汽車裏完全是紅的血了。滕文劍看得祇會流淚了，也不知話從那兒說起，道雲道：「探長，我們老呆在這兒也不是一個辦法。」文劍哽咽道：「老衛，我們這位忠誠的警長，他這樣慘死，叫人怎不傷心。」道雲含淚道：「這也沒有辦法，我們快去看看屏風，可不能讓他再有變化……」這是提醒了文劍，忙答道：「不錯，放快脚步，趕至第一部汽車旁邊，水塘裏祇有打死的黑衣人，而不見了陳屏風，滕文劍大驚道：「哎呀！他……他怎麼不見了？」道雲急得牙齒都發了抖，一口氣悶在胸口，話也說不上來，文劍哭道：「屏風呀，屏風。」



「你難道你也犧牲了嗎？」忽然有人喊道：「滕探長！」衛道雲駭然道：「噢！這是誰叫你……」文劍靜聽這喊聲，明明是陳屏風的聲音。嘆道：「這是在那兒叫喊？」探長：「我在這兒呢！」這才聽出來了。是在汽車裏發出的喊聲。滕文劍向汽車裏一看，果然陳屏風睡在汽車墊子上，把他的心稍有安定。遂問道：「你覺得怎麼樣？」屏風道：「就不過腿上痛得厲害。」衛道雲說：「還是趕緊送醫院罷。」文劍同情地說：「一對叫他們都開回去罷，匪人已逃了，在此地也無濟於事。」張標氣急敗壞的奔來，見了探長，臉上好像有些安慰的樣子，想說話，氣喘得緊。一對開不出口，來怪睜了眼睛，張大了嘴，那可憐的樣子，又曾使人看了生氣。滕文劍忍不住地問道：「有什麼報告嗎？」張標鄭重的說：「有。」文劍道：「快說。」張標正要拿那心裏所要報告的事情說出來，想不到傷心佔了重要部份，一陣酸楚，雙手把頭就大哭了。起來衛道雲說：「張標這不是哭的事情，你應該快說老實話。」張標哽咽道：「這……這是可慘的事。你們想可憐不可憐？」說着又放聲大哭。文劍拍張標肩道：「這時候，我不能再聽到哭聲，因為我的心已如同火山一樣的爆發了。你快說有什麼特別的報告嗎？」張標道：「警長已經死了。」說完這話，那哭聲是更響了。文劍起先只當什麼了不得的事，而現在已明白也不過是爲了警長死，這事已知道了。當此臉上顯不出什麼驚奇。張標是直性子，以爲這報告一定會值得他們驚叫而痛哭，想不到他們不以

爲奇怪，這就大不同情了。於是張標對文劍惡狠狠的說：「探長，誰……道你贊成警長死嗎？」文劍說異道：「你這是什麼話？」張標道：「這……樣一個重……要報告你……」文劍不耐煩的道：「已經知道了，眼皮在你之先已流過了。」張標唔了一聲也就沒有話說了。這時來了幾個警察探員，還有一二個排長向探長請示現在應怎樣辦理。滕文劍向大眾發表道：「諸位警長是已經犧牲了，這是很值得悲痛的。事陳屏風先生已受了重傷，我相信弟兄們死傷的人數一定也不在少數，就是他們也有不少的被我們打死，現在強人已逃了，我們祇有回警署一方面想辦法捉拿匪徒，一方面料理警長的後事。至於這兒的屍首，打電話到驗屍所叫他們收屍，再說諸位你們查一查有受傷的人都把他們救上汽車，趕緊送醫院……」大家應了一聲是……四散找尋傷的警察探員的確也不在少數。滕文劍張標衛道雲同坐在汽車裏，將陳屏風送到寶隆醫院，在醫院裏滕文劍打了一個電話到驗屍所，叫他們快到早橋路收屍。陳屏風幸虧傷在不要緊部份，經醫生手術之後，大概休養十數天，就能夠行動了。

李昌鑑著

# 秘密客

(不可不看)

▲諸位看了精美秘密客更不可不看正集秘  
密客

▲電話購書二六〇九九

## 第四章 破廟裏鐵胆團作爲臨時機關

▲一切案件由各人嘴裏表出來 ▲離奇命案卒姑娘死得太慘

這事情是多麼嚴重。侯警長被匪人打死，老乾娘安然逃去，將來驚天動地的事是必然要產生出來。滕文劍認爲這次是從未有過的失敗，躲在警署裏那位總長沈聯英，他是膽小如鼠，得到老乾娘脫逃消息，唬得面無人色，渾身戰慄，那慘然情形彷彿是斷頭台上罪犯，無異片刻就要宣告死刑，不要說他就是富有才能的秘密客楊霜華到了這時也縮手無策，總之老乾娘被逃就等於放虎上山，將來必有大害，這是一定的道理。老乾娘被她手下黨羽救去，在一個秘密機關裏相見，互相慰問，老乾娘欣然向衆人笑道：『這次你們辛苦了，我很感激，要不是你們奮勇相救，我那兒還會有活命希望。』黨員洪後庭笑道：『老乾娘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老乾娘問道：『是什麼好消息？』後庭道：『偵緝部部長唐根源是我用手鎗將他打死的。』老乾娘急問道：『死了嗎？』後庭欣然道：『死了就是侯警長剛才決鬥的時候也斷送了一條老命……』老乾娘快慰道：『哈哈痛快痛快，想不到今天你們會做出這樣痛快的事。』朱傑道：『這一次我們要特別謝謝徐月鳳女士，因爲我們都是服從她的命令所幹。』

的。」老乾娘那富有力量的眼光，立時就放射到月鳳臉上。自然她是很有體面的，今天能做成這樣驚天動地的事，功勞確然不小。心裏高興完全流露到臉上來，喜悅之色是沒有辦法形容的了。老乾娘慢慢把身子站將起來，走到月鳳面前，握緊她的手，笑道：「張女士，我應該怎樣地感謝你，這次你不但救了我，就是鐵胆團裏的所有會員都被你救了，這功勞真不小……」月鳳欣然道：「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說不到功勞兩個字，你老乾娘被他們抓去，吳小榮回來報告消息，那時候真把我們魂都急飛了。」吳小榮插嘴道：「幸虧我們逃得快，要不然也得嚐一嚐鐵窗風味。」老乾娘道：「如果你們也被他們抓了，那我就別想活命……」錢西螢道：「是啊，我們拚命的逃，來到這鄉下一打聽原來這兒是大場。」他們在大場鄉下利用一個多年失修破廟，作爲臨時機關。這時候已深夜，大殿上點了幾枝洋燭，開起這秘密會議。外面風呼呼吹得樹枝喳喳發響，雨打在瓦屋上，噠噠好像奏起音樂，寂靜的空氣裏含有一種神秘而恐怖情景，使他們談話更感覺嚴重了。謝秀英道：「老乾娘還有被抓的三十多個會員，我們也得想一想辦法將他們救出來才好啊。」老乾娘蹙着眉，呆想了一會道：「這問題怕不容易對付，因爲被我脫逃，他們一定要加緊防備。」朱傑道：「這是一定的道理，老乾娘你在監牢裏到很清閒了幾天，可是我們今天一晚就關下了不少案子。」老乾娘道：「你們胆子也太大了，這是關案子的時

候嗎？」朱傑發急道：「老乾娘你這意思還不明白嗎？我們關些事情出來，讓人家不能好好的過年，營商是負保障人民為天職，我們撞下禍，他們吃公事飯的人能不負責任嗎？」老乾娘微笑道：「這也是你們出出氣……」張月恩道：「不！我的意思是，要造成一個恐怖社會，使警務人員東也捉強盜西也捕要犯，分散他們的人數，得機會我們就可以下手救老乾娘。」老乾娘點頭道：「想得對，你們關下多少案子？」洪筱庭道：「不在少數，錢西營去搶成都路寶昌珠寶店，搶到六萬多數目，朱傑帶了三個人去搶珠賽飛路七號，就是馮有桃家裏，搶到了有二萬多，史培華去搶了人家已死了的女人，送到利得勝路二百十五號，在那屍首身上刺了一刀，算是命案……」老乾娘笑道：「這到是有趣的……」吳小榮道：「我到文師路去放火，燒了有十多家樓房。」老乾娘道：「這事情做得太慘。」黨員夏金桃是一個四十開外年紀，粗大身禮，滿臉落腮鬍子，吊起一只右眼皮，兩道黑粗眉，暴露那凶惡形狀，興高彩烈地到老乾娘面前，笑道：「我還做了一件最可驚人的事。」老乾娘道：「什麼最可驚人的事？」夏金桃嘻開一張闊嘴，沒有說出話，已哈哈笑了一陣，足以表示他做事值得叫人滿意的。何山不耐煩的說：「夏金桃你總是這樣不痛快，有話乾脆說出來，吞吞吐吐叫人心裏怪難受的。」謝秀英道：「不錯，我們還需要做出許多緊要事，別把時光耽誤下去。」夏金桃向大家睜了一眼，奮然道：「好好，我說，我說今

晚檣榔路五十四路出了一件離奇命案，就是我幹的一個七十多歲老頭子，被我害死在那屋子裏。」老乾娘道：「無緣無故，你把他害死幹什麼？」夏金桃道：「這當然有緣故，那被害的老頭子，名叫衛榮桂，年輕的時候，是一個有名江洋大盜，到五十歲當兒他覺收了心，改邪歸正，從事商業，他那城運亨通，做無倫什麼事，都能賺錢，檣榔路五十四號就是他自己起造一宅小洋房，家裏人數不多，除幾個傭人，那就祇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新娶的填房，我早已要送他的命，可是沒有機會，今天居然讓我上到目的。」老乾娘道：「難道你們有仇嗎？」金桃點頭道：「不錯，是三十年之前，我母親由青浦到上海，船離青浦三十里衛榮桂帶了許多手下人，攔船一搶，搶去東西倒也不值什麼，他不應該奪了我的娘，還將她殺死，此仇不報，我還能算人嗎？」老乾娘點頭道：「殺得好，這人太沒有心肝了。」夏金桃道：「今天是需要多產生幾件案子，我殺死一個仇人，也可以讓大家莫明其妙，永遠不知道老頭子是為什麼而死的……」張月鳳道：「你夫害死衛榮桂的時候，難道他家裏沒有人嗎？」夏金桃說：「人有……都被我關在一個閣樓裏。」老乾娘笑道：「殺死這樣一個仇人，使你很快。」夏金桃搖着身子，抽着烟，揀得意的說：「哈，悶了三十年，一口氣今天總算出了。」何山報功道：「我也做了一件驚人的事。」老乾娘道：「什麼事？」何山道：「鎮守使四姨太太被我綁來了。」老乾娘道：「你把她那來做什麼？」

「何山道」是謝秀英女士的意思。謝秀英道：「是的，鎮守使龔英鐸，他是我的丈夫，因為我同張桂生戀愛，被秘密客拆穿，西洋鏡張桂生被龔大人打死，我總算承老乾娘恩典，允許我加入鐵胆團，不過我心裏總是恨，恨秘密客破壞，恨龔英鐸無情，將他四姨太太綁來，一方面讓他同警長去拚命，一方面讓這老賊失了心，愛人急壞這老賊……」老乾娘笑道：「哈！今天你們太辛苦了，想法子去買東西，讓我們好好兒在這裏過一個新年，這地方雖然是一個破廟，很僻靜，想法子改造改造，就做我們一個機關罷。」想了一會，正式向大家說：「唔，我再告訴你們一個滿意辦法，在我們鐵胆團裏有幾百萬公積金，這一筆款子，想法取出來，以十二萬數目，送給你們大家，作為今天辛苦酬報，再以一百萬數目，造一所有機關的俱樂部，讓我們好好休養一二個月，什麼都準備好了，那時候，我們就正式與滕文到楊霜華、沈聯英等作一次最驚人的決鬥，楊霜華與我勢不兩立，我要不將他害死，誓不為人……」大家拍手鼓掌道：「好好慶祝老乾娘勝利，恭祝鐵胆團萬歲……」這都高興，委實今天這些事做得太痛快了，不能不算為幸運，有幸運就有不幸，運有高興就有傷心，鐵胆團團員都是高興，而警署裏沒有一個不是傷心，滕文到氣得發了呆，感覺什麼都是空虛，担任政治部密探長，快有六個年頭，大小案件，少說也快辦了數百件，從來沒有遇過像這次棘手，一個堂堂萬人所崇拜的探長，居然沒有辦法對付一個

柔弱女子，這以後還有什麼臉去見人呢？老乾娘的才幹，也確然叫人佩服。此次被她逃走，將來定曾鬧出許多驚人的事。以前她們失敗，是因為秘密客破壞。這以後楊福華再不能做秘密客了。由着他們去造反，由着他們無法無天，擾亂地方治安。如這樣鬧下去，不要說對不起百姓，就是鄒督辦那兒也難以交差。總之不將老乾娘害死，社會上是沒有安寧之日。滕文釗幫着辦理侯警長與唐部長的喪事，開了一次追悼大會，鄒督辦也接到了報告。知道上海一切實情，但也無法，祇有委衛道雲担任上海警務長，陳屏風担任偵緝部部長，滕文釗就在上海相助衛警長重整旗鼓，再來作一番驚天動地駭人之事。這二月以內，到很安靜，鐵胆團並沒有什麼舉動。滕文釗、陳屏風雖然天天在外面打探鐵胆團機關部，而結果一無所得。白辛苦了許多時……三月十四日是一個好天氣，太陽照在大地上，溫暖地使萬物都在生動。警署操場上，去年死去短草，今年已發出嫩芽，翡翠顏色平鋪在泥地上，很有趣的。讓小孩在上面打滾，可憐……去年年底死去侯警長、唐部長，今年他們不再復活了。永遠藏在木盒裏，逐漸毀滅到最後，祇留存了幾根枯骨。細想起來，做人委實渺茫。那最後的命運就是那麼可慘……衛警長道雲蹙着眉，歎着氣，在警長室裏走着慢步，眼看在脚尖，步子漸漸放快，烟捲兒也吸成了屁股，換一枝拚命吸，好像所有怨氣都得在這烟捲上發洩。陳屏風靠在沙發上，右臂擱在沙發橫頭，第二指中設靠着



背唇才出不停的吸着手指厚皮衛警長突然發狠道：「這二個月以來我們自己說什麼是值得人家說一句我們事情禱禱不錯嗎？我這警長真沒有臉再做下去了。」屏風往袋裏取出個捲菸起來遞一枝給警長笑道：「抽一枝烟捲兒天天這樣煩惱把身子反到急壞了，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和鉄胆團較量，但我們也得留着精神等着機會的光臨。」衛道雲向屏風瞟了一眼，隨即把頭搖了一下說：「我不願意再麻痺我的神經，因為我已太興奮。」屏風道：「幸虧有烟捲兒能解我們的悶，要不然我們真會悶死呢。」道雲說：「老滕也真忙，這幾天老看不見他的人。」屏風道：「探長跟你一樣急得真沒有辦法，昨天還跟我談了一夜。」道雲自語道：「我真不懂，一個很有才幹的探長，這次他居然也沒有辦法了。」屏風突然道：「不要說探長就是足智多謀的秘密客也想不到好辦法來了。」傳達員手裏拿着一封信急急進來報道：「警長，這是剛才有人送來的一封信。」衛警長很注意地說：「快拿來給我看看……」說着忙將信接在手拆開一看，上面寫的是……：「光陰飛快，二個月在不知不覺中消磨過去，我們很想找點事情讓你們做做，湊巧我們太忙，急於要組織內部，所以就沒有工夫同你們打接，其實你們這些飯桶掛了公務人員招牌，要你們緝捕小竊，打打小販，拖拖拉洋車的照會，這都是一等拿手，如要我和你們有組織的鐵膽團較量，你們還不夠資格，哈，衛道雲，滕文劍，東屏風，我把你們當着

小孩兒，玩弄在手掌之上，你們敢死的，我不如你們爲難，如果玩皮，不如你們乾娘的厲害，那敢說要弄  
得你們六神無主，家宅不安，管叫你們跪在我的面前，叫我三聲老乾娘，哈！小孩兒們，記住我的忠告吧！  
再會……鐵膽圍首領老乾娘白。一衛道雲看得臉也發了青，踉足道：「咳！好驕傲的老乾娘，我要不將  
你這鐵膽圍打得粉碎，誓不爲人。」滕文劍與張標，興沖沖走進來，聽到衛警長說這兩句話，迎前一步  
問道：「老衛又發什麼牢騷？」看見他手中信，「這是那兒的信？」衛道雲將信遞給探長道：「你去看  
吧。」滕文劍接過信，從頭看起，這信真有魔力，越往下看，探長臉上，越暴露可怕的顏色，到最後，渾身都  
發了抖，咬着嘴唇，往沙發上一倒，呆瞪瞪的，怒氣都由那鼻孔中往外吹，眼珠漸漸放大，到興奮時，把身  
子一挺，就要撕去那鋼筆寫成的信紙，張標急得跳起來說：「慢讓……我也來看……一看……」在  
探長手裏把信搶過來，恐怕探長不讓他看，所以躲到門背後去看，在看的時候，張標握緊拳頭，咬緊牙  
關，須臾用手打着信紙，頓足罵道：「媽……媽的該……該死混……混蛋老……老狐狸……老妖精！  
」等他看完信紙上，已噴滿了吐沫，把信紙向探長身上一丟，惡狠狠的說：「我……我來去……」說  
着頭也不回往外就走，文劍問道：「老張到那兒去？」張標道：「去……去把老……乾娘捉……來讓  
你們銷氣。」屏風冷笑道：「你到那兒去捉老乾娘？」張標呆了一呆，遲疑了許久，說道：「我……不知

道：「衛道雲將張標一推，正式道：『你這冒充鬼，還是與我坐在那兒！』張標要想強辯幾句，可是事實已不可能，因為傳達員慌慌張張進來報道：『警……長探……長有……一件重要素子……』聽到有重要素子，大家為之一驚，警長問道：『什麼素子？』傳達員道：『有一個老頭子，到這兒來報告說他的妻子被人家刺死了。』滕文劍驚起道：『人在那兒？』傳達員道：『在會客室裏等着。』文劍道：『快把他叫進來。』傳達員應了一聲，是退出不多一會兒，就將那報告老年人陪了進來，大家眼光完全集總在那報告老年人身上，看上去，很像是一個有錢富翁，袍子馬褂，瓜皮小帽，帽筒子是紅珊瑚的，戴了一副老光眼鏡，嘴唇邊已留了鬍子，老年人驚慌着臉色，顫聲道：『誰……是探長？誰是警長？』滕文劍道：『請坐下來說吧。』老年人急問道：『你是誰？』文劍道：『我就是滕文劍。』老年人欣喜道：『吶，你就是探長嗎？』文劍點頭道：『是的，請坐。』老年人向大家看了一眼，問道：『那一位是警長？』因為衛道雲穿的便服，沒有穿制服，無怪於老年人是不認識了，滕探長道與之一介紹，老年人說了幾句寒暄話，也就開始正式談話，衛道雲向老年人問道：『你貴姓？』老年人道：『我姓蔣，名叫幼德，湖南人，一向在軍隊裏服務，現在年老了，做點兒商業，不幸我的小妾，今天會被人家害死。』文劍道：『怎樣死的？』幼德慘然道：『唉，這樣的死也太慘了。』屏風道：『槍上死的，還是刀上死的？』幼德道：『凶手用

尖刀刺在我那小妾肚子上，把那腸子也拖了出來，可憐，她是不應該有這樣的結果。」衛警長道：「不是死在你家裏。」幼德搖首道：「不死在她舅母家裏。」文劍道：「她的舅母住在那兒？」幼德道：「康腦脫路姚家宅五號。」文劍道：「他舅母家裏有什麼人？」幼德道：「人數並不多，除舅母，那就祇有一個表哥。」陳屏風道：「那一個表哥也常到你家裏來嗎？」幼德道：「時常來。」道雲問：「有多少年紀？」幼德道：「大概二十幾歲……」文劍道：「你的如夫人呢？」幼德道：「很年輕，祇有二十一歲。」文劍道：「她怎麼會嫁給你？」幼德道：「說起來話是很長，我這小妾姓張，小名叫翠姑，在一個戰爭時代，和她父母離散了，後來多虧她的舅母將她扶養長大，但是她的舅母窮得要命，當她十六歲那年，就以一百五十元代價將她賣給我，做了頭，因為她長得漂亮，又聰明，又會哄人，我今年五十二歲，還沒有後代，所以就把她改爲偏房，我們已做了三年夫妻，我真愛她，她簡直是我的命，我離不開她，今天她這樣慘死，怎不叫我心痛呢？」文劍道：「她的表哥叫什麼名字？」幼德道：「叫朱崇寶……」文劍道：「他們以前可曾有過戀愛？」幼德想了一想：「呃，有的，翠姑並沒有瞞我，她說她的表哥很愛她，曾經向她求過婚，也向她要求過非禮。」衛道雲說：「你那心愛的人可愛她嗎？」幼德搖頭道：「不，翠姑並不愛他，因為他是一個窮鬼……」文劍道：「蔣先生，你要明白，愛情並不在金錢上注意。」幼德點頭道：

「是的，這我也懂，不過我那翠姑她決不會愛她表哥的。」道雲說：「你能這樣確定嗎？」幼德道：「當然能確定。」屏風道：「你不能這樣拿得穩。」幼德道：「她沒有使我失望過，處處都以熱情待我。」舉一動我見着了都高興……」文劍決然道：「我們去看了屍首然後再決定辦法。」道雲點頭道：「不錯。」向幼德說：「你可以陪我們去看看屍首。」幼德道：「好罷……」說到康腦脫路姚家宅五號，原來是一間兩廂老式平房，房子因為年久失修而破敗得不像個樣子。這時門口已擠滿了一大堆湊熱鬧的人，大家議論紛紛，都說奇怪奇怪。這樣一個美婦人，讓人家害死，真的太可憐了，不一會兒，開來二部汽車，湊熱鬧人聽到汽車喇叭聲忙讓出一條路，讓汽車開近些。至於衆人的目光，那當然要看一看汽車裏走出什麼人，在前面汽車裏是走出富翁蔣幼德與滕探長，後面汽車裏是走出陳屏凱與衛警長。滕探長看到這地方似乎很落鄉，相近都是老式平房，看熱鬧的，無論男女老少，鄉下人佔了多數。心想這除了情殺，那就逃不了是謀財害命。等到走到屋子裏，看了慘極的屍體，滕探長思想又改變了。謀財害命是不成立，因為被害人身上衣飾絲毫未缺，豆大鑽戒依然戴在指上，頸子裏項鍊並未短少。多情的蔣幼德一到屋子裏就放聲大哭，憑這一點，他們夫妻情感是最好，有這樣好的情感，於翠姑就不該再有外心。也許翠姑今天到舅母家，被表哥撞見，強行非禮，一個緊逼一個不從，而結果造成血案。

這這樣猜想，木字寶就有很大嫌疑，膝探長四面察看，屋子裏除了屍首躺在客堂泥地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這就奇怪，這屋子裏怎麼沒有人？認真辦事的陳屏風，灣着身子，仔細研究被害部份，只見小牀上，有杯口大小一個洞，腸子就是由那洞裏拖出來的，鮮紅的血，如潮湧一樣的流了滿身一地，屏風站起向文劍道：『探長，這樣的被害，我從來沒有見過。』探長道：『很特別嗎？』灣下身子，看了一會，正式道：『沒有什麼特別。』衛道雲說：『探長，據你的眼光，這是怎樣死的？』文劍把手一指，高聲道：『你們看那是什麼？』大家目光根據探長手指方向看過去，原來傷口旁邊旗袍上，有一塊被血染紅的肉，真慘，叫人看見心會抖。陳文劍道：『這一定是兇手，用飛快的尖刀，對準穿過小肚子上，一刺，刺了不算，還要將刀在小肚子上轉了一轉，彷彿挖梨似的，挖了一個大洞，那肉就是挖出來的一塊，因為血流得太多，那腸子也跟着流出來了。』屏風忿恨道：『這凶手也太狠心了。』文劍問幼德道：『你有仇人嗎？』幼德搖頭道：『沒有，我平生沒有得罪過朋友。』文劍道：『你怎麼知道你的夫人被害呢？』幼德道：『是她的舅母告訴我的。』文劍道：『那末，她那舅母在那兒？』幼德道：『也許在房裏。』陳屏風道：『我來找。』到房裏各處找到，沒有人，到那兒去了？難道畏罪逃走了嗎？這也難說，再仔細看看，那一張老式木床，格格有聲，帳門放着，那花布帳子，也被那咯咯聲音震動得起了一動一動的波紋，陳

屏風暗喜道：「老婆子一定躲在床上聽到我的脚步声，所以嚇得發抖。」屏風窗口高聲道：「老太太快出來，躲在床上幹什麼？這也不是怕的事。」連叫了幾聲，沒有人答應，屏風火了，疾步走到床前，揭開帳子，床上並沒有人，而床的震動反到增加了。這就讓陳屏風大大奇怪，難道有鬼嗎？這是白天也決不會有這樣大胆的鬼，但無論如何，這總是令人可怕的事。屏風忙奔到外面，對文劍道：「探長，你看，這是什麼玩藝兒？」說着，將滕文劍拉了便走。衛道雲帶了警察也跟着，因為人來得多，脚步重，引起那床震動比以前更厲害了。陳屏風指那床道：「那是什麼玩藝兒？」

## 第五章 醜人多作怪老妖精也和人家開起玩笑來

▲翁格林順手撻羊抓來了兩個殺人凶犯

▲一段經過事實其中實在奧妙無窮

到的確有些離奇。床上沒有人，而床會震動。這一定床底下有人躲着，也許是凶手麼？文劍道：『大家看看床底下……』幾個警察揭開床幃，往裏一看，原來有一個人，頭頂着床板，不停地打抖。警察站起報道：『床底下有一個老太婆躲着。』陳屏風扶去了額上汗，高聲道：『叫她出來。』警察道：『喂，老太婆，你躲着幹什麼快出來。』老太婆不敢出來，結果被警察硬拖了出來。蔣幼德見了老太婆，遂向文劍道：『這就是我說起的舅母。』文劍走到老太婆面前，問道：『你爲什麼要躲在床底下？』老太婆嚇得面無人色，全身發抖，牙齒交戰，睜大了眼睛，呆瞪瞪的，抖着嘴唇，終於回答不出一句。陳屏風道：『喂！你爲什麼不說話？』蔣幼德以一種和平態度說：『舅母！你不要怕。』指文劍，『這是我請來的膝探長。』指道雲，『這是我請來的衛警長。』指屏風，『這是我請來的偵緝部長陳先生。你有什麼話，只管大胆說。』老太婆被蔣幼德這樣一解說，好像有些懂，乾露多於皺紋臉上有些活動起來，呆呆的把頭點了二點，有趣的眼皮，擠了二擠，把酸辛眼淚也擠上來了。最後她哭的聲音也漸漸抬高了。文劍道：



「老太太我們不會爲難你的，祇要你說實話。」警長道：「我們到外邊去說吧。」屏風對老太太道：「你定一定神，等一會到了外面，你把經過情形講一點兒給我們聽，我們是講理的，不會叫你受冤枉的。」

「老太婆雖不開口，而臉上早已表現着感激神情，低了頭跟到客堂裏，見那被害而死得太慘的外甥女兒，乾枯眼眶裏，無論如何是容留不住熱刺刺的酸淚，張翠姑有蘋果般討人喜歡的臉，健而美的體格，白而且嫩的皮膚，不能比西施，也可以比一比王喬，可是現在，喲，那是不能看灰白去臉，發着青，眼睛凹得很深，特別把眼珠放大暴露出可怕的样子，顴骨、顴骨總之面部上所有骨頭都顯露了，這是很明白地告訴你……人……如果沒有氣，那就是骷髏，你看那張翠姑咬緊了牙齒，張大了嘴，一切可怕的神情，那還會值得人家所謂愛嗎？唉，渺茫的人生，欺騙式地糊裏糊塗消磨一天，是一天，這是夢，由着它去胡鬧吧。」

蔣幼德向老太太道：「舅母，你把翠姑到這兒被害情形，忠實地對警長說。」道雲說：「不出你的外甥女兒被人害死，照理你也該替她報仇。」老太太哭道：「我完了，我完了，翠姑她養活我的，我沒有她，以後我不是餓死，也會凍死。」文劍道：「你不是有兒子，也能夠養你……」

「老太太道：『不要提，不要提，我那畜生，是白養的，他祇會賭錢，喝酒，撞禍，養老娘他……他是不願意的，可是他也沒有力量。』」

文劍道：「翠姑是常來看你的嗎？」老太太道：「是的，她是一個好孩子，一個月總得安來看我幾次。」

今天她來，我到廚房裏弄點心，等到我做好點心出來，她……可憐，她已被人家害死！」道雲說：「照你說，她被害的時候，你是在廚房裏？」老太婆拭淚道：「是的，我見她被人害死，急得什麼似的，忙去告訴蔣先生……」屏風道：「那你為什麼要躲在床底下？」老太婆道：「我怕我越起怕，我家裏是沒有這樣死過人。」文釗道：「你的兒子呢？」老太婆道：「你問茶寶嗎？唉，這個畜生，你別提，他已經有三天不回家了！」文釗道：「你會疑心到他是凶手嗎？」老太婆驚問道：「誰？」文釗道：「你的兒子。」老太婆道：「茶寶嗎？不會，不會，這孩子沒有這樣大膽，再說，他很喜歡他的表妹。」這案子到有點兒複雜，不是情殺，又不是謀財害命，那末，這命案從何而起呢？真叫人費腦筋，滕文釗抽了一會雪茄，和屏風道：「雲又計議了一會，而終覺這案子離奇，文釗突然向老太婆高聲道：『你快老實說……』」老太婆嚇得一跳，顫聲道：「叫……叫我說什麼？」文釗道：「還有話？」老太婆道：「都說完了！」文釗怒道：「你這老太婆不把你迷到局子裏，你一定不肯說老實話！」向警士們高聲道：「來把老太婆抓起來！」眾警士應了一聲，是如狼似虎擁上來，嚇得老太婆任泥地上一跪，含淚道：「老爺，老爺，我說了，我說了！」文釗道：「祇要你肯說，我們決不為難你的，你……你站起來說……」屏風上前扶起，老太婆說：「你好好說實話。」文釗道：「你這屋子裏，今天除了你的外甥女兒，還有什麼人來過？」老太婆想說，看看

蔣幼德又不肯說，滕文釗見神情，很有些疑惑，更追緊問道：「你爲什麼不說？」老太太說：「我說……我說……」文釗道：「快說有什麼人來過？」老太太遲疑道：「蔣……」文釗喝道：「蔣什麼？」老太太道：「蔣先生的大太太。」文釗道：「還有別人嗎？」老太太道：「有……有一個姚媽，是侍候蔣太太的奶媽。」文釗道：「她們來做什麼？」老太太顫聲道：「是……是來玩的。」滕文釗認爲這其中大有原故，遂向幼德問道：「蔣先生，你那位正太太吶？」蔣幼德被探長這樣一問，臉上立時大起變化，雖然力求鎮靜，而有經驗的眼光早已看出來了。文釗欣然地好像對於這案子很有把握，將沒有抽完雪茄煙頭點上了火，慢慢吸着，眼光全部射在幼德臉上，等他答覆許久不見幼德回話，這就繼續再問一句：「你那位太太可在家裏嗎？」幼德把頭搖了搖頭，喪地答出一句：「不在家。」文釗道：「住那兒去了？」幼德道：「不知道。」文釗道：「我很希望你說一說關於你太太的事。」幼德搖頭道：「我不願意說。」文釗詫異道：「爲什麼？」幼德道：「她有情人……」在這時門外起了一片喧嘩之聲，同時還聽到有人嚷道：「探長也在裏面嗎？」陳屏風奮然道：「外面鬧什麼？讓我去看。」急急走出去，不多一會兒，陪了一個大胖子進來，那人是誰？原來就是前任警務長翁格林，在翁格林後面有兩個警察，抓住一個年輕男子，一個年輕女子，看熱鬧人也都跟着擁了進來。陳屏風與警士們忙將看熱鬧人趕了出去。翁

格林高興道：「探長警長！我幫助你們抓到兩個嫌疑犯。」滕文到欣慰道：「真對不起，到不知是犯了什麼案子。」只見那男的神經失常，高聲嚷道：「我……我殺了人啦！」那女的忙用手遮住他嘴，急急道：「你……你不要胡說。」蔣幼德這時已被怒火燒成了一個暴徒，猙獰着可怕的脸，惡狠狠地走到女的面前，舉起手來，噤噤……噤噤……猛烈地刷了二記耳光，那女的含冤而不服罵道：「狠心的，你是狠你是狠心的，強盜！我被你欺得夠苦了，你還要這樣虐待我！」幼德怒道：「賤人！你對得起我嗎？」握緊了拳頭，又想動手，滕文上前攔住道：「不能再打了，到底是個女子，有什麼話，總可以說得明白。」蔣幼德指那女的說：「她就是對我說過的，我那不賢的女人……」那男的聽到這話，特別興奮，睜大了眼珠，惡狠狠的說：「啊！你這老王八蛋原來我的情人丈夫就是你呀！」蔣幼德大怒道：「啊！你這小王八蛋原來我的老婆情人就是你呀？」男的說：「不錯，我們已經愛了十幾年了。」幼德大怒道：「小王八蛋，你要我戴頂綠帽子？」男的忿忿道：「什麼話！你叫我戴了綠帽子，你就不說嗎？」幼德切齒道：「混蛋！混蛋！你簡直說夢話！」衛道雲生氣道：「你們這樣鬧下去，叫人還能說話嗎？」不知趣的蔣幼德，握有充分理由，大跳大罵，罵得那男的也發作起來，就是女的也不肯退步，這亂踏踏情形，陳屏風看着，火起大聲道：「你們這樣是不對的，當着探長警長面前，應該這樣無理的嗎？」衛警長道：「把

他們拖開：『警士們應道：』是』就將他們拉開，各站一個地位。滕文劍向翁格林道：『翁先生，我們久違了，怎麼這樣湊巧，你會遇到他們？』翁格林欣慰道：『今天我從杭州到上海，哈我在杭州痛痛快快玩了幾個月，真有意思。那種天堂地方，叫人忘去了一切煩惱。』指那一對男女……『這兩個人在火車站碰着的。那一個男的舉動慌張，有時候特別興奮，嚷着我殺了人啦。我殺了人啦，因為我和你們好久不見了，將他們二人抓住，作為進見之禮。』文劍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格林道：『那一個男的，他說他殺了人，我問他，你殺的人在那兒？他說在康腦脫路姚家宅五號，所以我叫了兩個警士們將他抓到這兒來。』文劍笑道：『這到很難爲你了。』格林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文劍招待格林坐下，他就走到男的面前，仔細打量，瘦小身材，西裝革履，是一個十分清秀少年。這時臉無血色，神經失常。文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男的道：『我叫劉韻波。』文劍道：『今年幾歲？』韻波道：『三十歲少一歲。』文劍道：『你說蔣太太是你情人？』韻波忙答道：『不錯，我十三歲的時候，她祇有八九歲，因爲我們是鄰居，每天在一塊兒玩，人家都稱我們是一對小情人。到了十七歲，我們就私訂了終身，想不到這……』指蔣幼德：『狠心的烏龜，靠錢的力量，居然將我心愛的情人，搶去做了他的摸房。我……』我好恨啊，她離開了我六年，整整讓我想了六年，失望了六年，怨恨了六年，今天……哈……』

因爲說得太興奮，哈哈狂笑不停，文釗向屏風道：「搬一張椅子，讓他坐下定定神，我看他太興奮了！」  
陳屏風忙去哄着他坐下，一方面膝文釗向蔣太太發話道：「剛才劉韻波所說的話，全對嗎？」蔣太太含淚道：「全對的，他也愛我，我也愛他，咱們是很清高的，從來沒有做過不正當的事，唉！我那狼心的父母，貪圖了錢財，不願兒女幸福，就將我配給蔣幼德做填房，處於禮教惡劣環境家庭裏，我也祇有屈服了，嫁過去二年，夫妻到也恩愛，我抱定了嫁雞隨雞，當然也沒有什麼怨恨……」文釗道：「你嫁給了蔣幼德，與劉韻波還來往嗎？」蔣太太搖頭道：「沒有，從來沒有過……」文釗道：「劉韻波是最愛你的，你嫁給了蔣幼德，難道他一點兒表示都沒有嗎？」蔣太太道：「韻波是一個有志青年，見我嫁了人，十分生氣，發恨出門不再見我。」文釗道：「今天他怎麼會和你在一塊兒？」蔣太太道：「這話說起來很長……」指地上屍首：「這是我身邊的了頭，因爲人品好，幼德就看上了，天天同我鬧要娶他，做妾我說這也無所謂，祇要你不得虧我，你愛娶就娶好了。」文釗道：「他娶了張翠姑，待你怎麼樣？」蔣太太道：「男人的心，總是得新忘舊，有了新的女人，舊女人早扔在一邊不去理她了！」拭着淚，很傷心地繼續說：「唉！不幸生爲一個女人，生成是一個苦命，做姑娘受家庭禮教束縛，嫁丈夫受種種不白之冤。」蔣幼德聽得不耐煩起來，怒罵道：「賤貨！你偷漢子，真憑實據在這兒，還有什麼狡賴！」街道雲忙將

幼德喝住道：『不可以這樣……你是有身份的，對待女人應當好好的說話。』滕文釗向蔣太太道：『你不要怕，有我們在這兒，你只管老實說吧。如果有特別苦衷，我們可以想法幫忙。當然不叫你失望。』蔣太太哽咽道：『感激激，祇要你們肯說一句公正話，我們死也願意了……我的丈夫，他因為有了新愛人，對於我十分虐待，起先不過開口就罵，後來居然動手就打……』文釗道：『無緣無故，他為什麼要打你罵你？』蔣太太流淚道：『張翠姑是一個尖嘴姑娘，專會掀風作浪，搬弄是非，一方面極力在丈夫面前賣弄風情，一方面極力破壞，使我不能有立足之地。唉！可恨我那無情的丈夫，居然會聽信了她胡言亂語，將我痛打痛責，這痛苦我已經忍受了二年多了。』文釗道：『這二年以來，你的丈夫可在你房裏過夜？』蔣太太道：『他見了我的面，就好像看見仇人一樣，當然也不肯在我房裏過夜了，再說去年他已把我關在藥房裏面。』蔣幼德大怒道：『這說它幹什麼？』文釗正式道：『要說，這是要緊的，當然要說……』蔣太太道：『他們不允許我住在洋房裏，要我受苦，就把我送到花園裏一間藥房裏，那是堆東西堆藥草地方，嚇得要命了，貧生也祇有屈服忍受。我的奶媽幾次地叫我去告發，可是我，不願這樣做。』文釗道：『你那奶媽呢？』蔣太太道：『我不知道她往那兒去了。』文釗道：『怎麼會遇到劉韻波？』韻波跳起道：『這話讓我來說。』文釗點頭道：『也好，就讓你說。』韻波道：『蔣太太……她』

馬蓮芬，我們精神上愛是有的，肉體上愛是沒有的，她被父母的逼迫，嫁給蔣幼德，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怨別人，也祇有怨自己命苦。幾年以來沒有讓我乾過眼淚。馬小姐是杭州人，我也是杭州人，當馬小姐出嫁那天，我就離別了故鄉，到各處去流浪。」文劍道：「你現在有娶了老婆嗎？」韻波道：「沒有，我決心除馬蓮芬，決不娶別人。」文劍道：「你是幾時到上海？」韻波道：「我是路過上海，想到廣西去，到上海祇不過六天光景。」文劍道：「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韻波道：「我現在住在安樂飯店十四號。」文劍道：「你是一個懂道理的，怎麼可以同一個有夫之婦逃走？」韻波道：「這其中是有特別緣故。」文劍道：「你就快說出這緣故……」韻波道：「我想這次路過上海，機會是很難得的，應該不忘舊情，去和馬小姐會一面。前天昨天，我在蔣公館門口等得時候很久，沒有機會能見到馬小姐。今天早上是下雨，可是我穿了雨衣也得趕去，大概在十點鐘左右，被我看見了姚媽，那時候我真大喜極了，一把將她拉住，我說：姚媽，你的小姐近來好嗎？被我這一問，姚媽反到哭了，她說：小姐現在太苦了，老爺娶了新太太，將小姐痛打痛罵，可憐小姐現在關在柴房裏過日子，一點兒自由都沒有，我聽了很傷心，我就懇求姚媽陪我去見見小姐，姚媽說，這是不可以的，新太太在老爺面前總是說小姐有情人，要是你去會我們小姐，雖然是很正當的，如果被老爺知道了，那真是一點水滴在油瓶裏，小姐再也沒法兒



洗盡他的身子，我不理會，再三逼着姚媽陪我去會小姐，弄得沒有辦法，祇好陪我去會見小姐。」文劍欣然道：「馬小姐見了你一定很高興。」韻波道：「不！她很驚奇，叫我趕緊出去，怕鬧出事情來。」文劍道：「那你走嗎？」韻波道：「那怎麼肯走呢？六年多沒有見的情人，見着了也是不容易，不要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就是火山為情犧牲，那也祇好往下跳。」奮然地「咳」可惡的，還沒有說十句話，就有人來敲門。」文劍道：「誰來敲門？」韻波道：「據姚媽說是新太太的聲音，那時候我到也慌了。」文劍訕笑道：「你不是說爲了愛人，向火山裏跳也願意嗎？」韻波道：「我自己到沒有什麼，我就是怕連累了別人。」文劍向蔣太太問道：「那時候是不是新太太來敲門？」馬蓮芳點頭道：「當然是她……」文劍道：「那你怎樣對付？」蓮芬道：「那門聲敲得很響，知道事情不妙，急得我腿也發軟，心也發抖，一時那兒能打出好主意，到還是姚媽善於應變，將劉先生拖到後面一間柴房，把門一鎖。」文劍拭去額上汗道：「呃！這是多險呀！」蓮芬道：「張翠姑惡狠狠的走進屋子裏，四面找尋，我那時候心裏唸着好險呀！好險呀！滑的張翠姑逼着要我開那後面柴房，我想這可要我命了！」文劍道：「有開了沒有？」蓮芬道：「她看見了一把鎖，不要我開了。」文劍詫異道：「這是什麼緣故？」蓮芬道：「我有一個小妹妹，在六歲時候，因爲女傭人張媽不小心，打樓口窗上跌下來摔死了，爸爸很惱怒，非要辯她不可，虧我苦苦

哀求保全了她的性命，張媽感我恩，就送我一把鎖，留作紀念，那鎖上還有她女兒的小名……毛頭兩個字。」文釗恍然道：「唔唔！我有點明白了。」蓮芬繼續說：「張翠姑見了這把鎖，很驚奇的問我，這鎖從那兒來的？我就老實對她說了經過，當時她就往我面前一跪，哭道：姊姊想不到你還是我母親恩人，我實在罪該萬死，害得你姊姊這樣受苦，我不替母親報恩，反來害你，這還能算人媽？」文釗道：「張翠姑怎麼認識這把鎖的？」蓮芬道：「說起這把鎖到很有來歷，張翠姑小時候多於病痛，她的母親愛女心切，許下願心，坐關三年，保佑女兒無病無災，翠姑小名叫毛頭，就把毛頭名字刊在鎖上，這都是翠姑對我說的。」文釗道：「後來怎麼樣？」蓮芬道：「她向我懺悔，她要我寬恕她，蔣幼德在那時也趕來了，怒氣沖沖，手執皮鞭，一走到屋子裏，就讓人在那兒，翠姑忙上前笑道：老爺，這是小丫頭弄錯了，沒有這件事，蔣幼德四面看了一會，見沒有男子，到也把氣平下去，忽然看見椅子上擱着一件雨衣，大怒道：這不是憑據嗎？」文釗道：「你們做事也太不小心了！」蓮芬道：「那時候已急昏了，那兒還想到這些……」文釗點頭道：「嗯！你說下去……」蓮芬道：「我明明知道這是劉先生穿來的雨衣，叫我說什麼？我真感謝張翠姑，她終於救了我的急難。」文釗道：「她怎樣救你？」蓮芬道：「張翠姑極力鎮靜，左手在幼德臉上揪了一把，眉花眼笑的說：我的老爺，這樣大年紀，也不愛惜身體，一件事情不弄弄明

白就亂跳亂叫，你知道這雨衣是誰的？這是我表哥榮寶的。上次下雨穿了未忘記穿回去，剛才小丫頭報告說太太柴房裏接了一個男客人進去，當時我聽了這話很氣，去對你說了，急忙要來捉姦，因為下雨，我順手拿了表哥雨衣往身上一披，就趕到這兒來了。」文釗高興道：「這謊撒得好。」蓮芬道：「蔣幼德是最肯聽她的話，被她幾句花言巧語，說得很相信，一塊兒走了一方面我叫姚媽跟他們去，一方面我偷偷地就把劉先生放走了，那兒想到，在半小時以後，姚媽來對我說，她說：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新太太設法要害你了，我聽得清清楚楚……剛才新太太對老爺說，這事太蹊蹺了，明明小了頭說，有一個男的到柴房裏去，怎麼結果沒有，也許是被他跑了，要是下次再來，老爺你想這公館常有漢子進出，你老爺是體面人，將來還有怎麼臉面在社會上辦事，這一番話說得老爺大發雷霆，決計要打死你，新太太說，你用武力是不對的，打死人要償命……讓我來，我有一種藥讓她吃下去，一聲不響就可以置於她的死地，等她吃了藥馬上派人送到我舅母家裏，推說是我舅母女兒，一向出門在外，現在得了重病不幸死在醫院裏，領屍回來收殮，神不知鬼不覺，這樣是萬無一失……」文釗吃驚道：「好像仗這心可真毒極了！」這一段故事，聽得大家呆了，覺得津津有味，實在有趣，更恐怖的事還在後頭。

## 第六章 一件離奇命案遂告結束好心成了惡意

▲出現了怪面人二十多萬鑽石不翼而飛

▲可怕的報告宋老太爺被人殺死

女人委實是可憐，當在做姑娘時候，心裏總希望能得到一個如意郎君，僥倖的是美滿了，而不幸的，終身幸福完全失去。馬蓮芬不是一個榜樣嗎？嫁了一個老頭子，已經是大不幸，所謂青春樂趣，毫無希望，再加另有別愛，能夠以公正態度，一視同仁，大也體惜，小也相愛，這已做成的文章，要改也無從改起，也祇好媽虎一點，閉了眼睛，認着霉氣，把幾十年時光度了過去，到也未嘗不可，雖然不免有閨怨之苦，而這是命運環境，人力所無法挽回的話，也得分開來說，蔣幼德委實太混蛋，這樣大年紀，娶了年輕夫人，就該滿足，爲什麼還要另求別愛，將張翠姑納爲偏房，有了翠姑就忘了蓮芬，如這樣情形，是應該的嗎？根據事實說，蔣幼德娶翠姑，是很對不起蓮芬，既做了對不起人的事，在待遇上，就該好一點兒，使人家心有所服，而蔣幼德不但不憐惜蓮芬，反聽了新夫人話，將蓮芬種種虐待，使其無容身之地，手段之辣，已達於極點，要講到馬蓮芬與劉韻波，他們戀愛，是很高尚的，不是錢的引誘，確然是至尊偉大聖潔情愛，多年相愛，並未有苟且，青年人很難得這次，韻波去會蓮芬，無非是友愛，並無作用，狠心的張翠

姑。借此題目而置於他們死地，未免存心太辣。而且蓮芬還是翠姑恩人，啣翠姑的娘，要不是蓮芬相救，那兒能有活命？一個人理應知恩報答，豈可恩將仇報，而違背天理，違背良心？翠姑的死，大概就是違背良心而造成的結果，其實不……這內中還有一段曲折，請看下文，便可知曉。滕文釗繼續問道：『蔣太太！你把以後的情形，詳細說一說。』馬蓮芬很傷心地說：『我也決不是怕死的人，到了這毫無生趣的環境裏，做人也太乏味了，與其活着被人家糟蹋，到還是死了乾乾淨淨，我走到客廳裏，他們交給我一個杯子，叫我吃下去，我知道這是毒藥。』勝文釗道：『你吃了沒有？』蓮芬道：『爲什麼不吃，毫不考慮的一飲而盡。』文釗道：『可痛苦嗎？』蓮芬搖頭道：『我祇覺得要睡。』文釗道：『後來怎麼樣？』蓮芬道：『後來我就失了知覺，什麼都不知道了。』文釗詫異道：『那你怎麼後來沒有死呢？』蓮芬拭淚道：『唉！這事我們錯怪翠姑了，她是好意，爲了報恩，才想出這巧妙方法救我成全我……』文釗道：『你越說越使我不懂了。』劉韻波挺身上前，高聲道：『這以後的事讓我說。』文釗道：『你能說得詳細嗎？』韻波道：『可以……』文釗道：『那末你說吧。』韻波向大家看了一眼道：『我從柴房逃出之後，急忙忙奔到旅館裏，躺在床上不多一會兒，姚媽來報告，說她小姐被張翠姑害死了，這一句話，如同青天霹靂，火星直冒，我問明了一切經過情形，當時就去買了一把尖刀，趕到這裏跨進門，湊巧遇到張翠

姑，姚媽指翠姑對我說，這就是害死我家小姐的魔鬼。」文釗道：「那時，你一定眼中冒火？」韻波奮然道：「這還用說嗎？我不等她開口，對準她的肚子就是一刀，可是這樣我還有點兒不服氣，刀尖在她肚子裏，用力轉了幾轉，等到我把刀拔出來的時候，她的腸子也跟了出來。」蔣幼德聽得淚如泉湧，怒吼一聲，奔到韻波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哭鬧道：「好！原來是你殺的……」道雲上前勸道：「有我們在這兒，他是逃不了的。」屏風也幫着將幼德勸開，文釗繼續問道：「韻波，你可知道殺人是安儉命的。」韻波低頭道：「我知道，我願意抵命，因為他使我太感動了。」文釗詫異道：「什麼？他使你感動？」韻波道：「不錯，她並沒有害馬小姐，實在是要救馬小姐。」文釗道：「你說得明白一點。」韻波慘然道：「張翠姑在臨終時候，她給我二張火車票，叫我們趕緊逃，她說，劉先生，你同馬小姐要好，我想出這樣一個巧妙方法，好讓你們逃走，成全你們一對，火車票都已經同你們預備好了，你們快逃吧！」文釗恍然道：「唔！原來她是好心。」韻波拭淚道：「張翠姑在斷氣的時候，房裏馬蓮芬已經蘇醒，我急忙到房裏同她說明了實情，匆匆忙忙就逃了，在火車站遇到……」指翁格林：「這位大胖子，也不知他什麼冤家，把我們就捉來了！」文釗與衛道雲計議了一番說：「事實既已明白，將他們解送法院。」道雲點頭道：「不錯！」這一件複雜案子，總算告一段落，屍首送驗屍所，由蔣幼德認領收殮，劉韻波、馬蓮芬都



鬼卒聞信而奔逃，妖魔望風而瓦解。

四境禱得聞寧，羣黎乃以安泰。

爲忌世事紛爭，人心機械。

村奸詐，以爲己能，定要壓牠粉碎，被我破牆推垣。

一張桌兒，采倒西歪，也不焚香，也不禮拜，過時過節，不歡不聚，甚且三五成羣，到我面前嘻嘻哈哈，呼吾名指我面，不把我當作神靈相待。

每到端陽，無錢估酒漿，不畫我正笏垂裳，金魚獻海，反重我姑西蓮頭，如同乞丐。

有一日，惱着我性兒起，砍你驢頭，降你的奇災，如同切菜，那時節，才曉得我的厲害。

畢竟我是寬宏大量的氣概，不計較你們這班酒囊飯袋，且耐且耐，樂得逍遙物外，拿什麼妖，捉什麼怪，管不盡人間冤孽債，且去吃酒插瓶艾。

打個盹兒，你看我自自在不在？

這也是怪有趣的事，鍾馗既做了神明，一樣也有牢騷，內心怨恨，何況人吶！那就更不可免的事了，在端陽節那天，頂高興，要算小孩子，穿起新衣裳，掛了五彩香袋，噴噴香，母親做的小粽子，也掛在身上。



小額角上用雄黃酒寫一個「王」字，意思是「惟我獨尊」。毒虫等是不敢來侵犯了。每年一次的點綴，雖然俗不可耐，而很有趣。新人物見了，說討厭，不能看的舊風俗，可是舊慣筋人還是免不了寫兩句點綴端陽節的話……

端陽美景最堪誇。

粽子蘸糖當早茶。

芥末加油和片粉。

麵筋搗蒜拌黃瓜。

黃魚膘膩肥多嫩。

鴨蛋鮮紅色染牙。

菖蒲艾葉雄黃酒。

朦朧醉看石榴花。

端陽佳節，照例是假期，警署裏公務人員分班休假，這是難得機會，大家都去找樂趣，消磨這怪有意識的令節……政治部密探長滕文釗，在偵緝部裏，認真地運用腦筋，進行他所要做的工作，傳達員

進來報道：『探長！』文釗問道：『什麼事？』傳達員道：『文秘書要見你。』文釗吸了二口雪茄，站起欣然道：『趕快請……』傳達員應了一聲，忙退出，不多一會兒，引文秘書月華進來，月華向滕探長行禮，笑道：『探長你……哈！真認真，今天端陽節，也不出去玩，這樣認真辦事，精神實在偉大。』滕探長忙笑道：『請坐，文小姐。』文月華笑了一笑，說：『好罷！』就在滕探長對面沙發上坐下，滿臉眯眯笑，真可愛，真醉人，深深的酒窩，無論誰見了，都會麻醉，在遲凝以後，遂向探長笑道：『這樣好的天氣，探長不去溜溜，大概有什麼疑案嗎？』滕文釗吸着雪茄笑道：『我就是這樣怪脾氣，不喜歡湊付着熱鬧，』文小姐有什麼特別消息嗎？』文月華點頭道：『有。』滕探長高興道：『那好極了！請你給我一個好聽的消息。』文月華正式道：『其實，探長一定也知道，最近山東督軍張崑，活動得很厲害，鄭督辦爲了這事，日夜計議對付方針，認爲最重要的，要算經濟方面，如果與張督軍開戰，那就非有充分經濟不可，浦東高橋有位宋廣潮……』滕文釗忙道：『唔，不錯，宋老太爺，他是一位大財主。』月華道：『他真慷慨，據我先生來信，說宋老太爺，願意幫助督辦一百萬現款，呢！真偉大，如果有錢的大老，都像宋老太爺這樣慷慨，鄭督辦的實力不是很充足嗎？』滕文釗喜歡得跳起來說：『真叫人欽佩，宋老太爺的眼光真是不錯。』滴吟吟……是寫字，拾上電話聲，文釗忙執聽筒問道：『喂！你那兒？唔，是警長嗎？你在那兒？』

「唔！唔！有這樣的事嗎？哎呀！該死！該死！……這事鬧大了！好罷！我馬上就來。」文月華驚問道：「探長！出了什麼……？」文劍道：「是一件重大案子。」月華道：「能告訴我嗎？」文劍點頭道：「可以，剛才是衛警長從鎮守使衙門打來的電話，據說一張軍用地圖不見了。」月華駭然道：「哎呀！這糟糕，要是軍用地圖被張覓得去，鄭督辦就別想安然坐鎮金陵了。」文劍道：「就是這意思……也是參謀長汪震海不小心，好好攔在保險箱裏，怎麼會被人偷去的呢？」文月華取了皮包，移動脚步，鄭重地說：「探長！你有公事，我不來打擾你，快請罷！」文劍道：「文小姐！我們一塊去行嗎？」月華微笑道：「對不起！我還要去會一個親友，這樣有什麼消息，等一會兒你打電話到我家裏……」文劍欣然道：「也好！等一會兒我給你電話。」這就大家握手而別。滕文劍坐了自備汽車，到鎮守使衙門，鎮守使衙門是在龍華有汽車代步，却也快得很，不多一會兒，已到了目的地。汪參謀長得到傳達員報告，說滕探長來了，這是使他很高興的，因為是一個會辦事的人，有了他，也許事情很順利地就解決了。忙將滕探長請到辦公室談話。滕文劍見衛道雲，以及諜報科長謝人傑，秘書長屠辛叔全在，忙一一見禮。汪參謀長與文劍握手道：「探長！一來，這事就好辦了，我希望你對於這件案子，格外費心。」滕探長坐下道：「請參謀長先說一說關於失竊的經過。」汪震海道：「是……剛才龔大人將軍用地圖交給我，當他交給我的時候，

很鄭重地對我說：這是大家的生命，關係非常重大，要好好保存。」文釗道：「這的確是重要東西。」震海道：「我很小心地將地圖藏在保險箱裏。」文釗道：「你那只保險箱，聽說是外國定做的，最堅固，不懂密碼是不能開的。」震海道：「是啊！開保險箱的方法，除龔大人知道，別人委實沒有人知道。」文釗自語道：「這就先竊得太奇怪了！」震海由西裝袋裏取出單面眼鏡片，將眼鏡片在右眼上一挾，很懊喪地說：「咳！偷這地圖的小賊，手段可真不錯，我離開這辦公室，不過五分鐘光景，而地圖已失竊了！」着急地：「探長，你想這是多麼重大的責任，叫我怎麼能擔當得起？」文釗問道：「你離開辦公室，可有什麼別的事嗎？」震海道：「軍法科長王庸有點兒公事來同我討論。」文釗道：「當你離開辦公室的時候，這兒可有別人？」震海搖頭道：「沒有。」遲疑了一會：「呃！探長，你以為這是我們內部人員所幹的嗎？」文釗忙搖手道：「不！我不過這樣問問。」震海決然道：「我可以担保，內部人員是決不會幹這種事，因為都是老同事，沒有不忠實的，過去成績，很可以作他們保障。」衛警長道：「探長，你盡一盡力吧！失去地圖，龔大人還沒有知道呢。」文釗欣然站起道：「好罷！就讓我盡一點兒責任吧！」震海忙拉着文釗手笑道：「探長，我應該向你聲明的，失去地圖，簡直可以算是我的私事，因為怪我不小心，把重要地圖失去，如果你能辦好，我當然該特別謝謝你，總而言之，你得多費腦筋。」文釗點頭道：「參謀

長！你不吩咐，我也得盡力。」遲凝了一會，突然興奮道：「呃！參謀長！你得告訴我，失去的軍用地圖是誰畫的？」  
「震海蹙眉道：『這……：：：我不知道，因為這地圖是鄧首辦派人送下來的。』衛警長插嘴道：『我以為最要緊問題，就是護法收回地圖，捕獲偷地圖小賊。』震海欣慰道：『一點兒也不錯。』至謝人傑面前笑道：『謝科長，滕探長需要幫手，我想就請你辛苦一次吧。』謝人傑忙笑道：『是參謀長的吩咐，敢不從命嗎？』衛警長道：『我想還是分頭工作吧。』謝人傑突然快慰道：『我到有個辦法。』汪震海急問道：『是什麼辦法？』人傑道：『偷地圖的小賊，一定是爲了金錢問題，如果在報上登一段廣告，誰能送還地圖，酬謝一萬元，或許可以收回地圖。』汪震海道：『這到也是辦法，這樣你們看看辦吧。』說着十分客氣地送滕探長，當探長已經坐進汽車，他還是不停地打躬作揖，這樣肯低頭謙就，也是破天荒從未有過的舉動，誰不知道汪震海眼光高，驕傲透頂，這次叫禍撞得太大了，不服小是不行的，一方面滕文釗去會文月華，情不湊巧，月華不在家，女傭田媽將探長招待到書房裏，請坐，經過十分多鐘，滕探長等得委實不耐煩了，沙發上坐不住，祇有站起來，踱着方步，希望月華早早回家吧。噹哪……：：：話起了響聲，滕文釗忙去執聽筒問道：『喂！誰？什麼？你問我……：：：我就是滕文釗，吓是的！你是唔？是文小姐哈是的！我在你府上恭候多時了！什麼呵！是什麼奇怪的事？噫！噫！什麼？有一個怪面人……：：：這奇怪

了。喂，你回來吧！我一定等你好！回頭見。」這一個電話，使滕探長心裏又多了一件事情，真奇怪，怎麼又會出現了一個怪面人。這怪面人是什麼玩藝兒，不能想越越煩惱，還是拚命抽雪茄，大概是太興奮，恨不得將一枝雪茄咬它一個粉碎，嗚嗚……門外起了汽車聲，料想是文月華回來了。果然文小姐已珊珊而進，向探長笑道：「對不起，對不起，失迎，失迎。」滕文劍迎前一步，笑道：「你和我還要這樣客氣嗎？」月華道：「請坐，請坐。」文劍等月華放好包，坐上沙發，這才在她對面沙發上坐下道：「令親府上發現了一個怪面人，我想不會事實，也許是眼花吧？」月華搖頭道：「不，這是事實，不但是他們看見，就是我自己也看見的……」文劍追問道：「你也看見的嗎？」月華道：「是的，這決不是假的。」文劍詫異道：「這就奇怪了，怎麼又會鬧出一個怪面人？」月華道：「說起那怪面人，呢，實在怕人，看上去簡直就是鬼……」文劍道：「在這科學時代，那兒還會有鬼出現？」月華道：「就讓我說一點兒經過情形。」田媽送來的茶，喝了一口，這才正式道：「我同你分開之後，回到家裏，就接到我親戚來的電話，說是他家裏失竊，被賊人偷去無數鑽石，並且還看見一個怪面人，這不太奇怪嗎？科學時代，會有這樣事情發生，無論如何，我是不會相信這是事實，于是我就被一顆活躍躍好奇心而打動了，要不見識見識我這心裏總覺得不痛快，還是去一趟。」文劍插嘴道：「你那親戚是幹什麼的？」月華道：「是包銷

「愛爾蘭鑽石公司的鑽石。」文劍道：「到是一個大商家。」月華道：「不錯！據舍親說，在兩小時之前，門也沒有開窗，也沒有動，祇不過聽得保險箱砰……響亮的一聲，知道不對了，忙過去一看，果然發生了變化，藏在保險箱裏代價廿多萬鑽石，都不翼而飛了！我那親戚頗有銘，清清楚楚看見一個怪面人，好像在前門閃了一閃，一會兒又不見啦。」文劍道：「唔，文小姐你見的那怪面人，有看清楚是男是女？」月華道：「探長你聽我說啊，我是一個什麼都不相信的人，他們向我說，什麼怪面人啦，這……我當然不會相信的，一會兒他們又嚷起來，啊，可了不得啦，怪面人來了，這一嚷……不要說他們，就是我心也發了顫了，那時候，我祇有挺起身子，鼓着勇氣，疾步趕上去，到要看看，怎麼樣的怪面人。」文劍道：「你真勇敢，文小姐看清楚怪面人嗎？」月華失驚道：「啊，可了不得，那怪面人，真神祕，眼睛一霎一個人就不見了，到現在，這可怕影子，還顯露在我的眼前，啊，委實怕人。」文劍奮然道：「好罷，早晚我總得要把它捉住，到要看看，他是一個怎麼樣的怪物……」月華突然想起道：「探長，你還沒有告訴我，剛才出了什麼案子？」滕文劍啣了一口茶，吸了二口雪茄，把失去地圖經過情形，說了一番，文月華認爲這地圖失去，更驚人事情，即將開展，顛聲道：「探長，這地圖失去，要是被張崑得去，便就是設法找回來，軍事上路線，他們已有些知道了，呢，委實這是太可怕啦。」文劍道：「是啊，剛才據謝市長的意思，

要發報出價格收回地圖我……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當的辦法。月華道：「探長的見解是決不會錯的。」滕文釗突然站起道：「也許偷地圖的就是怪面人……」月華搖頭道：「大概不會吧。」電話鈴響了。文月華忙去執聽筒問道：「喂，那兒什麼？你是衛警長嗎？……是的，我是月華探長也在這兒，好罷。」向文釗道：「探長是你的電話……」文釗接過聽筒問道：「喂，你是警長嗎？我是文釗，不錯什麼報告啊真的嗎？哎呀，這可壞了，咳，要命要命，剛知道的消息嗎？那末宋老太爺還有救嗎？這……要到浦東去，現在太晚了，沒有渡船，那祇好等明天一早吧。這樣……你打電話到浦東分局，叫他們多派幾個警察，好好看守宋老太爺的屍首，最要緊的，宋府裏一草一木，叫他們都不要移動，一切等我們明天來了再說，好罷。」滕探長掛完電話，人已發了呆。文月華上前驚道：「怎麼宋老太爺被刺？」文釗點頭道：「這事不是鬧大了嗎？」月華自語道：「宋老太爺是一個好人，肯拿出一百萬元，幫助督辦，而現在被刺，真是一件天大驚人的事。」滕文釗煩惱地走着步子，須臾奮然道：「呃，我的心亂極了，這時候，咱們也商量不出什麼，文小姐，我要走了，等明天查出宋老太爺被刺真相，再告訴你罷。」說着，拿了帽子，就告別走了。到第二天，是天剛亮，滕文釗爲了公事，不能貪睡，見窗子上有了白光，就急忙地起身盥洗完畢，連開水也不喝一杯，帶了張標就走。汽車到黃浦江邊，那標準鐘上還沒有敲五點，好容易等了



一會兒，有一匹小火輪已停在江邊碼頭上。依標說：『探長，我們快上船吧。』滕文釗跟在張標後面上了火輪。因為頭一班人是擠滿了十分鐘之後，鳴的一聲放氣，小火輪就嚕嚕的離開碼頭。這火輪上人是特別多，不要想能找到一個坐位。滕探長與張標祇站在船頭上，由着大家擠來擠去。偏偏在這時候，有個不識相的小販擠在人堆裏叫道：『要勿馬蘭頭乾囉，草頭乾……香齋高乾囉，卷嘴圈……馬後盞洗水磨餅……』這浦東小販沒有留心，就踩痛張標的脚。張標是一個紅人，脾氣火爆，不懂什麼叫做涵養功夫。小販踩了他的脚，不客氣開口就罵道：『狗養的，瞎了你的狗眼，踩了老子的脚，有壞痛了你的脚底嗎？』小販忙道：『對不住，對不住。』張標舉手就是一記耳光，喝道：『什麼對不住？你沒有眼睛嗎？』爲了這一點兒小事，把全船人都驚動了。張標打了小販一記耳光，引起衆人的不平。這風波就產生起來啦。

## 第七章 莽張飛專喜闖禍弄得探長走頭無路

▲兄妹成姦是一段誤會圖一時之樂送去兩顆腦袋 ▲兇手帶了人頭自首奸人當作壞人

倒霉的小販被張標打得七葦八素，張標那威武的神氣已將他嚇得氣也不敢透，搖着身子向人堆裏鑽，含有一種哭聲喊道：『馬桶豁洗水磨篋……』有幾個流氓實在看不下去，挺着身子就要來一個抱不平，流氓之中有一個渾號叫小鐵桶的，最有種，向張標大罵道：『那兒來的野種，這樣不講理，打人不看看地方……』張標怒道：『王八蛋！瞎了你們狗眼，不打聽打聽老子是誰！』小鐵桶罵道：『誰認識你這野種！』張標大怒道：『狗養的，你有幾個腦袋？』小鐵桶道：『你才是狗養的……』張標不管三七二十一，拔出手鎗砰……就開了一鎗，這可把大家嚇得驚慌失色，滕探長也慌了手脚，最奇怪的，就是那打出的子彈，被風力推動，直向一個洋人頭上飛去，滕文釗叫了一聲不好，忙上去救那洋人，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人堆裏鑽出一個可怕的怪物，人，本事真驚人，只見他將身子一縱，一只粗黑手，將空中子彈一撲，有趣，那子彈就轉了方向，真向文釗咽喉飛來，文釗驚得叫起來，大嚷不好，將頭一低，總算躲過了這危險，好得文釗精於拳術，這時到要與怪物較量一下，昨天文月華說得很明白，親

賊家裏出現了怪面人，這是擾亂地方治安魔鬼，不剷除，如何能使社會安寧，現在不是捉怪面人好機會嗎？不要怕，和他拚吧！滕文釗鼓足勇氣，跳起身來，一個飛蛇奔擊之勢，躡到怪面人面前，用手就抓，這狡猾的怪面人，真有功夫，無論你怎樣抓，休想能把他抓住，看的人都嚇得往後退，因為滕探長得步進步，惹得怪面人火起，等到文釗到面前，他就來一個鷄子翻身，一拳打下去，滕文釗來不及讓，已打在腰眼裏，痛得身子倒退了幾步，要想抵抗，而怪面人已撲咚向江心裏一跳，立時水花四濺，什麼也看不見了，這一個怪人，人人見了，胆戰心寒，小孩女人嚇得都哭了，火輪上的人，立時起了極大恐怖，大哭小喊，彷彿船要沉沒景象，滕文釗恐怕鬧出意外不幸，遂向大眾發話道：「喂！諸位，請你們靜一靜，這不是鬧的事情，有我在這兒，總可以保護你們，我是滕探長：」指張標道：「他就是副探長，張標，我們到浦末是有公事，剛才那個怪面人，他已經走了，你們安安心吧，不多一會兒，就可以到碼頭了。」狼天狼地的小鐵桶，本來大聲大氣，在眾人面前發發威，這也是作出風頭的機會，可是經過這一番鬧，他已嚇得縮着頸子，再也不肯放屁了，有幾個流氓，見勢頭不好，還是溜到人堆裏，不敢再露出面，深恐吃不了丟着走，其實，張標也真不會再同他們計較，好了，小火輪已很平安的靠浦東碼頭，客人們如同喪家之犬，沒命的往岸上奔，這當然是因為，剛才嚇破了心胆，到了岸上，就同見到了生命之路，滕文釗與張標同

高橋警察分署進發，在路上滕文釗向張標說道：「老張，並不是我怪你，今天這種畏動，你太不應該，要知道我們當偵探的人，凡事應該容忍，萬不可魯莽爲了一些小事，你就鬧起鎗來，這是應該的嗎？」張標素來佩服滕文釗，不敢多話，你說什麼他總是答應你是……是……警察分局巡官林精忠得到傳達員報告，說滕探長來了，這真使他高興，忙出去迎接，見了探長，就同見了救命王菩薩，高興得什麼似的，殷勤招待到辦公室裏，大家計議了一會，正欲準備向宋公館進發，見傳達員慌慌進來，報道：「巡……巡長，有一個人要見你。」林巡官問道：「誰？」傳達員搖首道：「不認識。」巡官道：「把他叫進來。」傳達員應了一聲，忙去把那人叫了進來。林巡官、滕文釗、張標等見這進來的人，年記四十多歲，穿着袍子馬褂，很像是一個忠實商人，手裏提了一個大包，裏面包裹裹往外滴血。林巡官驚問道：「這是什麼？」那人道：「這裏面是兩個人頭……」張標大驚道：「啊！什麼是……兩個人頭？」滕探長向來人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我叫蔣金官，我的兄弟叫蔣金寶，現在我犯法啦。」說着將包裹往茶几上一放，神經似的呆站着一動也不動。林巡官正式道：「你到這兒來幹什麼？」蔣金官道：「我是來自首。」文釗駭然道：「自首？喂，你快說老實話……」蔣金官道：「我殺了我兄弟，我又殺了我的老婆。」張標高聲道：「這……包裹裏兩……個人頭是你兄……弟跟你老……婆嗎？」金官點頭道：

「是的。」文釗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狠心。」金官道：「他們通奸。」張標道：「你……你……的老婆同……你兄弟有……姦嗎？」金官奮恨道：「這種姦夫淫婦還能留在世界上嗎？」文釗道：「殺人要償命的。」金官道：「我是預備償命才到這兒來的。」文釗道：「你的兄弟是幹什麼的？」金官道：「他是搖船的，專做擺渡生意。」文釗道：「你是幹什麼的？」金官道：「我是在蘇州做綢緞生意的。」文釗道：「你怎麼知道你的女人同你兄弟有姦？」金官道：「我的女人是睡在樓上，我的兄弟是睡在樓下。昨天我回家正在上樓的時候，看見我的兄弟由樓上下來，束着褲子，後來我到了樓上，見我女人也束着褲子，這種情形，不是很顯明的嗎？」當時也不說什麼，把帶回來東西往樓下一擺，我就到小茶館裏去消磨光陰，直到深夜帶了切菜刀，悄悄摸到樓上，果然牀上有兩個人，這一對無恥男女，不能讓他們這樣舒服，於是就將他們腦袋砍下來了。」在這時，傳達員進來報道：「外面有一男一女要見巡官。」林巡官道：「有什麼事嗎？」傳達員道：「據說他家裏出了兩條人命案。」張標吃驚道：「啊不……是兩……條人命案？」林巡官道：「把他們傳進來。」傳達員應了一聲，當即就將一男一女傳了進來。蔣全官突然嚷道：「啊有鬼！」只見他驚慌失色，往寫字台底下亂躲。張標發恨道：「你這冒充鬼那……兒來的鬼？」蔣全官指進來的一男一女道：「那……二個就是鬼……個是我女人，一個是我兄弟。」

這事委實奇怪了，蔣金官殺了他妻子兄弟，在現在走進來的一男一女，照他說就是已殺死的妻子兄弟也。許這不是事實，眼花了吧？至於鬼世界上不會有這樣清楚，如果真的青天尤日之下有鬼出現，那簡直成了一個恐怖世界，離奇的事還要多。吶！滕文釗壯了胆，問那男子道：『你姓什麼？』那男子睜大了眼珠，顫聲道：『我叫蔣金寶……』指他旁邊的女人道：『這是我的嫂子。』張標狂叫道：『啊！真是……鬼……』

『金寶道：『我是來報告我的家裏出了命案，躲在寫字台底下的蔣金官，他就是我的哥哥。』林巡官道：『你的哥哥說，昨天晚上他已把你二個人殺死了。』金寶搖頭道：『沒有，昨天我是睡在船上的。』張標將蔣金官拖起來說：『喂！你……你到底搗的什麼鬼？』蔣金官抖着身子，慘白着臉，顫聲道：『我明明已將他們殺死了，人頭還在包裹……』大家目光都看茶几上的包裹，花布包裹裏裹不住地往外冒血，至於包裹的角度，看上去是彷彿二個人頭，其實這也不難的事，祇要打開包裹，看一看到底是誰的頭顱。滕探長要去開包裹的時候，有一個小姑娘慌慌奔進來，警察們攔都攔不住，只聽她嘴裏嚷着：『嚇死我了，嚇死我了。』金寶見了那小姑娘，即問道：『咦！你也來了。』小姑娘喘氣道：『唔！你也在這兒。』惡狠狠的走上前，一把揪住金寶衣襟，哭道：『好！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差一點兒我被你害死。』金寶哀告道：『有話好說，用不着這樣……』滕文釗忙將他們勸開道：『大家靜一

靜，有話總說得明白。」林巡官示了一會頓足道：「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滕文劍道：「你們大家都不要開口，先看了人頭再說別的。」果然大家都不再開口，視線全集總在包裹上。滕文劍走上前打開包裹的確是兩個年青人頭，一男一女，死灰色臉皮已罩上一層血蹟，看上去格外叫人心跳害怕，男頭裹着跟珠女的砍去鼻子最駭人的，就是那二顆頭特別大，好像打過氣似的，將金寶突然叫道：「啊這不是豆腐店裏阿毛與蘭英嗎？」金官驚駭道：「什麼我殺的是阿毛蘭英嗎？」金官老婆說：「可憐，他兄妹兩個怎麼會死在我的床上。」金寶道：「這事太奇怪了！」林巡官向文劍道：「探長，幸虧你在這兒，要不然這案子我無論如何是對付不了。」文劍道：「這事容易。」走到金寶面前：「你的哥哥說你同嫂子通姦，有這事嗎？」金寶驚道：「這是我哥哥說的嗎？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同嫂子說話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文劍道：「昨天你哥哥回來，他看見你從樓上下來束着褲子，有這事嗎？」金寶道：「有的，我哥哥出門做生意，難得回家一次，嫂子是睡在樓上，或是睡在樓底下，被子待我很好，衣裳辭了，都是嫂子同我洗的，昨天我是到樓上開被子拿洗乾淨的衣裳，嫂子說你在樓上換了去，把羅衣裳換下來等一會兒，我同你洗……所以我換好了衣裳下樓，湊巧遇見哥哥回來，其實這也是平常的事。」文劍問將嫂子道：「你的丈夫說他回來你正在束着褲子。」將嫂子點頭道：「不能，我是等

小叔叔換好衣裳下樓去，在馬桶上解了一個手，丈夫回來，我祇當小叔叔又上來了，忙站起來，看着褲子。」蔣金官道：「哎呀，這樣說起來，我是誤會了。」文劍將那小姑娘喊到面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小姑娘顫聲道：「我叫趙翠弟。」文劍道：「翠弟，蔣金寶怎樣的害你？」翠弟道：「昨天晚上七點鐘左右，我從上海擺渡，就是乘……」指金寶：「他的船突然下起大雨，我到了浦東也是不能回去，因為我是住在鄉下，要走九里路才可以到家，所以我同金寶商量，可有什麼辦法讓我住一宵，他說有地方，你可以住到我家裏，同我嫂子睡。」文劍道：「這是他的好意，你爲什麼說他害你？」翠弟道：「你聽我說，何我到了他家裏，我說你的嫂子，叫他到樓上去轉了一轉，又到外面去走了一趟，回來對我說，我的嫂子到娘家去了。」文劍向金寶問道：「是有這事嗎？」金寶點頭道：「一點兒也不錯，本來的意思說，她同我嫂子睡，這是最爲妥當的事，想不到我嫂子不在家，到對門去問了一聲阿毛，據說我嫂子回娘家去了，這就使我很爲難，他是一個年輕姑娘，我是一個年輕小夥子，要是在一個屋子裏過夜，給外人知道，不免要鬧出些是非，所以昨天我是在船上過了一夜。」文劍道：「這樣說起來，你到是一個君子。」金寶坦然道：「我們人窮，志氣到不肯窮的。」文劍將手一拍道：「好，向翠弟道：「你把以後的情形說一說。」翠弟道：「金寶同我買了一點吃的東西，就叫我到樓上去睡，這樣大的一間屋子，沒有人



我真心裏害怕，可是沒有辦法，也祇好咬緊了牙齒，硬着頭皮，爬到床上，往被裏一鑽，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我已好像舒服的睡了一次。『慎重的帶着恐怖神氣說：』『唔！可怕的事情來了！』張標插嘴道：『有鬼嗎？』翠弟搖頭道：『不到不是有鬼，是聽到樓梯上腳步聲，輕輕的，是上樓來的情形，我慌了，心是跳得厲害，在急忙之中，我就往床底下一躲，過了一會兒工夫，就聽到一個女人自語道：』『噢！怎麼床上沒有錢。』蔣妓子插嘴道：『唔！我明白了，這女的，一定是豆腐店裏蘭英，她一向知道我是有幾個積蓄，乘我不在家，大概她是來偷錢的，蘭英是出名的不規矩……』金寶道：『一定是的。』翠弟繼續道：『在那個時候，樓梯上又起了一陣腳步聲，只聽見那女的說了一聲不好，忙往床上一睡，動也不動，走上來的是一個男的，只聽他嘴裏說着，我的心肝，你真使我心愛呀！接着就聽到一陣噤噤噤噤床上震動聲。』張標冒失道：『還有什麼聲音嗎？』文劍喝住道：『張標！這怎麼可以再問下去！』張標恍然道：『唔！哈！不錯！這……這是不能再問了！』林巡官道：『你再往下說！』翠弟指手畫腳道：『在不多一會工夫，又上來一個人，撲到床面前，那時候我只聽見很響亮的哎呀哎呀！這一嚇把我嚇得失去了知覺，後來什麼也不知道了！』滕文劍道：『好了好了！一切的事我都明白了，這是誤會，蔣金官殺錯了人，至於這一對男女，死果然是太慘，不過他們太不存好心，一個是想去偷錢，一個是想去強姦，而結果是鬧出這

一段笑話，而且還把性命送了。」林巡官道：「探長，你看這事應該怎樣辦？」滕文劍想了一想道：「我們現在有公事在身，這件事當然兼顧不到，這樣，你派一個能負責任的去了。」了手續，所有人忙，暫時收押。」林巡官應了一聲，是就照這辦法去進行了。十分鐘之後，暫把這件事告一個結束。滕文劍抽了一會烟，鄭重地向林巡官道：「鄭督辦對於宋老太爺，是十分注意，因為他已承認捐助一百萬元軍餉。這次突遭被殺，問題豈不很大？」林巡官道：「是啊，是啊。」文劍道：「我們可以出發了，你帶幾個有能耐的警察。」林巡官不停地應着是是……講到宋老太爺住宅，是在高橋落鄉地方單獨一個莊院，建得十分精緻，最有趣的，四面是水河中間造起圍畫也似的房子，門前有一吊橋，隨時可以把吊橋掛起。須臾，滕文劍、林巡官、張標等，已到宋家莊。滕文劍對岸站定，張看了一會風景，愉快地說：「老張，你看這莊子是多麼富有藝術的味兒，呢，實在有意思，宋老太爺到很有些美術思想，在這圍溝的中間，造起這一所玲瓏有趣的小洋房，哈，真有些詩人的意味，唔，老張，你看這小洋房四週，一個多麼有趣的花園，還有這活動的吊橋，如這樣謹慎的所在，強盜居然光顧，本領當然是不小的了。」張標眼在水中間的小洋房，不住地搖頭道：「這……這簡直和我們過……不去……」林巡官道：「探長，你以為對嗎？如果將這吊橋掛起，再大本領也就休想到宋莊，因為無路可通，據我看起來，凶手一定自己人，你說是嗎？」

「膝探長說：『我們過橋吧。』大家的脚步移動起來，走到橋上，膝探長手往橋欄杆上一碰，嚇得倒退了兩步。原來這橋欄杆是活動的，這就給他多了一種感想。向林巡官笑道：『這一頂吊橋，一定是可以拆卸的。』林巡官詫異道：『哈探長何以見得？』文劍指欄杆道：『你瞧，這欄杆是活動的，當然可以拆卸……』林巡官道：『我所知道這頂橋，每天下午四點鐘，便將橋欄杆卸下，橋就高高掛起，到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把橋放下，重行裝上欄杆。』滕文劍把頭點了一點，慢慢向裏走。宋莊已有人知道，從裏面走出一個老傭人，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紳士，很客氣地將探長等招待到會客室裏坐。林巡官向那中年紳士介紹道：『今天我陪膝探長還有……』指依標道：『這位是副探長張先生，二位探長到此地來調查宋老太爺被殺案……』那少年紳士忙不迭地向膝探長行禮道：『哈，原來就是膝探長呢。久仰久仰。』文劍笑道：『不敢不敢。』少年紳士向依標笑道：『哈，這位原來是張副探長，都是有功於社會的偉人，失敬失敬。』依標把身子幌了一幌，笑道：『不敢。』文劍到少年紳士面前問道：『閣下貴姓？』少年紳士道：『我叫平步青。』文劍道：『宋老太爺是你？』步青道：『他是我的表哥……唉，我的表哥被人所殺，真是太不幸了。現在屍體並未移動，等探長來查看。』文劍取出雪茄，擦亮火柴，自然地吸着，眼睛在屋子裏四面張看，問道：『平先生，你能說一說關係宋老太爺過去歷史嗎？』平步青點頭。

道：「當然可以。」文劍道：「你的表牙祖上可有根基嗎？」步青道：「沒有，却是一個窮苦孩子。」文劍道：「既然是一個窮苦孩子，那怎麼會有這許多財產？」步青道：「這其中有一個緣故。」文劍道：「好極了！我就是要聽這個緣故……」步青抽了一會煙，安然地說道：「表哥在十幾歲時候，有一個姓沈的，沈把他帶到南洋去，也算是他的命運好，在三十幾歲時候被他發現了金礦，他大大發了一筆財。」文劍插嘴道：「據人家說，你的表哥有八十多萬……」步青道：「沒有，沒有，決不會有這許多，大概四十萬是有的。」文劍向步青細細打量了一番，問道：「平先生，你是做什麼生意的？」步青道：「我是在政界裏混了幾年。」文劍道：「你也住在這兒嗎？」步青道：「是的，在五年之前，我的表哥要娶表嫂，所以才把我叫回來的。」文劍道：「宋老太爺，昨晚是怎麼樣會被凶手打死的？你能說得明白嗎？」步青道：「可以記得是在十點左右，我的表哥他拿了一枝洋燭打樓上下來，親自檢點門戶，當他走到菊花軒門口，被凶用手用鐵錘打倒，可憐我的表哥頓時就斷了氣。」文劍道：「你的表嫂呢？」步青道：「她在樓上房裏。」文劍道：「請你表嫂下來談一談。」步青道：「很對不起，我的表嫂因為傷心過度，不能見客，諒長，你有什麼話儘管問我，可不必去發動他吧。」文劍把臉一沉，正式道：「平先生，你老實說是那一個首先發見你表哥的屍首？」步青道：「是我……我第一個發見的，菊花軒就是表哥的。」

書房我是睡在菊花軒對門有什麼響聲，當然是比較聽得清楚些……」文釗道：「發生命案的時候，你有睡了嗎？」步青道：「沒有睡着，當我表哥被害的時候，只聽得菊花軒裏哎呀呀響聲，又聽得嘩咚一聲，我知道不對，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忙奔到菊花軒裏，那時候我的表哥已經死了，臉上血肉模糊，看不清楚。他身上的衣服到沒有什麼血跡，他最心愛的結婚戒子也沒有離開手上……」忽然平步青臉色大變，眼珠直呆着望在窗外，渾身有些抖動，那慘然地神態，令人見了真有些莫明其妙。這……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家的目光全都送到窗外，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一個怪面人，猙獰着可怕的脸，睜珠骨溜溜的轉着，張開了血盆大口，露出一種最駭人的笑容，胆小的平步青叫了一聲哎呀，身子往後一仰，人就倒了下去。這突然的情形，使大家都呆住了，不知怎樣才好。

## 第八章 破皮鞋是可以證明誰是凶手

▲媚來服去顯係姦情桂寶做了一次紅娘

▲河裏撈起無頭屍到是一段笑話

這怪面人到真是一個討厭東西，到東看見，到西也是看見，從前一提起秘密客，就令人驚奇，神出鬼沒，無不稱其怪傑，而現在出了這怪面人，本事比秘密客還要大，這樣一個魔鬼在社會上搗亂，將來不幸的事，一定不斷地相繼產生，看他專門喜歡同滕探長搗蛋，說不定是鐵胆團派出來的，張標看得冒火道：『媽的！這魔鬼專門同我們搗蛋，讓我去抓他……』說着就要跳窗，可是他是大塊頭，肥大的身子，怎麼能跳得出去，祇好爬出去，滕探長恐怕張標不是怪面人對手，忙跳窗出去，在花園裏忙亂了一陣，找來找去，沒有什麼怪面人，真奇怪得什麼似的，滕探長回到菊花軒時，平青青已漸漸蘇醒，只見他顫聲道：『可怕啊！』文釗叫張標幫着將步青扶起，林巡官道：『平先生，你稍微靜一靜，剛才你說的話，還沒有完呐！』步青點頭道：『是的！』文釗道：『平先生，你發覺你的表哥被人所害，那時候你是怎樣主張？』步青道：『我祇好把全家人叫醒了！』文釗道：『是誰第一個下樓？』步青道：『桂寶……』文釗詫異道：『桂寶是誰？』步青道：『桂寶就是我表嫂陪嫁過來的丫頭。』文釗道：『你的表嫂見了』

你表哥被人所害，一定是很傷心的。」步青搖首道：「我的表嫂沒有見着屍首。」文釗道：「她爲什麼不肯看一看她丈夫的屍首？」步青道：「表嫂走到菊花軒門口，桂寶攔住她，不讓她進去，這也是桂寶的好意，因爲他們夫妻太恩愛了，如果讓她見到表哥死得這樣慘，說不定會鬧出兩條人命來。」文釗點頭道：「嗯，這也是理由，那末以後怎麼樣？」步青道：「表嫂哭了一會，桂寶就把他勸上了樓去。」文釗突然想起道：「平先生你的表哥向來有什麼仇人嗎？」步青搖頭道：「不知道……」文釗道：「你的表嫂也許會知道。」步青堅決地說：「我想她也不會知道。」文釗踱着步子自語道：「奇怪，這凶手是從那兒來的？」步青跟在文釗後面說：「我想這一定是白天混進來的。」文釗立定脚步，問道：「何以見得？」步青道：「在晚上我們這兒吊橋是要掛起的，假如凶手是晚上來，那勢必至於要游水……」文釗道：「昨天發生命案之後，你可曾仔細研究，有留下水漬嗎？」步青搖手道：「沒有。」文釗道：「你一聽響聲……」步青接口道：「我聽見響聲就趕出來。」文釗道：「那末你一定看見兇手的後影？」步青點頭道：「是的，我看見凶手跳窗出去的，至於什麼樣人，可沒有看清楚，探長你是富於經驗的大偵探，如果讓你發見了足印，一定會明白了許多。」文釗抽了一會雪茄，讓腦筋清醒了一下，自語道：「疑問是太多了，比方說他是白天來的，晚上行了凶之後，不過橋，當然是游水過去，剛才我來的時候……」

隄岸上並沒有什麼水漬……『向林精忠』林巡官你說奇怪不奇怪？』林巡官點頭道：『是啊！真太奇怪了！』滕文釗又向步青問道：『平先生！你有見過剛才那樣的怪面人嗎？』步青想了一想，欣然道：『見過的，是前天早上，家裏傭人說有一個怪面人，站在對面隄岸上，向我們這兒張望……』張標插嘴道：『你們就應該去抓……』步青道：『是啊！我們是去抓的……』張標道：『有抓住嗎？』步青搖頭道：『等我們走過吊橋，怪面人已不知去向了！』張標睜大了眼珠，高聲道：『明白了！凶手一定是怪面人，這……是錯……不了的，快快我……我們去……』說着往外走，滕文釗將他一把拉住道：『張標！你的老毛病又來啦！剛才小火輪上鬧的事情，你又忘啦！』張標把臉一紅，身子一幌，做了個鬼臉，囁道：『那末我……們去……看屍首，總……可以的！』文釗道：『這話到也對！』向步青道：『你可以陪我們去看看死首嗎？』步青點了一點頭，就在前面引路，走過穿堂，不多一會兒，就到了菊花軒裏，滕探長覺得這間書房真可愛極了，地方又大，佈置又精緻，擺式完全是仿古，看上去真是富麗堂皇，十分壯觀。宋老太爺的屍首，就是進門的門邊，頭向外，脚朝裏，步青不是說他拿了洋燭下樓來查看門戶嗎？慘然地那半枝洋燭，已離開了燭台，跌落在屍身右手面，還有一個鉄錘，大約有一尺多長，也在屍首旁邊，張標突然大聲叫道：『啊！有……新發見！』文釗驚問道：『什麼新發見？』張標指地上鐵錘道：『這



……不是新發見嗎？」文釗向他瞪了一眼，發狠道：「你少要活見鬼吧！」張標不服的說：「這……鐵鎚……明明是……凶手留下的凶器……還不能算……是新……發見……」步青道：「這鐵鎚是我表哥的，因為要防身，特地定做的。」慘痛地：「唉！想不到，想不到表哥的性命，就送在這防身器上。」林巡官插嘴道：「呃，這就奇怪了，凶手來行凶，難道會不帶兇器嗎？」滕文釗一本正經地研究被害的情形，宋老太爺是穿的浴衣，臂上還有一個錢大的鐵鎚頭火烙印，可是不十分清楚，這就使他很詫異地向步青問道：「令表兄是一個上等人，怎麼會肩上也有這樣不高尚的刺花？」步青道：「不瞞探長說，我的表哥，從前因為某種問題不能解決，逼得沒有辦法，就加入鐵胆團。」張標大聲叫道：「啊！鐵膽團？」文釗向張標瞪眼道：「鎮靜一點兒。」張標把頭一縮，再也不敢多響。滕文釗仍就研究被害的情形，宋老爺臉是看不清楚了，因為血肉模糊，情形是十分悽慘，最有趣的，嘴唇底下貼了一張小小膏藥，這就不明白地問道：「平先生，你表哥嘴唇底下貼了這張膏藥是什麼意思？」步青想了一想道：「唔！這是前幾天，我表哥剃鬚子而碰破了皮。」滕探長點了一點頭，也不說什麼，慢慢走到窗口，據平步青說，凶手是跳窗出去的，這當然會留下足印，對於偵探常識，足印也是最重要部份，不可不加以研究，仔細一看之後，果然看見了兩只皮鞋的腳印，滕文釗欣喜道：「這是很好的發見，凶手跳窗這……」

這就不會錯了。『有趣的張標，在菊花軒裏，老是被滕探長瞪着白眼，他也火了，不在探長面前，到外面去同佣人們談話，大概被他得到了什麼線索，很高興地又到菊花軒對探長道：『叫這兒女主人來談話，我……我已有了把握……』平步青聽到叫這兒女主人，很有些吃驚，忙搖手道：『這……這可以不必。』林巡官奮勇道：『我來去。』說着帶了二名警察匆匆登樓，平步青要阻攔事實是不可能。一會兒宋夫人請來了，桂寶了環也跟在後面。滕探長是最能體諒女人的，恐怕宋夫人見了丈夫屍首要悲慟，拿起桌上的檯布，往屍首上一蓋，不見那血肉模糊可怕的臉，至少是可以減少悲痛。宋夫人白蒼着臉，向大家見禮，滕探長開口道：『宋夫人，你的丈夫死得這樣悽慘，不知有什麼感想嗎？』宋夫人流淚道：『這件事請你問我們表弟，因為他比我知道得更詳細。』文釗道：『宋夫人有一個問題是很值得討論的。』宋夫人問道：『是什麼問題？』文釗道：『你們是恩愛夫妻，這一次宋老太爺被害，死得委實太慘，我相信，這當然值得你最傷心的事，怎麼你被平先生一勸，就會上樓去……』宋夫人不說道：『你是誰？』文釗坦然道：『我是政治部密探長滕文釗。』宋夫人和善道：『唔，原來是探長，失敬！失敬！』在這當兒，有一個警察進來報道：『文秘書來了！』文釗高興道：『好極了！快請他進來。』警察應了一聲，忙將文月華請了進來，滕文釗迎上前笑道：『文小姐，你怎麼也來啦！』月華道：『請你到外

面花園裏，我有要緊話同你談……」文釗欣然道：「可以可以！」跟在月華後面，到花園裏去商量要緊問題了。張標見膝探長不在菊花軒裏，這就可以大發其威，施行一下職權，愧動着身子，惡狠狠的走到平步青面前，點頭敲腦，痴笑一陣，搖搖擺擺又走到宋夫人面前，嘻嘻癡笑一陣，這種奇怪神情，真弄不清楚他是玩的什麼把戲。宋夫人是個直性子，忍不住地問道：「你是什麼人？」張標將大肚子一挺，胸膛一拍，驕傲地說：「什……麼？副……探長張……標你……都不……認識嗎？」宋夫人道：「我看慣你這奇怪的神氣。」張標發怒道：「我……勸你還……是說……出來的好……人……要……痛快……」宋夫人大怒道：「啊！你放什麼屁，說話不要太不負責任，別這樣血口噴人！」張標怒道：「事情……已經明……白了，用……不着抵賴，明……明是你們幹的。」桂寶上前怒道：「副探長，請你說話客氣一點兒，你知道我們太太是誰？老實告訴你，他就是南京督辦夫人的妹子……」宋夫人將桂寶一拉道：「這種粗人同他說幹什麼？」張標是一個有勇無謀，胆子極小，聽說宋夫人是督辦夫人妹子，心想這禍可撞大了，老虎頭上拍蒼蠅，豈不是自討無趣，忙推下笑臉，向桂寶道：「好……妙……親……子……妙……多……謝你的指教。」向宋夫人作揖道：「宋……夫人，請你多……多原諒，有……眼不識泰山還……要請你暫息雷霆之怒，我……我是一個粗漢不……識時務，哈！所以人家都……叫我莽……」

張飛夫……人宋……夫人算我……放……屁。」說着連打了自己幾下耳光，這樣反使宋夫人有些過意不去，笑道：「張探長，你何必這樣，你能辦得好公事，我當然是很佩服，不過不能瞎冤狂人的。」張標諾諾連聲：「是是。」了頭桂寶真是一個活潑令人可愛的小冤家，處處地方能善於應變，她知道主母內心苦悶，搗了一把手巾讓主母擦一擦臉，聰明地又去斟了一杯參湯，送到宋夫人嘴邊，笑道：「我的好太太，你受驚啦，喝一口參湯吧。」宋夫人湊着就呷了二口，說了一聲：「不要了。」她就向屍體一邊走，很傷心地就哭了起來……平步青怕表嫂哭壞了身體，忙上前勸道：「表嫂，你身體不好，就別傷心了。」說着用手扶着宋夫人在靠窗地方坐了下來，桂寶又斟來了一杯參湯，送到步青面前，微笑道：「歲老爺可累了你啦，你也喝口參湯吧。」平步青很感激地，接過參湯，就一飲而盡，桂寶將杯放妥以後，向步青笑道：「表老爺，你太辛苦了，昨天到今天，你還沒有好好睡，依我說，你就息一會兒吧。」向宋夫人瞟了一眼，多情地：「唉，可憐！老太爺這樣的慘死，真是想不到，拋下我們太太，將來還不是靠你照顧嗎？」步青道：「桂寶，快去侍候你的太太吧，她身體不好，別讓她太痛苦啦。」桂寶笑了一笑，就去同太太說話了，這神情，真帶着些肉麻，張標在旁看得肚子有些發脹，要不是有真情，決做不出這神秘舉動，宋夫人是背褲夫人妹子，因權威壓迫之下，終於使張標不敢逞強，好得這時，張探長與文秘書已走

了進來，滕探長的神氣和起先覺有兩樣，這當然是和文秘書計議了一個妥善辦法，有把握地向步青道：『平先生，我想倒你房裏去看看。』步青道：『這當然可以，就在對面……』說時，前面引路，將滕探長招待到房裏，細細查看，床底下有一雙破皮鞋，滕探長拿了就走，到了菊花軒裏，滕探長對張標鄭重道：『兇手足印，你拿這皮鞋去比一比看。』張標應了一聲，是拿了皮鞋在窗口與兇手足印一比，大小完全一樣，張標大喜道：『探長是……是兇手穿……的皮鞋……』滕探長、文秘書也仔細研究過的，確是凶手穿這皮鞋走過的足印，有了這真憑實據，宋老太爺被害，這案子就易於解決了，菊花軒裏無論主人僕人都呆得氣也透不上來，這是平步青的皮鞋，難道平步青是殺人的兇犯嗎？張標怪睜圓眼，走到步青面前，冷笑不停，在這樣窘迫之下，步青臉色大變，紅一陣白一陣，是無法再能鎮靜，滕探長見宋夫人臉色，可是也變了，死灰得沒有一點兒血色，身子也有些發顫，彷彿罪犯殺頭一樣的恐怖，着文釗向步青道：『平先生，令表兄跟令表嫂，對待你怎麼樣？』步青顫聲道：『非常好。』文釗道：『既待你好，你為什麼要害他？』步青搖頭道：『我……我沒有害他……』文釗厲聲道：『你還是說老實話。』步青大驚道：『探……長……這……是人命關天，到……不是兒戲的。我……決不會做……這種事。』宋夫人忿怒道：『探長，你別冤枉好人。』滕文釗眼神注視宋夫人臉上，冷笑道：『宋夫人，難道你不希望』

同你的丈夫報仇嗎？」桂寶插嘴道：「我可以性命担保，表老爺決不會做這種事，因為他是一個老實人。」文釗向月華道：「文秘書請你做一個證人……」月華點頭道：「這當然可以……」文釗高聲道：「諸位聽我發表意見，宋老太爺被殺一案，我已有些明白，將我所猜想的一切，說出來大家討論討論。」張標拍手道：「好好大……大家請聽……」文釗正式道：「諸位這一樁案子，對於怪面人是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的，至於他為什麼到這兒來兩次，這也許別有用意，是什麼用意呢？我們當然不會知道的，要說是外來的賊人，不管是搶東西，或者找仇人，他們不來便罷，如果來，殺人還會不帶凶器嗎？據我眼光看起來，凶手一定是自己人，這決不會錯的，剛才據平先生說，昨天晚上他正要睡覺的時候，突然聽到這屋子裏有響聲，假如說是外來的賊人，他是決不敢向後面逃走，因為後面是沒有去路，要是不逃走的話，躲在這宋莊裏，總不會等我們來捉他……諸位，凶手既不是向後面逃走，那勢必至於要逃前門，可是深夜的時候，前門吊橋已高高掛起，如果要逃走到對岸，就免不了游水過去，我來的時候，岸隄上已細細看過，並沒有水漬，凶手除了會跳……會飛……那就休想逃出這宋莊……」張標奮然道：「事……實證明，平步青是……凶手……」步青渾身戰抖，哀告道：「探長，探長我……我委實是冤枉的。」文釗冷笑道：「不會冤枉你，事實存在，無論如何是脫不了你的罪名，平先生你的手段不

錯做事也遇到『步青慘然道：「天啦天啦！這怎麼弄到我的頭上來了？」』文釗道：『剛才我們要直接同宋夫人談話，你阻攔着不許，這自然是恐怕雙方話不對頭，漏了洞，把事情弄僵，呢？萬想不到結果還是讓你失敗了。』張樛取出手銬，向步青訕笑道：『對不起，請你戴上。』宋夫人把手一揚，高聲道：『慢不能這樣野蠻的。』滕文釗向宋夫人道：『你不想替丈夫報仇，可是我們要替地方上除害。』宋夫人忿忿道：『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做，我祇好打電報到南京，由督辦處置……』文釗爽然道：『那隨你，我們是奉公辦案，公事公辦，督辦也決不能反對我們擒捉凶犯，況且我們與平先生素不相識，根本就沒有私仇。』宋夫人道：『凶犯……凶犯……有什麼憑據？』文月華向宋夫人笑道：『詩夫人不妨發表你們隱情……』宋夫人詫異道：『什麼隱情？』月華道：『夫人是一位很識大體的，何必推為不知道。』宋老太爺肯幫助督辦，這是人人所感激的事，你想我們也不會那麼傻，同府上做起對來。』宋夫人道：『你貴姓？』月華忙道：『我叫文月華……』宋夫人欣喜道：『唔，原來是文秘書，失敬失敬，我的姊姊常說起你，說你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奇女子。』月華笑道：『唔，那真是不敢當了。』宋夫人道：『滕先生做事也太魯莽了，根據了一雙破皮鞋，就斷定人家是凶手，這不像是個有經驗的偵探家。』月華道：『宋夫人，我請問你，外面的河，有多少深？』宋夫人想了一想道：『大概三四尺深吧。』文月華點了一

點頭，在滕探長耳邊細語了一番，滕探長大喜道：『好！真是好主意！』向林巡官道：『你派幾個人到河裏去撈屍首。』宋夫人忙阻住道：『不必多此一舉，我們已經打撈過了。』文月華道：『可有什麼發見？』宋夫人搖頭道：『沒有！』文劍道：『既沒有，我們就來麻煩一次。』張標高興道：『我來去撈……』說着，幌動身子往外就走，到了花園裏，沿着河邊，四面察看，他忽然想到，如果凶手死了，這屍體決不會扔在前面，那祇有到屋後面去打撈，幾個飯桶警察，拿了竹桿，在河邊打得水花四濺，看得張標火起，這樣就能撈起屍首嗎？到底張標有種，脫去外衣，撲咚向河裏一跳……立時就沉到水底去，慢慢又浮上來，很有趣，做出好幾種不同的玩藝兒，須臾，由水底裏拖起了一樣東西，好像是一具屍體，大家鼓掌道：『哈！張探長真有本領，這一次是功勞不小，』有趣的張標，肥臉上就同飛了金一般，得意的神情，真不容易形容，這時，屍體已浮在水面上，清楚地看出是一具無頭屍，大家鼓噪道：『啊！原來是一個無頭索。』張標突然高聲道：『你們鬧什麼？』警察們高聲道：『慶賀副探長的成功……』張標憤恨道：『屍體的慶賀，你們看……這……這是什麼？』說着，將屍體提在手裏，大家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套西裝，襯衫鞋襪都全的，因為在水裏浸的時候太多，所以脹得像個人形，這套西裝本來用磚頭繫沉在河底，張標游上了岸，衣裳也拖了上來，文劍向張標道：『你不要失望，有了這衣裳，屍首當然也有着落。』張標道：



『那……末我……再去撈屍。』月華道：『副探長！不要再辛苦了！河裏是不會有屍首的。』文釗詫異道：『何以見得？』月華把手一指，笑道：『不是在菊花軒裏嗎？』張標失驚道：『啊那……』月華道：『副探長，你再辛苦一次，到河裏去找找，可有殺人的凶器……』張標應了一聲好，往水裏一跳，水花一現，人已到水底去工作。月華向探長笑道：『真佩服副探長水性真好極了。』文釗道：『這就是他的特長。』十分鐘之後，張標已在水底找到一枝三寸勃郎林，這可讓大家得到一個極大滿意，搦起勝利旗，到菊花軒開談判了，文月華叫張標拿濕西裝與手鎗給平步青看，真奇怪，步青見了這東西，嘴唇都發顫，氣也短促，只見他慘白臉，嘴裏這……說不出話來，文月華回他冷笑道：『還有什麼話說嗎？』走到宋夫人面前，鄭重道：『請你聽我的報告……』宋夫人到了這時，有嘴也不能說話了！

(著 鑑 昌 李)

● 版 出 經 已 ●

● 說 小 篇 長 ●

● 著 名 大 五 ●

(說 小 險 冒 探 偵)

( 客 密 秘 )

社會哀情小說 ↑

↓ 苦 海 情 淚

社會奇情小說 ↑

↓ 舞 女 豔 史

(說 小 情 愛 探 偵)

( 人 夫 白 )

● 書 購 話 電 ●

● 九 九 〇 六 三 ●

( 版 出 日 不 )

錄 影 幻 燈 孤

## 第九章 勇敢的張標水戰怪面人

▲黑夜探險勝文劍大戰黑衣人

▲好厲害的機關衛警長命不該絕

宋老太爺被殺，是啦！否啦！還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總是一件太離奇而複雜的案子，文月華是一個聰明絕頂小姐，對於本案，她已有十分把握，現在就是她發表意見時候了，大家目光，完全集總在她粉臉上，只見她帶着勝利喜色，向大家發話道：『諸位！關於宋老太爺被殺一案，現在很可以做一個結束，據我看起來，一定是兇手來行刺，結果，他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自己送了性命，這西裝手槍就是凶手的，不過這戲法是變得很巧妙哈！宋夫人對於我這猜想，可還對嗎？』宋夫人顫聲道：『我……我不懂你的話……』月華冷笑道：『宋夫人！事到如今，也就別推託了！』宋夫人發怒道：『你拿證據出來說話……』月華點頭道：『可以……』她把身子一彎，揭去屍首臉上膏藥，向宋夫人冷笑道：『這可以算是證據嗎？照你們說，宋老太爺因為修面不小心，而剝開了，現在我把膏藥揭去，你們看，有傷痕！』宋夫人全身發顫，臉是更慘白，慢慢往後退，話是一句也說不出，月華有把握地又高聲道：『用不着廢話，事情都已明白，昨天晚上，凶手到這兒來，目的，是來行刺宋老太爺，結果，是失敗了，反被宋』

老太爺用鐵錘將他打死，不錯，平先生是第一個看見，老太爺本來想去報官，很久，很久，不見傭人下樓，因此就改變了方針，一見凶手臂上也有鐵鐮頭火烙印，並且，凶手已打得血肉模糊，到不知是誰想的妙計，居然來一個李代桃蓋，老太爺浴衣以及衫褲，就讓凶手穿着起來，結婚戒也同他戴上，這樣一番做作，玩藝兒都很不錯，至於凶手西裝還有手鎗，老太爺都往河裏一扔，總以為事情做得很是乾淨，萬無一失，哈想不到嘴邊這小膏藥，到成了極大漏洞，要不是細心人，是決看不出來的，平先生教你一個乖罷，活人割開創口，與死人割開創口，大有研究必要……「這一番話說得是多麼有力量，不要說宋夫人平步青佩服，就是滕探長也是五體投地，林巡官聽得呆了，心想世界上有這樣奇女子，那我們男子，真要多說幾聲慚愧了，這時……胆大的怪面人又出現了，在窗外向裏張望，滕文釗見了大為冒火，拾起鐵錘就要跳窗出去，宋夫人突口而出叫道：「啊這是我們老太爺……」呀怪面人是宋老太爺，這就使人大為驚奇了，霎時怪面人不見了，滕文釗追了一陣，很失望地回到菊花軒，話沒有出口，突然起了一陣響亮脚步声，大家以為怪面人又來了，回頭一看，原來是衛警長同陳屏風，大概是走得太太快吧，喘吁不停，見了滕文釗，如同得了寶貝，話也不說，拉了就走，文釗道：「喂喂警長是怎麼一回事？」衛警長帶走帶說：「出了亂子了，快走快走。」文釗道：「是什麼亂子？」衛警長道：「你叫屏風說，我……」

真有點兒喘不過氣來。『文月華向屏風道：』陳先生，還是你說罷。』屏風道：『剛才警長同我，還有車法科長王先生，一塊兒到此地，走在吊橋上，迎面就遇見了怪面人……』衛警長接口道：『那怪面人真有本事，三拳二腳就將王科長打得半死。』文釗道：『警長來，難道不帶衛隊嗎？』衛道雲發恨道：『咳！那些個飯桶，都是死人，見了怪面人，一個個逃命都來不及，還有誰敢去抵抗。』談談說說，已走到離開吊橋不遠，陳屏風首先看見，嚷道：『啊！怪面人！』張標冒冒失失地問道：『在那兒？在那兒？』屏風道：『在吊橋上……』大家一看，果然怪面人在吊橋上，顯露出得意神氣，文秘書、衛警長也同時驚叫起來，叫得怪面人大光其火，只見他怒吼一聲，直向衛警長、文秘書身上撲去，嚇得文秘書、衛警長沒命奔逃。陳屏風要保護上司，也就跟着逃去，走過吊橋，前面有座古墓，三人就往古墓裏一躲……張標居然同面人打了起來，滕探長要想活捉怪面人，所以不願開鎗，一見張標被怪面人打倒了，他就高聲叫道：『怪怪面人別逃……讓我來同你較量。』說着，奮勇上前，與怪面人決鬥，張標爬起來幫助探長，幾個衛隊警察圍圍將怪面人圍在中間，怪面人一想，孤不敵衆，還是逃罷。滕文釗眼見怪面人逃去，心裏大爲失望，活捉不行，祇有開鎗，砰……對着怪面人……就放了幾鎗，有趣的怪面人，身子真靈活，不等你鎗子兒開到，他已撲咚向河裏一跳，水花一現，不見了，張標自以爲水性好，準備與怪面人水戰一場，他也

嘆咚往河裏一跳，沉到水底去找怪面人，一會兒工夫，怪面人已游到河中間，滕文釗看得清楚，忙開了一鎗，這時聽到張標大叫一聲，哎呀不好，胖身子被怪面人拖到水底去了，滕文釗對於水裏功夫，並不見高妙，不敢下水救張標，祇好站在吊橋上乾着急，至於那些衛隊警士，看熱鬧都是拿手要他們下水，那等於叫他們去自殺，河裏突然起了變化，怪面人同張標已由水底打到水面上來，這一場交戰足以驚人，張標那兒是怪面人對手，半打得淌在水面上，動顛不得，滕文釗向大家嚷道：『副探長已不行了，你們那一個下水救他！』喊了半天，沒有人敢出來承認，後來還是宋家備人奮勇下水，把張標救了上，滕探長吩咐衛隊將張標抬到屋子裏，暫時休養，一方面去看王科長，不幸已斷了氣，在王科長身上留下一張名片，拿起一看，上面印着怪面人反面寫着鉛筆字，上面寫：『此人作惡多端，行私舞弊，陷害良民，處他死刑，為地方除害。』文釗歎了一口氣，向衛隊們道：『去找警長！』說着急急忙忙過了吊橋，向古墓裏一看，什麼人也沒有，這就使文釗大大吃驚，再看地上有一張字條，認不出是誰寫的，上面寫：『請注意，這兒相近有鐵胆機關，屏風與警長還有文秘書都被他們綁去，快到三林塘榨油機器廠救人：晚了性命不保……』文釗說了一句：『好快去……』點了二名魁梧警察同偵探，其餘叫他們料理王科長屍首，照應張副探長，林巡官在宋莊監視平步青，當然不能離開……滕探長走了有三

里多路到了一個荒僻地方所看見的荒田墳墓房子是不大易於見到。滕探長把脚步站定不走了，因為肚子餓得發痛，怪是也難怪。早上出來，直到現在已快五點，還沒有吃什麼東西，怎叫胃虫不生氣。這地方又沒有人家請教到那兒去找東西吃。吶，有一個警察突然嚷道：『探長，有人追我們了！』滕文劍吃了一驚，以為是怪面人追來，回轉身一看，認識的龔大人身邊的陳副官，忙笑迎道：『陳副官，你怎麼趕得來？』陳副官道：『我是奉了龔大人命令，特地來找你。』文劍詫異道：『做什麼？』陳副官道：『鎮守使已經知道軍用地圖不見了，就是南京鄭督辦也知道了。今天派了江參謀長帶了副圖到上海，在下火車時候，來了一個賊，把江參謀長皮包搶了去，一張軍用副地圖就是在那皮包裹裏。探長，你想這問題可大不大？』文劍聽了這報告，起先臉色大變，後來又轉了和平，向陳副官道：『要緊，還不要緊，正圖都遺失了，這張副圖得去有什麼用吶？』陳副官道：『探長，你快去見龔大人罷。』文劍道：『這時候不行，因為衛警長、陳屏風、文秘書都失蹤啦！我得想辦法去救他們。』陳副官驚訝道：『哎呀，這是誰幹的？』文劍道：『當然是鐵胆團啦。』陳副官發狠道：『咳，可惡的鐵胆團。』文劍道：『陳副官，你先回去對龔大人說，我要去救警長……』他不等陳副官答覆，帶了警察探員，就自願走了，到了一個地方，是什麼地方？真的莫明其妙。滕探長取去袖珍地圖，查看了一番，還是一竅不通。『山東饅頭脆麻花嘗嘗又』

白又嫩又香又甜的大饅頭。一個山東老鄉攜着竹籃遠遠的叫喊過來。大家都在餓腸鞭轆的當兒。這山東大饅頭一樣也是名貴食品。狼吞虎嚥。大家裝足了肚子。心裏着實舒暢不少。滕文釗向山東人問道：「喂，老鄉，這兒有個榨油機器廠。」山東人道：「不錯，你退回去半里路拐個灣兒，就到了。」先生那個機器廠是最近換的東家，門面也改了個樣子。」文釗道：「老鄉，我們不認識，勞你駕陪我們走一趟。」山東人欣然道：「可以請你們跟我來。」說着，高高興興地在前面引路，不多一會兒已經到了門面，已改成了一個教堂樣子，在三林塘地方，祇有這地方做匪人機關是最適當，所以滕探長斷定這是鐵胆團分機關，山東人道：「先生，這就是榨油機器廠改的……」滕文釗摸出一元票子塞在山東人手裏，笑道：「這就給了你。」山東人大喜，這是意外收入，嘻開了嘴，說了四五次謝謝，才搖着牙子走了。這時天已大黑，伸手不見五指，文釗叫警察探員先埋伏起來，自己在教堂四週看看路線，覺得後門到容易對付，馬上下手，以破壞工作將後門撬開，輕輕走到裏面，死一般的寂靜，不看見燈，也聽不到響聲。一個很大院子，有不少樹林，微微風吹得樹枝搖擺，真有點像吊死鬼在那兒顯魂，最奇怪的，屋子裏門都沒有鎖上，非常順利地讓探長走進幾間廳堂，可是並沒有遇到一樣擺式，這自然是一間空房子。文釗自語道：「哈，鬼也沒有。」這大概說得響了一點，牆角裏有人跳出來罵道：「狗養的，你在說

什麼。文劍這就吃驚不小。漆黑的屋子裏，只見說話不看見有人，知道危險就在眼前了。可是也不是怕的事，不到虎穴，焉得虎子。事在危急也，祇有見機行事。站住，腳緊着神，看看是怎樣的變化。來了，來了一樣東西飛過來了。文劍眼快，把身子一伏，就躲過了。只聽得那東西是打到牆上去了。好危險呀！真是打着了，真是性命交關。牆角裏有人狂笑道：「哈哈，朋友，你的胆子真不小，這是你來的地方嗎？由後門，我就跟你這兒啦。」文劍把身子一挺，奮勇道：「不許動，動一動，我就開鎗。」躲在牆角裏那隊伙人哈哈大笑道：「哈哈，小子，別在這兒嚇小孩子了。開鎗……老子等着你開鎗，哈，我斷定你沒有辦法打着我……」文劍道：「別嘴兒，你有本事，走出來，咱們較量較量，睜着說話，沒有什麼好漢。」滕文劍以為這樣一來，可以嚇退他，其實他也是一個硬漢，到不肯示弱與你，說了一句：「好看你顏色。」由牆角裏就閃了出來。這時滕文劍看出來了一個黑衣人，打牆角裏閃出，這是千鈞一髮之際，不能客氣。一客氣，性命就不保。滕文劍抱定先下手為強，以手鎗對着黑衣人砰……就放了一鎗，只聽見黑衣人說了一聲，好像伙身子忙伏了下來。滕文劍要開第二槍時候，黑衣人就地一滾，跳起身，舉起飛腿，就把滕文劍手鎗踢去，真有種玩藝兒，不錯，兩個人都有武藝，拳打腳踢，各顯本領，許久許久，不分勝敗。滕文劍打得火星直冒，鼓足勇氣，身子一低，一脚踢出去，湊巧踢在黑衣人下身，這一下子可厲害了，黑衣



人站立不住，吸呀一聲就倒了下去。滕文釗拾起手槍，……就將黑衣人打死，好得抵有一個黑衣。否則滕文釗真對付不了，現在總算把第一難關逃過，再往裏走，好像到了一間廂房後面，仔細一看，上面有個樓門，找不到樓梯，這大概是怕有人上去，故意把樓梯拆掉，可是這還容易對付，樓板不高，滕文釗有輕身術，自然是輕而易舉就可登樓，只見他身子一挺，往上一蹶，雙手攀住樓板，一個鷄子翻身，他已到了樓上。在樓上還是沒有人，沒有東西，無論怎樣膽大的人，到這時候總不免膽戰心寒，覺得十分恐怖，走走再向前走……看見前面有一間屋子，打裏面透出燈光，猜想裏面一定有人，文釗走到門邊，側耳靜聽，果然聽出有人說話，說什麼呢？只聽見一個男人聲音歎息道：「唉，完了，完了，等死了，想不到我姓衛的會這樣結果……」滕文釗已聽出這是衛道雲聲音，忙在門上咚咚敲了兩下，裏面道雲問道：「誰是來送我命嗎？」文釗低聲道：「道雲，不要怕，我是滕文釗，是來救你的。」道雲欣然道：「呃，我的天啦，救星到了。」文釗推門道：「你裏面可以開門嗎？」道雲說：「不能，不能。」文釗道：「不要緊，我有辦法。」說時取出一把鋼刀，搥了許多時候，才算把扇門弄開了，這是非常高興的事，滕文釗走到裏面，不想那扇門，……自動就關上了，滕文釗忙去拉，無論怎樣用力，別想再拉得開，文釗驚駭道：「道雲，這是怎麼一回事？」道雲仔細在門上察看一會，恍然大悟道：「探長，這沒有什麼奇怪，剛才你用鋼刀搥

門，雖然被你弄開了門，但是沒有損壞司別林彈簧鎖，所以等你走進屋子，砰……它仍就將門鎖上了。

文到點頭道：『一定是這意思。』說起這間屋子，真小得要命，如果有六個人，一定是客滿，地板上點了一枝洋燭，別的什麼都沒有。文到道：『警長陳前風，文秘書不是同你一塊兒走的嗎？』道雲慘然道：『我是被匪人綁到這兒，至於他們我也顧不到了。』文到道：『匪人可曾對你說什麼話？』道雲想了

一想道：『好像說了一句你在這兒住幾天……』咯咯……門外起了腳步聲，文到忙到門邊靜聽，聽到門外有人說道：『有趣有趣！手段高妙的滕文到也來送死了！』另一個人笑道：『哈！這到便宜了衛道雲，到鬼門關去有了同伴了。』最可怕的就是聽到有人高聲叫道：『開機關呀！送他們鬼門關去……』

果然……起了一陣軋……響聲，滕文到到了這時也慌了，臉上滲白得可憐，對衛警長發呆道：『完了！』衛道雲嚇得魂不附體，狂叫道：『啊！沒有命啦！沒有命啦！』滕文到對外面高聲道：『喂！外面人注意！聽我說幾句話，現在你們要送我們到鬼門關去，話也得要說明，你們是什麼組織，首領是誰，要我們死，也讓我們做個明白鬼，別讓我們做個糊塗……』外面匪人答道：『不要多話，誰有工夫同你麻煩，五分之後，叫你們都變成肉醬……』軋軋……這聲音是更響了，啾奇怪是那兒來的響聲，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天花板裏發出，現在天花板隨着響聲漸漸往下壓了，如果碰到地板，人就變成肉醬，衛道



……好響亮的鎗聲，把個滕文劍驚得跳了起來，在屋子裏如走家之犬狂奔狂叫道：『啊！沒有命啦！沒有命啦！』文月華見這情形，甚爲着急，疾步上前將滕探長一拉，顛聲道：『快伏下來吧！』鎗聲越發碎……響得厲害，衛警長也醒了，文祕書與滕探長在地上不住地打滾，這是躲避鎗彈，而衛警長糊糊間把身子挺了起來，不想在這時，飛來一粒子彈，打在警長腿上，痛得道雲哭道：『不……不好了！我……我受傷了！』文月華把身子一滾，滾到衛警長身邊，果然看見衛警長腿上冒血，好得不在要道，性命不致送掉，文月華真是女中丈夫，醫道也很精明，說時遲，那時快，她撕下一塊旗袍角，急忙就將衛警長傷處紮好，身上還帶了止痛藥，取了一粒，讓警長嚥下，立時就減少了痛苦，須臾也不聽見有鎗聲了。文月華道：『探長，這一定是他們子彈完了，我們快逃吧！』滕探長道：『怕不行吧！外面漆黑的，別中了他們的計……這樣……等天亮了我們走……』文月華道：『這也好，警長已經受了傷，等天亮，我們保護警長出去……』鎗聲是不再聽見了，白光也透到屋子裏……這是走的時候，滕文劍急去開門，不想門已被賊人反鎖，再也別想拉得開，砰……用腳踢，這那兒踢得開，還是用手鎗砰……亂開了一陣，果然門被毀壞，滕探長先到外面轉了一轉，進來向文月華道：『文小姐，你在這兒保護警長，讓我出去查看一番。』文月華點頭道：『你自己小心了，這兒用不着你就心有我……』滕文劍很放心的走到外面仔細一

看，原來這是五上五下房子。昨晚開了一夜，是在西廂房裏，這時都看清楚了，走了好幾個所在，並沒有遇到什麼匪人，到樓上去看看，也是沒有人。西廂房樓上，却可怕極了，一座大鐵板，整個兒壓在地板上，好像一座鉄山，啊！真危險，要不是地板分開，滕文劍衝道雲，定壓爲肉醬，也許是天意，不應該使他們這樣慘死。滕文劍呆了，想了一會，慢慢又走下樓來，偷偷地走到大廳上，只見門關着，從門縫裏往外一看，好像伏着這都堅固的所在，有風火牆，有手搖機關鎗，鎗頭直對着大門，莫說是人，就是飛鳥，也不要能進出。滕探長細看一會後，急忙就將看到情形，說給月華道雲知道。衛道雲大爲驚駭道：『這樣說，我們完了，真要死在這兒嗎？』月華道：『他們把我們綁來，當然不會很簡單的讓我們出去。』文劍忿恨道：『這些賊子也真胆大，怎麼不怕官兵勦滅……』月華道：『鐵胆團本來是亡命之徒，都市裏尚且組織機關，何況這人跡稀少的鄉下呢！』衛道雲發急道：『那祇有在這兒等死……』文劍道：『暫時我們也不必出去，他們也決不敢打進來，可是我肚子餓得路也不能走了。』月華道：『裝肚子到也是要緊問題。』文劍道：『到那兒去找東西吃呢？』月華道：『有辦法，昨天晚上我已見過廚房裏有不少魚肉酒菜。』還有糕餅等。』道雲搖手道：『不能吃，不能吃，酒菜裏一定有毒。』月華道：『如果怕有毒，我們可以找活的吃，如沒有殺的鷄，鴨，鴨。』文劍欣然道：『好，文小姐，我們一塊兒去……』要吃祇有

自己動手，衝道雲是沒有辦法，因為他傷了，走不來路，祇有坐在地板上等吃的。

## 第十章 火燒鐵胆團機關陳屏風死得好慘

▲宋老太爺說他不死的經過

▲文秘書被綁事出華奇

文月華委實能幹，會文會武，還會做燒飯司務，到了廚房裏，看見活鷄，捉來就是一刀，鍋子裏加了些水，先把火燒了起來，那滕文釗他是一員大將，叫他燒飯忙廚房裏事，那真是要了他的命，只見他東撞撞，西碰碰，一會兒把碗打碎了，一會兒把水桶打翻了，鷄還沒有鉗毛，他就往鍋子裏一扔，米剛放下鍋子，他已拿了碗，準備盛飯了，月華搖手笑道：『得啦得啦，你是越幫越忙，還是讓我一個人來吧。』文釗紅着臉，搭訕道：『這……要你費心了。』月華道：『不要客氣，你還是去陪陪警長吧。』文釗道：『你一個人在這兒有胆量嗎？』月華道：『你不要爲我擔憂，我自自有對付辦法。』文釗點頭道：『也好。』他高高興興地走到西廂房裏，對衛警長笑道：『不行，不行，燒飯這玩藝兒不是我們男人所幹的。』衛道雲道：『真不好意思，要文小姐做飯，我們吃。』文釗道：『我們圍困在這兒，也是無法，要解決肚皮也祇有請她辛苦了。』道雲道：『文小姐真是女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昨天我們綁來時候，有幾個匪人真不是她的對手。』文釗道：『是啊，我們能活命，也全靠她相救……』衛警長突然想起道：『呃，不錯，昨

晚我明明記得仗板壓下來，怎麼我們又會逃過這難關？」文劍道：「這問題連我都沒有弄明白。」在二十分鐘之後，文月華已將飯菜拿來了。大家不說話坐在地，就痛痛快快吃將起來，米也好飯也好，腸轆轆時候，吃在肚子裏更覺得飯香菜甜。等到吃飽之後，碗盞摔去，這就開始談話。文劍向月華道：「文小姐，我要聽一聽，昨晚是你救我們的嗎？」月華點頭道：「不錯，昨天他們將我綁來，關在對面廂房裏，起先有個匪徒監視着我，我刺他不防備，就將他打死，急忙逃出來，經過一間屋子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我仔細一聽，才聽出探長與警長是關在西廂房樓上，要開機關將你們壓死，這可把我嚇得魂不附體，恐怕匪人撞見，我就躲到樓下，在這屋子裏打轉，想不出好法子來救你們，而頭頂上……響聲漸漸厲害，我想完了完了，決沒有辦法使你們活命了，不知怎麼一來，我就撞倒了這牆邊花盆架，被我發現了一只機鈕，我也不管是什麼用處，用手去一撒，好玩，樓板就分開了，你們兩就打上面跌了下來，說起來，這也是你們命不該絕。」文劍欣喜道：「啊，文小姐，你真是我們救命大恩人。」衛警長亦喜甚，不想喜字反面是一個悲字，你聽聽旁拍拍……這是什麼玩藝兒，黑烟四起，火光一片，文劍到外面看了一看，忙回轉來，駭然道：「不……不好了，有火，有火。」月華急道：「這……這一定是他們放的火……」文劍急道：「文小姐，我忘了問你，陳屏風你有看見嗎？」月華道：「沒有一。」衛警長道：「我相



信屏風一定是遭着危險了！月華道：『鐵胆園是最恨他，一定不讓他活命。』在後門全是火，走前門，那靠得住吃機關槍，這真叫他們無路可走了，月華發急道：『怎麼辦？怎麼辦？警長有傷又不能走。』道雲哽咽道：『你們快逃吧！這生死關頭，也就別來顧我了，就讓我犧牲了罷。』月華道：『警長！你別說這種話，你這樣一說，反使我們慌得沒有主意了，他們願意犧牲這所房子，難道我們就不能犧牲這條性命嗎？』文劍奮然道：『不錯，就讓我做個先鋒吧！』月華道：『我們走吧！見機行事。』她真痛快，扶着衛警長走出廂房，一看四面火光冲天，要出這匪黨機關，真是比登天還難，如果走南北，那是逃不過機關槍掃射，看來看去，祇有靠東面是條出路，怎麼樣出去吶？祇有打倒圍牆，衝了出去，滕探長也是這個主意，遂向月華道：『文小姐！你照顧着警長，我來去破牆。』說着，鼓起勇氣，用出平生之絕技，奔到牆腳下，抱起一塊大石頭，對準圍牆亂撞，咚咚……果然撞出一個大洞，這時匪徒已經發覺，大開其機關槍，滕文劍一看事情吃驚，忙駝了衛警長往外逃命，真幸運，總算逃出了這虎口，到了外面，不看見文月華，滕文劍失驚道：『哎呀！文小姐不見了！』衛警長含淚道：『要是遭了危險，這怎麼好？』三林塘警察分所所長顧凱聲帶了許多警察趕至，見衛警長已受傷，忙叫胡巡官先保護警長回去醫傷，一方面帶了許多警士與匪人決戰，砰……澎……：匪人拚命搖機關槍，滕文劍要戰勝匪徒，那祇有叫顧所長發命令。

開小鋼炮……嚇騰……嚇啦……一小時之後，匪徒果然失敗，死的死，逃的逃，不多一會兒火也滅了，顧所長在火場裏轉了一轉，回出來找到滕文釗，送上一張名片，慘然道：「此人已死了。」滕文釗將名片放在眼邊一看，陳屏風大驚道：「啊！他已死了！」顧所長點頭道：「上半身已燒成焦餅，這是他西裝褲袋裏檢出來的。」文釗哽咽道：「你陪我去看。」顧所長道：「現在看不見了。」文釗詫異道：「這是什麼緣故？」顧所長道：「我走出之後，那房子就倒下了，湊巧將陳先生身體壓得看不見了。」文釗踉蹌道：「唉！他真不應該死得這樣慘。」顧所長忽然驚叫道：「探長你看，那前面是什麼？」文釗向前面一看，看見了，原來樹林裏有一個怪面人在前面逃，後面有一個紅臉怪人緊緊追，滕文釗心想：「這怪面人到又出世了，在荒野地方是不能再讓他逃走，追上去，砰……對準怪面人就放了一鎗，只見怪面人往地一倒，文釗欣然道：「這可讓我捉住了。」忙奔過去一看，原來打倒在地的是紅臉怪人，滕文釗把腳一蹬道：「咳！我打錯了。」顧所長忙來問道：「有打死嗎？」文釗道：「我要打怪面人，想不到打錯了。」顧所長道：「這不是怪面人嗎？」文釗道：「不是，那怪面人臉是十分可怕的。」紅臉怪人跳起笑道：「難道我的臉還不怕人嗎？」文釗一驚道：「你……你是誰？」紅臉怪人笑道：「連我都不認識嗎？」文釗這才聽出是文月華驚喜道：「你……是文小姐嗎？」月華點頭道：「不錯，看不出是我嗎？」

「文到道：『你臉上完全是紅的，血一時真看不出來。』」月華道：『真危險啊！』文到道：『你怎麼會弄得這樣？』月華道：『當我們逃走的時候，機關槍不是響得很厲害嗎？我沒有辦法出去，就躲在牆角處。一顆大樹旁邊，後來聽到小銅炮聲，知道這是我們救兵到了，匪人衝出來，死了不少。那時我怕被他們撞見，所以就往死人堆裏一鑽，想不到臉上都是血了。』文到道：『你剛才不是追的怪面人嗎？』月華道：『不錯，我逃出匪人機關的時候，那怪面人打我身邊擦過，大概因為看見我是紅臉，他到也有些怕，拚命地就跑了。我就在後面追到要看看，是一個怎麼樣的怪面人，被你碰開了一槍，我怕吃着流彈才伏在地上的。』文到微笑道：『啊，文小姐你真機警極了。』月華笑道：『不見得呢，警長可平安嗎？』文到道：『警長到平安回去了，可是唉，我那好同志陳屏風……』月華驚問道：『屏風怎樣？』文到慘然道：『他已死了。』月華含淚道：『一死了！』文到就將顧所長所見情形說了一遍。月華灑了一些同情淚，眼可惜陳屏風這樣慘死……月華看到自己衣裳紅得就同血衣，遲凝道：『這怎麼能見人，臉上的身上紅的，可有辦法讓我洗個臉，換一身衣服？』顧所長忙討好道：『文小姐不妨請到我所更換衣服洗臉……』文到同情的說：『好，我們走吧。』警察分所離開，並不多遠，大概走了半里多路，就到了。顧所長殷勤招待，把自己太太請出來，伺候文小姐。一方面吩咐開出晚飯，文小姐換了一身玫瑰紅旗。

他襯托出更漂亮了。文劍道：「我們去買壯子餓了，米來不要客氣，隨意坐……」他最痛快向中間一坐，顧太太招待文小姐也坐下。大家果然熟不拘禮，把肚子裝飽。月華道：「我想到宋莊去走一次。」文劍道：「我們已很累了，到宋莊有好幾里路，恐怕走不動吧。」顧所長忙道：「這到容易解決，叫一部小車……」顧太太插嘴道：「怎麼讓你想得起來，探長與文小姐怎麼肯坐這癆病式的小車呢？」文月華忙笑道：「坐小車我以為有趣，從沒有嘗試過，讓我們坐一次，開一開眼界也是值得的事。」文劍道：「月華如此欣然，他當然也高興。」在小車上經過一二小時，已經來到宋莊，因為時候太晚，吊橋已高高掛起。文劍與月華站在岸邊，高聲道：「喂，把吊橋放下來……」僕人在宋莊問道：「什麼人？」文劍道：「我……我是政治部密探長滕文劍……」只聽見宋莊有人說道：「對不起，請等一等……」不多一會兒，吊橋果然放了下來。平步青同一個老傭人出來相迎。文劍道：「張副探長怎麼樣？」步青道：「他很好，剛才還吃了一點晚飯……」不知不覺已經跨進大廳。滕文劍見這廳上真富麗極了，一應傢具完全仿古，要不是壯元府，真不會有這樣闊排場。這時廳上燈光明亮，中間太師椅上坐了位白髮蒼蒼老翁，精神煥發，平步青指那老翁道：「這就是宋老太爺。」文劍與月華聽了這話，真有些文二和尚摸不着腦袋，不知說什麼才好。宋廣湖站起哈哈大笑道：「二位很奇怪，請坐下來，我們細談。」文劍詫異道：

「我真不明白宋老太爺是玩的什麼把戲。」宋廣潮道：「對於這次的命案，讓我老實對你們說。」  
華欣然道：「好極了，請宋老太爺說得詳細些……」宋廣潮道：「我從小就很玩皮，專喜歡耍槍弄棍，十五歲的時候闖下一場大禍，逃到南洋去，在南洋被我得到一座金礦，後來居然讓我發了財了，我回到家鄉，買地造屋，很安靜地享受十多年清福，可惡的瞿錫述，他知道我有錢，幾次三番向我借款，第一次十萬，第二次三十萬，第三次五十萬，逼得我實在沒有辦法，我就一時打錯了主意，加入鐵胆團，靠老乾娘勢力，避免瞿督辦麻煩，後來鄧督辦坐鎮金陵，我又覺得懊悔，不應該加入鐵胆團。」文釗道：「你既然也是鐵胆團會員，那末鐵胆團總機關你一定是知道的。」宋廣潮道：「因為督辦夫人是內人姊姊，老乾娘怕我同她搗蛋，所以一切進行不再讓我，知道在一個月之前，她向我借五十萬，說是改革內部，我沒有答應，後來我到允許鄧督辦借洋一百萬，這當然使她萬分仇恨……五天之前，他給我一封信，是宣判死刑書，這幾天我當然十分注意，用鐵錘做防身器，門戶都是自己巡查，前天晚上，老乾娘真的派了一個黨員，拿着手槍，隱藏在黑幕後面，對準我放鎗，哈也該他倒霉，大概是機關不靈，鎗子兒飛不出來，我到手快脚快，鐵錘打在他頭上，將他腦袋打開，就此死了，當時我叫傭人傭人沒有聽見，而我表弟平步青到來了，幫着我找尋餘黨，找了好多地方，並沒有找到，而看看凶手已打得血肉模糊，這到

是好機會，到不如將他代表了，就算我被害了，使鐵胆圈知道我是死了，以後不再來同我麻煩，想不到文小姐滕探長都是一等聰明人，居然會把這西洋鏡拆穿，哈！真值得欽佩，呢！最有趣的，張副探長他把內人當作鶯鶯，把小丫頭當作紅娘，把我表弟當作張生……」文劍忙陪禮道：「請老太爺原諒，這是們我鹵莽。」不廣潮搖手道：「不怪你們，你們這樣認真辦事，正是人民之福。」月華道：「老太爺你是躲在那兒？」廣潮欣慰道：「我就是怕有人同我搗蛋，所以早已準備了地窖，我就是躲在地窖裏。」文劍道：「有一個怪面人。」廣潮道：「不錯，那就是我……」月華詫異道：「是你？」廣潮得意的說：「地窖裏委實是太髒了，弄了我一臉黑灰，你們咬定內人同步青是有殺人嫌疑，所以我才出來的。」文劍道：「那末打死王科長，與張標水戰是你嗎？」廣潮搖頭道：「不是我，我在窗口站了一站，看你要追出來，我急忙仍就躲到地窖裏。」月華道：「怪面人當然另有一人，而且是一個本領高強的。」廣潮吸了一會雪茄，欣喜道：「這就不錯的了，哈！探長，你把我當一個怪面人，險些兒送了我這條老命。」文劍道：「請老太爺原諒，從前有個秘密客，現在又鬧出一個怪面人，真把我們腦筋都弄昏了，所以一見可怕的臉，就祇當是怪面人。」廣潮道：「哈！剛才張副探長說起來，怪面人真了不得的，有本領。」文劍急問道：「老太爺副探長在那兒？」廣潮道：「因為他受傷，我已經叫傭人服侍他睡了，你們二位

也在這兒消磨一夜，不過地方小一點兒，招待不週，還請多多原諒。」月華笑道：「老太爺真太客氣啦！」文釗道：「請問老太爺那打死的人，還在菊花軒嗎？」廣潮道：「早把他收殮了，呢！我陪你們在我屋子裏來觀參觀。」說着叫平步青幫着招待，在樓上樓下細細參觀，花園裏也轉了一轉，真好，這地方富有詩意，人間少有的樂境，裏裏外外都值得人說一句：「好清雅，好富麗，到了離開人間的所在了！」滕文釗這時到一個地方總是贊上幾句，因為時候太夜深，宋廣潮要睡了，就叫平步青相陪滕文釗，文月華談了一會招待到客室裏過夜。白天他們委實太累了，這時有紅木床大紅袍，樂得舒舒服服睡一夜，身子往床上一躺，枕頭如同吸鐵石，不到五分鐘他們都到了睡鄉，我那最愉快的生活了，一聽睡醒，紅日照到滿窗，文月華先起床，梳洗完畢，在沙發上坐了半小時，滕文釗、張標都醒了，張標不過受了一些硬傷，休養一夜之後，已好多了，能夠走路，大家吃了一些點心，就向宋老太爺辭別而去，經過一番擺渡手續，到了上海，在醫院裏見過衛道雲，說起陳屏風慘死，大家鼻子都酸了，眼淚也就流了，突然有電話聲是江參謀長打來的，他在一品香等候，叫警長探長去吃飯，月華道：「你們去罷，我不去。」文釗道：「這怎麼可以？江參謀長是你老師，他請你吃飯，要不去那就太說不過去了。」月華道：「並不是我怕見老師，實在我是病了。」道雲吃驚道：「文小姐覺得那兒不舒服，找個醫生來看吧。」月華搖手道：「

可以不必要，探長與警長去，要是有什麼特別事情，請探長打一個電話告訴我。」文釗點頭道：「這樣也好。」向道雲說：「你能走嗎？」道雲挺起身說：「爲什麼不能走？我受了一點兒傷，早就好了。」文釗向張標道：「你送文秘書回去。」張標點頭道：「是。」滕文釗與衛道雲坐汽車到一品香，江參謀長已經先在恭候了，見了面互相寒暄幾句，坐下吃咖啡，江文榮突然問道：「月華呢？」文釗道：「因爲她有病不能來。」文榮皺眉道：「到底是一個女孩子，吃不起苦，稍微風浪大了一點兒，她就弄出病來了。」道雲道：「昨天我們在浦東，要不是文小姐，今天也休想見着參謀長了。」文榮道：「這是我知道的，她的思想，武藝，確然不錯。」文釗見西菜已送上了，這就不必客氣，刀叉齊下，一面吃一面問：「參謀長昨天受驚了？」江文榮長嘆道：「唉，真該死，弄手將我帶來，那張副團槍去，要是收不回來，我還有什麼臉回去見督辦……」西崽進來問道：「滕先生聽電話？」文釗站起道：「姓滕的電話嗎？」西崽道：「不錯。」文釗向道雲道：「你陪參謀長談談，我去聽聽電話。」說着跟西崽去聽電話了。江參謀長向道雲道：「聽說警長昨天受了傷？」道雲答道：「是的，被匪人開了一槍，是打在腿上，好得不厲害，經過醫生手術之後，今天已能走路了。」文榮欣慰道：「總算不幸中的大幸。」道雲點頭笑道：「是啊，昨天委實太危險了。」江文榮見文釗進來，那神氣十分難看，猜想定有什麼不易解決的問題而產生，文釗沒有坐



下，已經說出一句：『完了！』道雲驚問道：『什麼事完了？』文釗這時眼圍發紅，淚珠有些運到眼瞳裏，彷彿晴天霹靂，即將大雨傾盆。文榮發急道：『探長！你別讓我們焦急，到底出了什麼事情？』文釗苦痛地呆了半天，方始憤恨道：『文秘書被綁了！』文榮大驚道：『啊！甚麼？我的學生被綁啦？』道雲急道：『也許不確吧？』文釗道：『是她老媽子打來，決錯不了。』文榮道：『她那老媽子有了年紀，說不定會弄錯。』文釗決然道：『決不會，決不會，老媽子在電話裏告訴我時候，哭得連話也說不上來。』道雲推開面前盆杯，移動脚步，向文釗道：『我們走……』文釗道：『好罷！』西崽進來報道：『這兒有封信，是交給江先生的。』江文榮將信接在手裏，臉上顯示無限驚奇狀態，心想：這信來得奇怪，決不是好事情，抖抖的將信拆開，上面寫的是：

江文榮參謀長！你的貴門生文月華，天下第一奇才，如她在社會上，對於我們進行大有不利，今天好不容易設一妙計，將她擒綁，真是一件最痛快而慶幸的事。文榮你奉了督辦命令來到上海，一張副圖被我手下人所搶，這樣一來，你當無顏再去見督辦，以後生存，我到有一個辦法，想你定然樂聞，我們鐵胆團裏缺少一個守門老頭子，你到大可勝任，如願高就，請你登個啓事，決當奉請。

鐵胆團首領老乾娘啓

江文榮看完信後，拍桌跳罵道：「放屁！放屁！這個刁滑的老乾娘，也太驕傲了，她簡直目中無人，綁了我的女學生，還要將我取笑一番，總有一天，被我抓住了老乾娘，將她千刀萬剮。」文釗向道雲道：「這事就很棘手，老乾娘將文小姐綁去，定然是很危險。」道雲點頭道：「是啊！探長，你打算怎麼辦？」文釗奮然道：「你聽高參謀長……」說着，與沖沖出了一品香坐汽車，趕到華龍路文宅，門鈴上用手一撥，不多一會兒，老媽子出來笑道：「唔，是滕探長……」文釗喘氣道：「你……你快說，小姐是怎樣被綁的？」老媽子一呆道：「什麼？你說什麼？」文釗急道：「剛才不是你打電話給我，說你小姐被綁嗎？」老媽子癡癡一笑，把嘴一歪道：「探長，想不到今天你也同我老太婆開玩笑。」文釗發急道：「誰和你開玩笑？」老媽子道：「小姐明明睡在樓上，你怎麼說她被綁，這不是開玩笑嗎？」文釗驚異道：「真的？你的小姐在樓上嗎？」老媽子道：「我是一個底下人，決不敢在探長面前撒謊。」文釗道：「那末，剛才你有打電話到一品香嗎？」老媽子搖頭道：「沒有，沒有，今天電話機我還沒有碰過。」文釗不信似的說：「真的？你的小姐在樓上嗎？」老媽子不耐煩說：「錢醫生剛替小姐看過病，這難道還是做夢嗎？」文釗不答話，往樓上就走，老媽子忙將他拉住道：「探長，你……」文釗急道：「不要討厭，我要會你小姐……」老媽子搖手道：「不能不能，你……你決不能見小姐。」文釗說異道：「這是什麼意思？」

老媽子道：『錢醫生說過，小姐神經不好，在三小時之內，無論誰不能同她說話，如果我不小心，讓客人上了樓，是要罰我十三天工錢，呢探長你上樓到沒有什麼，可是我吃罪不起。』文劍道：『沒有你的事，如果要罰你十三天工錢，由我担任就是了。』老媽子還是着急道：『這……這總是……』文劍不去理她，自顧上了樓，推開房門，果然看見文月華睡在床上，蓋了一身蘋菓綠有花袷被，烏髮散亂，披在肩上，多麼姣艷，慘白得可愛臉上，帶着粉紅色，真美麗，這那裏是文月華，簡直是林黛玉，好一位病態美人，文劍雖然是一位硬漢，公事上是不肯放鬆一步，愛情是人之天性，他當然不會沒有，況且文月華既有驚人之貌，又有出衆之才，在一舉一動之中，都會給滕探長一個很深印象，情苗就是由印象中產生，印象越深，情苗越發，你想滕探長適在中年，對於愛的滋味，剛有認識，這萬不易得情趣，甜蜜，當然不忍讓它散去，滕文劍雖有愛月華之心，而面子上從未有過表示，困難就困難在恨不相見未嫁時，滕文劍是有婦之夫，有時候，他想同月華公開討論一下愛的問題，突然想起自己已被法律所拘束，不容再和另一個女子談愛，一顆熱騰騰的心，漸漸又會變成冰冷，種成的愛苗祇有將它毀滅，有時候，他神經地自己呆想……愛……是多麼偉大，它能搶去我的靈魂，它能使我麻醉，它能使我顛狂，是有知覺的人，沒有辦法能躲開它，如果失去愛的安慰，就等於走進黑暗小弄，沒有光明照在面前，那是比什麼都痛苦的。

月華呢！美極了！真值得可愛，但是我已有了妻子，不應該再愛你，如果我愛你是錯悞的，不能這樣說了。情火的狂熾，是無法去撲滅，明明知道是罪惡，即使今天犯了罪，明天受法律裁判，因而送命，一切的一切，為情犧牲，都是甘心的……精明強幹的滕文釗，不想也會跌在情網裏，找煩惱呢！

(著鑑昌李)

(版出期下)

**孤燈幻影錄**

恐怖恐怖！

部一是  
**鬼**  
說小事故  
奇離折曲

笑料百出

●世界上離不開「因果」兩字  
真怕人……看得毛骨悚然  
越怕

**鬼魅**

越要看……

完全感化人的

處處緊張有趣  
投投奧妙無窮

●用鬼來嚇人……實際上是用鬼來感化人

●這一部小說是太神秘了，太有趣了！

請注意

孤燈幻影錄

長篇小說

李昌鑑推銷貨物總目錄

每盒 友皮粉珠 有益皮膚

每罐 茶精麥他維 去濕消毒

每部 伯人夫 李昌鑑著

(著鑑昌李)  
(說小情哀篇長)

每部 祕客密 李昌鑑著

每部 名貴小說 艷舞史女 李昌鑑著

百看不厭 情苦淚海 離奇曲折  
(元一部每)

每部 秘客密 李昌鑑著 續集

●方秘傳祖洲滄曹醫御●

曹氏槍上戒烟人參八寶膏

(兩每) (錢要不效功見不)

(著鑑昌李)  
錄影幻燈孤

●版出日不說小篇長●

牙痛救星效如仙丹 立止 昌鑑 牙痛粉

(力送取不) 九九〇六三貨購話電迎歡

●總經售處派克路承興里十廿●

